

徐醒民居士講述

妙法蓮華經講記
【七】

雪明講習堂印行



法華經之七

目錄

- 九十六、即敕使者、追捉將來。窮子驚喚。迷悶躡地。是人執我。……………一
- 九十七、長者有智。漸令入出。經二十年。執作家事。示其金、銀……………一五
- 九十八、如富長者。知子志劣。以方便力、柔伏其心。然後乃付……………三三
- 九十九、世尊大恩。以希有事。憐愍、教化、利益我等。無量億劫……………四九
- 一〇〇、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、及諸大弟子。善哉、善哉。迦葉善說……………六五
- 一〇一、迦葉。當知如來是諸法之王。若有所說。皆不虛也。於一切法……………七九
- 一〇二、迦葉。譬如三千大千世界、山川谿谷土地。所生卉木叢林……………九三
- 一〇三、雖一地所生。一雨所潤。而諸草木、各有差別。迦葉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一〇四、爾時無數千萬億種眾生。來至佛所、而聽法。如來於時……………一一九
- 一〇五、種種無量。皆令歡喜、快得善利。是諸眾生、聞是法已……………一三三

目錄

一〇六、其有眾生、聞如來法・若持讀誦・如說修行・所得功德……………	一四七
一〇七、如彼卉木叢林、諸藥草等・而不自知上中下性。……………	一六一
一〇八、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・而說偈言・破有法王、出現世間……………	一七五
一〇九、迦葉當知・譬如大雲 起於世間・徧覆一切・慧雲含潤……………	一八九
一一〇、山川、險谷、幽邃所生・卉木藥草・大小諸樹・百穀苗稼……………	二〇三
附講表……………	二一九

妙法蓮華經講記（七）

徐醒民居士講述 佛學弟子敬記

第九十六講

即敕使者、追捉將來。窮子驚喚·迷悶躄地·
是人執我·必當見殺·何用衣食、使我至此。
長者知子愚癡、狹劣·不信我言·不信是父。

這是接著前面講，窮子到了父親城裏面家門，父親坐在師子座上看見他兒子來了，心裏就「默而識之」，記在心裏。然後「即敕使者、追捉將來」，就立刻派人，派的人叫使者。追捉將來，趕快把窮子追回來。為什麼追呢？因為前面講他的窮子一到門口，看他父親坐在師子座上，就像皇帝、國王一樣，窮子一嚇嚇跑了。所以這裏長者就說趕快派人追上去，把他捉過來。

他派的人去，就照著這個長者交代的話去追捉，把窮子要捉回來的時候，「窮子驚喚」，那窮子非常驚恐、驚慌，喚，大聲呼叫出來。可是一緊張之後，「迷悶躄

地」，迷是自己不知道為什麼，悶是悶在心裏。這樣一迷悶就昏過去，暈過去，倒在地上了。一跌倒在地上，窮子心裏這樣想：「是人執我，必當見殺」。是人，指長者派的人，他說這個人來執我，就是捉我，捉我回去沒有好事情。「必當見殺」，必當殺誰呢？就是我，一定會被他殺了。見殺是被殺的意思。「何用衣食、使我至此」，這兩句話的意思，我到這裏來，是想在這裏找一個工作維持衣食而已。現在來了之後，沒有我能做的工作，我要離開，反而派人來捉我回去，結果可能被人抓去殺了。何用的意思，是自己一種疑問的話，怎麼弄成這個樣子呢？

上面是講窮子一方面叫喚，一方面跌倒在地上迷悶，一方面心裏這樣想。後來長者就說了，「長者知子」，長者心裏知道他的兒子「愚癡、狹劣」，愚癡就是不懂事情，什麼道理他都不了解，心理思想很狹劣。「不信我言」，我說的話他不相信，他也不信我是他父親，所以他是愚癡、狹劣的。

上面這一段是長者派人去追這窮子，追是追到，可是把窮子嚇到這種程度，倒在地。長者一看，這不是辦法，另外想辦法，想什麼呢？派人去誘導他。

即以方便·更遣餘人·眇目、矬陋、無威德者·
汝可語之·云當相雇·除諸糞穢·倍予汝價·
窮子聞之·歡喜隨來·為除糞穢·淨諸房舍·

「即以方便，更遣餘人」，就又想出另外一個方便辦法。所謂方便，是不去捉他了，改用說些話讓他能夠接受。所以另外「更遣」，更當改字講，改換其他的人，另外派人去。派什麼樣的人呢？下面就說了：「眇目、矬陋、無威德者」，「眇目」，就是一個眼睛不好，「矬陋」就是祖師注解豎短，豎短意思是很矮。眼睛有一隻不好，身體也長得很矮，這樣看起來「無威德者」。這樣一看，感覺沒有什麼威德，這樣叫窮子不會害怕了。「矬陋」，矬是個子很矮，陋是很瘦，個子又矮又瘦。選這樣的人，派出去的時候，長者就告訴這個人，你去的時候，「汝可語之」，你可以，語是告訴，之指的窮子，你可以告訴窮子，說什麼呢？「云當相雇」，相雇的意思，你告訴他，就說我要雇用他。雇用他什麼呢？「除諸糞穢」，請他在我家裏，清除這些灰塵、糞土等。「倍予汝價」，你在外面一天工錢多少，我要加一倍工錢給你。

這樣誘導很有效果，他派的人，照他吩咐的話，跟那窮子講了。「窮子聞之」，窮子一聽眇目矬陋無威德者的人，他不會害怕，一聽他講這話，「歡喜隨來」，很歡喜、很高興的，隨來，隨著這個人回到長者家裏來。所以「隨來」跟前面「將來」是不一樣的。「將來」是這窮子不願意，由追的人把他抓過來、帶回來。這「隨來」，是他歡喜願意了，跟著無威德這個人回來了。回來之後就照原來他講的，「為除糞穢，淨諸房舍」。為這長者家裏清除那些糞穢，淨是把房舍各地方把它清潔乾淨。

這裏面含的佛法，祖師注解是這麼說了，這一段比喻什麼呢？比喻修學小乘的，他的智慧很小。眇目就是只有一個眼睛可以看得清楚，另外一個眼睛不好，比喻修小乘是修偏空，對於大乘佛法的真空他不了解。大乘佛法的真空，是空、有兩者合起來觀察。怎麼空有兩者合起來講呢？大乘講的真空不離妙有，妙有不離開真空，空有一體圓融是圓教。小乘偏於真空，就如同兩個眼睛只有一個眼睛發生作用，叫眇目。

「矬陋」，矬是身體很矮，陋是身體很瘦，這是比喻，就矮這方面來講，身體

很矮，表示不能夠明瞭真如本性，在這經裏講是實相，他不明瞭實相的根源，就用一個矮來表達。陋，身體不胖，表示在佛法上面不像大菩薩作了很多功德，用六度法門作的善事很多。他不具備種種善的功德，就表示身體很瘦，沒有一切裝飾。

「無威德者」，威是威儀，為什麼無威儀呢？因為沒有四無畏。成佛有四種無畏，前面講過，他沒有四種無畏，叫無威。無德呢？常樂我淨是有德，他沒有常樂我淨叫無德，所以叫無威德。儒家經典也講，「富潤屋，德潤身」，有財富，他家裏的房屋就裝飾得很好。德潤身，有道德，身體長得很標準的體形。而沒有常樂我淨就是顯不出來他的德在那裏，所以講無威德者。

我們要問，你要是派一個正常的人去不是很好嗎？為什麼派這樣的人呢？要知道要派很正常很好的人，那個窮子一見就嚇跑了，沒辦法接近。所以派這樣的人一去，先把窮子害怕的心理解除，然後才能跟他講話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對於那些小乘弟子，假如佛就以佛的身分，那時候馬上跟他講菩薩法、大乘佛法，他不能接受，所以佛現的身體形象，比普通身體高一點，那是教那些小乘弟子以及凡夫眾生。如

果現莊嚴高大的身體，那小乘弟子看不到，凡夫眾生就像螞蟻看高山一樣，根本就看不到。所以在這裏說比喻的話，長者派人跟窮子能夠接近，說的話他可以相信、可以聽得進去。所以佛開始跟聲聞弟子講小乘法門，大家一聽就能歡喜、就能接受。

「為除糞穢，淨諸房舍」。房舍比喻一個人，我們人的生命，一個是身體，一個是心理。他就身心來講，身體是五根，再加上第六根是心理，這意根。就五蘊來講色受想行識，色法就是我們生理這身體，受想行識是我們的心理。我們凡夫眾生、聲聞弟子，還沒有證果的時候，也就是見思惑沒有斷除的時候，這六根都不清淨，生命也是五蘊和合的。講這「糞穢」，不清淨，前面長行文講到了，指我們的見思惑。見思惑都是虛妄分別，沒有一個人不是為自己那種假我，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。名也是為著這假的身體和虛妄的心理；利也是為這些東西。所以為這爭名奪利的事，凡夫眾生從身體到心理，都是污濁得非常厲害的，這叫做糞穢。

「淨諸房舍」，佛就用方便法，說很淺近的話，跟小乘弟子說「除諸糞穢」，意思就是叫他學四諦法、十二因緣法，先把自己的六根清淨了，也把那些五蘊煩惱一

步一步把它斷除。六根為什麼不清淨呢？我們的六根，壞就壞在第六意根上面。眼耳鼻舌身一對外面境界的時候，就眼根來講，它沒有什麼分別能力。就拿一個人來比喻，看見很美的人，或看很醜陋的人，當我們眼根一接觸沒什麼分別，什麼是美的、什麼是醜的，眼根沒有什麼分別。眼識就有分別，但眼識分別很微弱。最麻煩的是意識、第六識，是從第七識意根出來的。自私心、執著虛妄分別，就在第七識裏。從第七識出來起的作用，來指導第六識。第六識它無孔不入的，當眼根接觸外面色塵的時候，看見兩個人，一個是美人、一個是醜人，眼根一接觸，眼識就起作用。眼識雖起作用，但美與醜沒有那麼強烈分辨。最麻煩就是第六識，當眼根和外面色塵一接觸的時候，第六識同時就在那裏起作用。第六識就叫他分別那是對的、那是不對的，那是好的、那是不好的。就一起了這作用，對於好的他就要爭取過來，不好的就排斥出去，他就造業了。就算沒有造業的時候，他有這樣虛妄分別，心理就起了污染。所以想想看我們五根對五塵起了五識，無論是那一根那一識，眼根是如此，耳根也是如此。耳根聽外面的聲音，耳識雖然也起來，但這時候第六識跟著就起來虛妄分別。換句話說第六識一起來，連這耳根、耳識一起把它污染掉了。

所以我們這樣一分析，眼耳鼻舌身沒有清淨的，都是污染的。

有一點要分清處的，《楞嚴經》祖師注解，交光法師他主張「用根不用識」，他說根是清淨的，但「用根不用識」是講什麼呢？就在根沒有對境的時候，就是根塵沒有相對的時候，更是沒有起識的時候，指的那個根。根與塵一相對的時候，這根就被污染了。這樣一分辨起來，我們六根不必說，就說五根只要跟外面一接觸，立刻被污染。那我們每天一張開眼睛就看外面東西，耳朵一聽外面任何聲音，就起了虛妄分別，所以這時候我們六根五蘊沒有一樣是清淨的。「淨諸房舍」，就是把我們的六根五蘊清除乾淨，這是佛教小乘弟子先做這些工夫。清除怎麼清除法呢？用真空觀。空，把一切法空掉。空什麼呢？這不能不注意，不是把本性也空掉了，本性怎麼會空呢。是把假法空掉，把虛妄分別那些東西空掉，是先這個修法。

上面一段是先交代講要除糞穢，下面這一段，窮子受雇用了，正式來聽長者的吩咐，在他家裏來執行工作了。

長者於牖、常見其子。念子愚劣。樂為鄙事。

於是長者 著敝垢衣。執除糞器。往到子所。方便附近。語令勤作。既益汝價。并塗足油。飲食充足。薦席厚煖。如是苦言、汝當勤作。又以軟語、若如吾子。

「長者於牖、常見其子」，牖是窗，就在牆壁開了一個窗，長者在窗裏面常常看見他的窮子，這個也可以了解長者的心理。失散多年的窮子，這兒子現在回到家了，窮子卻不認得他，長者還沒辦法跟兒子講話，他這裏多麼難受，在這時候，他只好在窗子裏面，常常看看他的兒子。看著看著心裏就想，「念子愚劣，樂為鄙事」。他心裏就這樣掛念了，這孩子這麼愚癡，「劣」是下劣，怎麼呢？「樂為鄙事」，他只高興作這些很粗鄙的事情。

長者心裏這麼一想：老是從窗裏看，也不能直接跟他講什麼話，這不是辦法，下面就詳細說了。「於是長者」，這個時候，這長者採取另外一個辦法了。「著敝垢衣」，穿的衣服破破爛爛的，敝字表示衣服有好幾個洞破。垢呢？不但衣服破了，

而且很污垢很髒的，他就穿這樣的衣服。「執除糞器」，手裏拿著清除糞土的工具。「往到子所」，他自己到窮子那工作場所去。到窮子那裏，「方便附近，語令勤作」，「方便」就用比較有效的辦法。「附近」，就是接近他兒子。一接近之後，「語令勤作」，長者告訴他要很勤奮的工作。同時又說「既益汝價」，你的工錢我已經加倍給你，同時「并塗足油」，腳上給你塗上油。作什麼呢？比較好走路。「飲食充足」，凡是你所需要的飲食充足的供應你。這個以外，「薦席厚煖」，你休息的時候，坐的位子也好，睡眠的床舖也好，「薦」是墊子，要很厚、很暖。「如是苦言」，然後長者又說話：「汝當勤作」，前面跟他窮子講話之後，後面又囑咐一句話，你應當很勤奮的工作。「又以軟語」，用很柔軟很親切的話。為什麼要這樣呢？因為這說出來的時候，一聽他就能接受，心裏感覺很舒服很有好感，所以用軟語跟他講。「若如吾子」，若當你字講，你就如同我的兒子好了，今後你只要好好勤奮工作，我就把你當作我兒子看待。

這一段表示的佛法，我們選重要部分再看一看。這裏長者「語令勤作」，語就

是長者告訴他兒子的話，什麼意思呢？表示佛就告訴他學四念處。四念處大家知道，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這前面都講過了，這也不必詳細說了。「語」，佛在四阿含時代，告訴聲聞弟子你就是要好好修四念處，前面講清除我們六根五蘊的糞穢。怎麼清除法子呢？就用四念處觀。先觀我們的身體，觀身不淨，我們身體那一處是乾淨的？沒有一處是乾淨的，這個大家自己分析分析就可以了，其餘不必講。「令」是叫他這麼作，叫他怎麼作？「勤作」，很勤奮這樣作。這時候叫他修四正勤，就是總歸一句話，為善去惡。把善惡兩個字分開來講有四種，叫四正勤，好好在這方面去做。那要問，我們學佛法要明心見性，心性上面沒有善惡可講的，尤其禪宗六祖講「不思善不思惡」。你講四正勤，卻叫人為善去惡？是不錯，開始學的時候，凡夫眾生不從這裏學，從那裏學？假如不從這裏學，一開始就叫你明心見性，外面糞穢那麼多，自己心性在那裏找不到，必得先撤除那些東西，怎麼撤除呢？一層一層來，先把惡法不要做，善法開發出來讓他做，然後逐漸逐漸見到自己真心了，這是有次第的。所以這裏講「語令勤作」，就是作這四正勤。

「既益汝價，并塗足油，飲食充足」等等，就是叫學「四如意足」。四如意足總起來說，學這道，就希望這道一定能夠成就。在修道的時候，念念在道上不要亂；而且修的工夫一定要精進不要退。最後思惟專注在所修的道理上面，這叫四如意足，四種都如同修道的人如他的意。所以在這裏講給你加上一倍的工錢，這就如你的意。「塗上足油」，你走路、工作都很便利，也如你的意，這些叫四如意的法。

總體講四如意，分開來講每一句有每一句的意思。比如說腳塗上油幹什麼呢？比喻表示禪定，能夠入禪定。赤腳走在路上很容易受風寒的，油加在腳上可以避免受風寒。還有走在水溼的地面上，久了之後受水浸泡，這腳也會受到傷害，塗了油可以隔水，走在水上也比較保險一點。這樣總體說比喻可以入禪定，能夠履水，在水上走，表示神通，定與神通都是一回事情，能入定就能出現神通。

「薦席厚煖」，這是睡眠的和坐的一種工具。這比喻什麼呢？比喻學出世的禪定。禪定之中一般講學禪是籠統的說，你這禪是什麼禪？禪有世間禪、有出世間禪、還有出世間上上禪，有這幾種不同。在這裏講「薦席厚煖」，是講學出世間禪的。

出世間禪他修的有好幾個名稱，那幾個名稱呢？一個是觀，再是練，再是薰，再是修。觀、練、薰、修，這四種就是修的出世間禪。

這四項每一項都有詳細修禪定的項目，我們就不必講了。就先講觀禪，什麼叫觀禪呢？把世間一切法相拿來觀，觀的時候怎麼用在禪定上呢？它有九想、八背捨名稱很多。後面練禪、薰禪也是每一個都有它的名稱。就講練禪就是四禪天、四空天，練習那個九次第定，然後能證到滅盡定那種禪，大家知道就好，不能詳細講。說到這裏，我們知道這還是學小乘法，小乘法的出世間禪學成功，他才能出六道了分段生死。大乘禪定那更不得了，所以今日之下我們想想看，不學念佛法門，別說學大乘法門，就學小乘四種禪定，名稱都那麼麻煩，要修呢？那更難了。

後面「汝當勤作」，這長者「如是苦言」，苦言普通講用心良苦。他心裏感覺對這孩子說的話，孩子不相信，聽不進去。長者用心很苦不能直接講，就用這些方便法告訴他，叫苦言。告訴他應該勤奮工作，然後用「軟語」，用很和藹、柔順的告訴他，將來你就像我的兒子。這是安慰他，把窮子心安下來。安下來以後，講五根、

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，都包含那些法在裏面。

長者就是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對於我們眾生，你看，就像老父親對那窮子一樣，時時刻刻心掛念在我們眾生身上，這樣看起來，我們怎能不好好學佛？學佛怎麼學法呢？現在我們是學淨土宗念佛法門，但在這裏所講的四念處、四正勤，都要用來幫助我們念佛的工夫。沒有這些助工夫，我們正工夫提不起來的。就拿四念處來講：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，這些心也是無常，觀法無我，一切無我。不念佛時，一到社會上就受社會污染了，一切都看不破。看不破，我們一天到晚能念佛有幾個小時？可說念佛時間太短了，所以靠平時助工夫很重要。

第九十七講

長者有智·漸令入出·經二十年·執作家事·示其金、銀、真珠、玻瓈、諸物出入·皆使令知·猶處門外·止宿草庵·自念貧事·我無此物。

「長者有智」，這長者是有智慧的。什麼智慧呢？「漸令入出」，長者慢慢的、逐漸的叫這兒子到他家裏來，入出，讓他兒子很習慣，可以自由，要進去就進去，要出來就出來，逐漸讓他習慣了。「經二十年」，讓他由開始很陌生、不習慣，到後來慢慢習慣了，經過多少年？經過二十年。「執作家事」，這二十年都是讓他在家裏，做這些事情。做事情不像前面所講的，只是清除糞土的事情，所以在下面說「示其金、銀」，告訴兒子他家裏有多少金銀，還有「真珠、玻瓈」，真珠我們都知道的。玻瓈呢？在印度也是一種寶，玻瓈這個字是照音翻譯過來的，翻成中國的意思，過去佛教字典裏面解釋，這是相當一種水玉，或者叫白珠，白色的珠，其實它是一種

寶。家裏有真珠、有玻瓈。「諸物出入，皆使令知」，這些金銀珠寶有入進來的、有出去的，皆是都要使這窮子知道，怎麼出去又怎麼入。「猶處門外，止宿草庵」，可是這個兒子依然，還是跟前面一樣住在門外。止宿，晚間還是住在草庵門外，不是在家裏面。「自念貧事，我無此物」，「自念」，指窮子自己想，想什麼呢？自己既然是貧窮的人，他沒有像長者家裏有這麼多寶貴的珍寶、金、銀等等。「我無此物」，我沒有這些寶貴的東西，我有的只是貧事。什麼是貧事？是說他認為自己能夠有的，只是貧人所有的，他不過在外面給人家作些工作，拿一些工錢，就那些事情而已。至於長者家裏那些金銀財寶他沒有，不是他的。

這個比喻講到佛法跟它合起來的意思，「長者有智，漸令入出」，就是大乘菩薩的大乘法門，跟學小乘聲聞，這兩者建立互信。「漸令入出」，也讓聲聞弟子認識這些大乘法。後面「經二十年，執作家事，示其金、銀、真珠、玻瓈，諸物出入，皆使令知」，這是長者要他的兒子知道家裏的財物。那就是佛法讓那些聲聞弟子，也就是學小乘的人，知道大乘法門裏面有多少大法。知道這些大法就告訴他，這些法

你要學的話，都可以歸於你自己，人人學這大法人人都能得。後面「猶處門外，止宿草庵，自念貧事，我無此物」，那個時候聲聞弟子心裏想，我仍然還是住在門外草庵裏面，我還是貧窮的人，這意思就是說，學小乘的人，學四諦法、十二因緣法、四阿含裏面所講的法，這就是我們所學的這些法。現在菩薩道那些大法不是我的，我也不想學，也不想得那大法，沒有希求大法的心理。

這一段裏面「經二十年，執作家事」，這裏二十年，祖師就說了，是叫小乘弟子學菩薩法。菩薩法是什麼呢？比如說小乘那些聲聞眾在靈山會上，很多已經證到羅漢果了，見思惑已經斷了，六道輪迴也出去了，分段生死已經解決了。這個二十年跟前面講除糞穢不同的，前面是窮子剛剛到長者這家門口，叫他在家裏「除諸糞穢」。而前面的文字各位看看，「執作家事，示其金、銀、真珠、玻瓈」等等，就進一步，不只是除糞而已，家裏這些帳目都讓他知道了。所以這個二十年就是教學菩薩法，這還有生死，這生死是三界以外的生死，就是要斷三界以外的惑，就叫變易生死，這與前面有點不同。

接著這一段，就是老父親把家裏的產業正式交付給兒子了。

父知子心 漸已廣大。欲予財物。即聚親、族、國王、大臣、剎利、居士。於此大眾。說是我子。捨我他行、經五十歲。自見子來、已二十年。昔於某城 而失是子。周行求索。遂來至此。凡我所有 舍宅、人民。悉以付之。恣其所用。

老父親知道兒子的心理，他的心理是什麼呢？「漸已廣大」。他的心慢慢放開了，不像原來那麼小。因此「欲予財物」，老父親就想把財物「予」，就是給他，交付給他。但也不是兩人說了馬上給他，這要找很多人來證明，因此下面就說，「即聚親、族」，即就是招集來，聚會最近家屬，同一個族的人。還有外面「國王、大臣、剎利、居士」，某種身分前面已經講過了。「於此大眾」，當著大眾的面，「說是我子」，這個人就是我的兒子。中間是什麼緣故呢？現在才認，長者就說：「捨我他

行」，當初兒子離開我而到別處去了。「經五十歲」，一離家就過了五十年。「自見子來，已二十年」，後來從我看見這兒子來到我現在這地方，也已經有二十年了。話說到當初，「昔於某城」，在最初的時候，我不是住在這裏的，是住在某某城市裏面。「而失是子」，而失掉這兒子，他離開我的家。「周行求索」，自從他離開家以後，我就「周行」，周行就是徧處行走去找他。「遂來至此」，找到後來，人也沒找到，我就到這城裏面來，把這事原原本本說完了。現在就講到要交付財產的事情了。「凡我所有」，我在這城市裏所建立這個家，我所有的「舍宅」，住的房屋。「人民」，家裏的家屬，佣人等等。「悉以付之」，悉是完全交付給他，我就不過問了。並不是說我交給他以後，我幕後還指揮他，不是如此。既然交給他，我一切不管了。「恣其所用」，恣就由他，怎麼樣運用完全由他自己作主。

這一段偈頌要注意「捨我他行，經五十歲」。前面也講過，這裏重新注意了解，就是一切眾生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，就如同這小孩子、這窮子離開他父親到別處去了，這樣一想，我們在六道裏面，現在雖然是在人道，而前生我們在那一道呢？我

們自己知道不知道？所以孔門裏面「子路問死」，子路問孔子一個人死後怎麼樣？孔子答復他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你要研究生死問題，人到世間來之前，要知道怎樣死？你要先了解人到世間來之前，他從那一道來的？怎麼生到人世間來？把生與死兩者合起來講，才能研究得明白，只研究一方面不夠的。因此我們想，我們凡夫眾生，不能說一研究經典，道理我都懂了，講的道理懂是懂，一講到事實就不行了，懂得經文那只是一種學問。真正有工夫是什麼呢？在六道裏面，自己就知道從那一道來的。所以學佛，祖師叫我們千萬不可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，自己沒有證果，說證果，那是大妄語欺騙人家，那是要墮地獄的。所以這裏講，「經五十歲」，在六道裏面來來回回的眾生。佛呢？就跟老父親一樣關心他的兒子，到處找，找這小孩子什麼時候回來啊？就希望在茫茫六道裏面的眾生，無窮無盡數目太多了，他找什麼呢？找的那些眾生，有沒有學佛的善根，他能夠來學佛，他來學佛就肯回家了。你想想看，佛多麼慈悲。這樣一想，我們現在都學佛了，就如同這窮子回到老父親家裏，我們現在就是被釋迦牟尼佛找到了，到釋迦牟尼佛家來了。這還不算，佛要把人人本有的真珠、玻璃這些財產，本來是我們自己的，他告訴我們是這個道理，

這是五十歲。「自見子來、已二十年」，長者看見他的兒子回到他自己家裏來也二十年了。那就說我們學佛，也可能不是這一生開始學的，也可能學很多生了。佛在這裏講兒子來學佛已經有二十年了，這個二十年祖師注解有好幾種講法，一個前面是替長者家裏除糞土，這也可以算二十年。再呢？除糞土以後又二十年，就是長者叫窮子在家裏管管帳目，看看家裏那些財物，那不只除糞土了，那是家裏管帳的人了，所以這個二十年是什麼呢？祖師注解是「轉教時期」。什麼叫轉教？在釋迦牟尼佛講般若，就《般若經》這段時期，叫須菩提小乘聲聞弟子代理佛來講這般若法門，講給那些大菩薩聽，這又二十年是轉教時期。接著就窮子得到家裏財產就很歡喜了。

**子念昔貧・志意下劣・今於父所、大獲珍寶・
并及舍宅、一切財物・甚大歡喜・得未曾有。**

這個窮子「念昔貧」，心裏也想，過去是那樣貧窮，他的「志意」，他的心理，志是存在心裏沒有什麼大的志氣。意思是心裏所想的，也是「志意下劣」，都很低下，很劣，談不上什麼高尚。現在呢？「今於父所」，現在在父親家裏「大獲珍寶」，

把家裏珍寶都得到了。珍寶以外還有「舍宅」，住這樣大的房屋，其餘一切的財產都獲得了。因此「甚大歡喜」，這歡喜不是普通的，是非常大。為什麼呢？「得未曾有」，這樣的財物、珍寶、舍宅，從來想都沒有想到，現在得到了。

佛亦如是·知我樂小。

前面講長者跟他兒子的事情，現在講到佛法，佛與弟子的關係了。佛是釋迦牟尼佛就跟長者一樣。「知我樂小」，知道我，「樂」是喜樂，這讀去聲，知道我喜歡小乘法。這兩句話的意思，因為我喜歡這小法，所以釋迦牟尼佛講的大法，我沒有接受，就等於父子兩個人互相遺失了，兒子離開父親家了。佛「知我樂小」，知道我喜樂小法，就像長者一樣，知道他的兒子只喜歡那些貧窮的事情，這就證明佛找到這些小乘弟子，就如同老父親跟窮子能夠見面了。

接著繼續講，就前面父親一方面派人去追，後來又派人去誘導，在這裏就合佛與弟子意思。

未曾說言 汝等作佛・而說我等 得諸無漏・成就小乘 聲聞弟子。

佛知道我們喜樂小法，因此佛「未曾」，沒有跟我們說「汝等作佛」，沒有說你將來可以作佛。「而說我等」，只是說「得諸無漏」，我們可以得無漏法。得了無漏法做什麼？「成就小乘聲聞弟子」，作佛的小乘弟子就是聲聞弟子，可以有成就的。成就什麼呢？學小乘法，把見思惑斷乾淨了，這是無漏法，可以作什麼呢？可以證羅漢果。

前面這一段是比喻前面所講，長者派人追，後來又誘導。下面講家業付給他的兒子了，就是佛要交給聲聞弟子這些大乘佛法了。

佛敕我等・說最上道・修習此者・當得成佛。
我承佛教・為大菩薩・以諸因緣、種種譬喻、
若干言辭、說無上道。諸佛子等、從我聞法・
日夜思惟・精勤修習。是時諸佛 即授其記・

汝於來世、當得作佛。一切諸佛 秘藏之法。
但為菩薩 演其實事。而不為我 說斯真要。

「佛救我等，說最上道，修習此者，當得成佛」。佛就「救我等」，命令我們。「說」，叫我說。「最上道」，最上等的道。最上道指的什麼呢？就是在般若時期講般若法門。般若法門講得很久，我們看看有中國高僧從印度請回來《大般若經》有六百多卷，很多很多的。所以最上道，就《般若經》來講，就是叫人家明瞭真空的道理，原來我們本性本體是真空，般若講這道理。這個道理講到最高最上的，沒有比它再高了，說最上道。修這最上道，「修習此者」，按照最上道，「當得成佛」，當來可以成佛。

接著繼續說，「我承佛教，為大菩薩，以諸因緣、種種譬喻、若干言辭、說無上道」。我承受佛的教育，佛教我們什麼呢？為大菩薩，就替大菩薩說法。「以諸因緣」，用很多的因緣，加上「種種譬喻、若干言辭、說無上道」，這無上道是成佛的大道，佛教我向大菩薩說無上道。

「諸佛子等」，很多佛的弟子，佛子這裏講是菩薩，成了菩薩才稱得上是佛子。很多佛子，「從我聞法」，聽我說這法。我憑什麼向大菩薩說法呢？我承受佛教，是佛教我這麼說。「從我聞法，日夜思惟」，這些佛子等聽到我所講的法，他們白天、夜間非常用功，聞了之後再研究思惟。思惟之後，「精勤修習」，就用工夫來修行，日夜思惟這些道理，思惟修習的方法，然後精勤用工夫來行了。

「是時諸佛即授其記」，那些佛子們也就是菩薩，經過我說法以後，他們聞法又思惟、又修習，這個時候，「是時諸佛即授其記」，很多佛都為他們授記。授記什麼呢？「汝於來世、當得作佛」，你們大家在將來能夠成佛。

不但當得作佛，成佛「一切諸佛秘藏之法」，所有一切佛，所有秘藏之法都能夠得。「當得作佛」的得字一直到你們將來作佛，也得到一切諸佛秘藏之法。因為成佛以後要繼續弘法，普通菩薩弘法還有各個程度不相等的，說的法也不相等。菩薩說法不相等，何況我們凡夫眾生，各位要發菩提心到外面弘法，要知道我們凡夫眾生弘法，連菩薩都比不上。但是這裏得到諸佛秘密之法，得到諸佛不只一尊佛，

一切佛的一切秘密之法都得到了。將來他來弘法不得了，一尊佛出世，將來弘法能度化多少人呢。

這一段「諸佛子等，從我聞法」，這就是講釋迦牟尼佛在講般若大法的時候，小乘弟子承受佛的命令，代替佛講般若法門，所以在這裏講「從我聞法」。小乘弟子是聲聞，他憑什麼跟菩薩說般若法呢？這就是轉教時期。佛教小乘弟子叫他來講般若法門，就讓他藉著講這法，讓他能夠學這個法。中國學問也講「教學相長」，你教人家，自己要先學習。就是你對這部經你了解了，你講的時候還要溫習一下，互相增長。所以佛教那些聲聞弟子講這個法，這還不算，叫他講的時候，佛還以佛的力量來加持給他，使小乘弟子才有能力代替佛去講。佛用心良苦教小乘弟子接受大法，好不容易一步一步這樣誘導上來。所以上面的話，佛授記菩薩，當得作佛，得「一切諸佛秘藏之法」，都是那些諸佛講給那些佛子們聽的，那些佛子是跟聲聞弟子聽法的。所以又講：「但為菩薩演其實事」，我當初只是為那些佛子們，也就是菩薩們，「演其實事」，演說這些事情。「而不為我說斯真要」。不是真正為我，佛沒

有給我授記。我是暫時代替佛來講而已，結果聽的人他得到佛的授記了，而我講的人沒有得到授記。

接著就講到雖然聲聞講這些法，他對於大乘法，還沒有心思求這個法。

**如彼窮子、得近其父。雖知諸物。心不晞取。
我等雖說 佛法寶藏。自無志願。亦復如是。**

「如彼窮子、得近其父，雖知諸物，心不晞取」。我們這些聲聞弟子就如同長者的窮子一樣，「得近其父」，能夠跟父親見面了，接近父親了。「雖知諸物」，也知道父親家裏那些寶物，但「心不晞取」，那窮子在那個時候，心裏還不敢想，也不想取長者家裏那些寶物。我們現在跟他們一樣的，我們知道般若大法，雖然也可以代替佛講給菩薩們聽，但說實在話，我們自己心裏沒有希望取這大法。

「我等雖說佛法寶藏，自無志願，亦復如是」。這就說得很明白了，我們雖然能夠代替佛說般若法門，說歸說，但我們自己沒有志願，就跟窮子一樣。知道父親

家的諸物，心裏沒有希望取，像佛的大法寶藏，我們也不想求取。下面就解釋沒有睇取，沒有希望取佛法這意思。

我等內滅。自謂為足。唯了此事。更無餘事。

我等若聞 淨佛國土。教化眾生。都無欣樂。

所以者何。一切諸法。皆悉空寂。無生、無滅。

無大、無小。無漏、無為。如是思惟。不生喜樂。

我等長夜。於佛智慧。無貪、無著。無復志願。

而自於法、謂是究竟。我等長夜、修習空法。

得脫三界。苦惱之患。住最後身、有餘涅槃。

佛所教化。得道不虛。則為已得 報佛之恩。

「我等內滅，自謂為足，唯了此事，更無餘事」。我們這些聲聞弟子，「內滅」，指的見思惑，尤其貪瞋癡這三毒都把它滅掉了。貪瞋癡三毒講的詳細是見思惑，都

把它斷乾淨了。叫內滅。我們自己想「為足」，夠了。「唯了此事」，見思惑斷了，證到四果羅漢出六道，生死大事已了。「更無餘事」，其餘的事情沒有了，那就好。「我等若聞淨佛國土，教化眾生，都無欣樂」，我們聽聞到佛的國土清淨莊嚴，也就是成佛了來教化眾生，都無欣樂，我們對這個也沒有很喜歡。

這兩首偈頌，前面四句偈頌是小乘斷了見思惑是小斷，小斷之後自己滿足了。必得要學大乘佛法，把塵沙無明斷掉才能成佛，那叫大斷。前面四句只滿小斷而不想大的斷滅，把無明等等都斷除了。第二首四句頌，證了四果羅漢也有智慧，沒有這智慧也談不上出六道，這智慧是小智慧，沒有大智慧，大智慧是開佛的大智慧。這四句經文，小乘弟子只滿足於自己開小智慧，再希求佛的大智慧，他沒有這志願。

他這裏就解釋：「所以者何。一切諸法，皆悉空寂，無生、無滅，無大、無小，無漏、無為，如是思惟，不生喜樂」。為什麼只滿足於小的斷見思惑就夠呢？「所以者何」，就問一句，下面就說了「一切諸法」，講一切法「皆悉空寂」，小乘證的偏空是空寂。「無生、無滅」，也沒有生滅，沒有大沒有小。「無漏、無為」，這些都

談不上。「如是思惟」，這樣想，所以「不生喜樂」。

「我等長夜，於佛智慧，無貪、無著，無復志願」，認為這是究竟的，在長夜裏面，對佛的智慧沒有貪也沒有著，不想貪取那個，也沒有這志願。「而自於法、謂是究竟」，我們自己想得的法，是究竟法都得到了。

「我等長夜」，我們這些聲聞弟子，在這長夜裏面，「修習空法，得脫三界」，修習空法能脫離三界。三界是什麼呢？三界都是苦惱，有生老病死八苦等等。「苦惱之患」都脫離了。「住最後身、有餘涅槃」，住最後一個苦報身，得到有餘涅槃。

在長夜裏面「修習空法」，在六道都是夜間黑暗的，在這裏修習空法，修三空之法。三空之法修的是一個是空、一是無相、一是無願。空、無相、無願這都是小乘修的偏空，都指的空理所講三空之法，結果能脫離三界生死苦惱了。最後業報身，比如說證了羅漢果，凡夫的身，他的身體還在，這叫「有餘涅槃」，這是最後苦報身，他捨棄苦報身那就是無餘涅槃。現在證到羅漢果，他苦報身還在，所以叫有餘涅槃。他證到有餘涅槃就滿足，不想再進一步去學了。

後面就說「佛所教化」，佛教化我們，我們也得了道，真實「不虛」，不是假的。佛講的我們按照這樣修，「則為已得」，我們已得了道。「報佛之恩」，得到之後就算是報答佛給我的恩惠。

**我等雖為 諸佛子等。說菩薩法、以求佛道。
而於是法、永無願樂。導師見捨。觀我心故。
初不勸進、說有實利。**

聲聞解釋這道理之後，他們就說，「我等雖為諸佛子等，說菩薩法」，我們雖然替諸佛子等，「說菩薩法、以求佛道」，我們替他們說菩薩法，教他們求佛道。「而於是法、永無願樂」，我們自己對於求菩薩法，永遠沒有這意願，也沒有喜樂。

「導師見捨」，佛來捨棄我們，不給我們授記了。「觀我心故」，佛了解我們的心理。「初不勸進，說有實利」，開始不勸我們學這大法，沒有說實際利益，因為了解我們心理。

由此可知要學大乘法，好不容易，非有特殊的善根。別說大法，今日之下學小法也很難的，你叫他來學佛都不那麼容易。愈了解這些道理，愈是知道今日之下學這《法華經》是多麼殊勝。

第九十八講

如富長者 知子志劣·以方便力、柔伏其心·
然後乃付 一切財物。佛亦如是、現希有事
知樂小者·以方便力、調伏其心·乃教大智。

這一段就是把前面說的故事合在佛法這上面。比如說「如富長者」，就如同前面講的富有長者，他知道窮子「志劣」，他的心志很劣，劣是不高的意思。因此長者就用「方便力」，「柔伏其心」，就講究一些方便的方法，使他的窮子能夠柔伏，柔不是用勉強的，是讓他慢慢調伏，把他心理調順過來。調順過來以後，「然後乃付一切財物」，就把他家裏的一切財物交付給他，這是前面比喻的話。「佛亦如是」這合在佛法上面了，釋迦牟尼佛世尊也是像富長者一樣，「現希有事」，希，是很少有的意思，現出希有的事，就是少有的事情。「知樂小者」，知道我們這些聲聞都是喜樂小乘的佛法。因此世尊用方便力，來把我們聲聞弟子「調伏其心」，把小乘弟

子的心一步一步調伏過來。調伏過來以後，「乃教大智」，就跟前面一樣乃付一切財物。那裏講的是一切財物，這裏是交給我們聲聞弟子的大智，這大智是從妙法裏出來的。

接著就講這窮子接受他父親交給他家裏的財產，非常歡喜。下面這一段經文就把那一段比喻合在佛法上面。

我等今日、得未曾有。非先所望。而今自得。
如彼窮子、得無量寶。世尊。我今得道得果。
於無漏法、得清淨眼。我等長夜、持佛淨戒。
始於今日、得其果報，法王法中、久修梵行。
今得無漏、無上大果。我等今者、真是聲聞。
以佛道聲、令一切聞。我等今者、真阿羅漢。
於諸世間、天人魔梵。普於其中、應受供養。

先說比喻的話，「我等今日」，我們大家今天在靈山會上。「得未曾有」，我們從來沒有得到佛教給我們這些法。「非先所望」，不是我們原來預先所希望的。雖然預先沒有希望，「而今自得」，而現在在這靈山會上就得到了大法。這就「如彼窮子」，就像比喻裏面的窮子得到無量的珍寶，跟那一樣。

「世尊」，稱呼釋迦牟尼佛。「我今得道得果，於無漏法、得清淨眼」，我們今天得了道，也得了果，在無漏法這裏面得到清淨眼。「我等長夜」，我們大家聲聞弟子，在漫長夜裏，在六道裏面，就像夜間一樣沒有光明的。我們「持佛淨戒」，受持佛的淨戒。「始於今日」，在今日才開始，「得其果報」，現在才得到果報了。在「法王法中」，法王就是萬法之王，就稱的釋迦牟尼佛。在佛的法中，「久修梵行」，久修的梵行、清淨法。「今得無漏」，現在得到無漏法了。「無上大果」，無上大果是成佛大果。

「我等今者、真是聲聞，以佛道聲、令一切聞。」「我等今者、真阿羅漢，於諸世間、天人魔梵，普於其中、應受供養。」我們今天在這時候是真阿羅漢了，跟

以前的阿羅漢不同的。「於諸世間」，在這世間，有「天人魔梵」，一切都可以「普於其中、應受供養」。

經文文字我們看過，裏面一句一句佛法的意義，大家還要研究看看。這裏講「得無量寶」就是無量佛法，這佛法告訴我們，自己自性中就有無窮無盡的寶，這個好懂。下面講我們今天得了道，得了果。「得道得果」，這是得什麼？得真實的道，實相，天台宗講的實相，就是真如本性，得到實相這道了。得了果，得什麼果？祖師注解講菩薩修的大乘法，大乘法的習果。習果是什麼呢？習果翻成新譯的，後來翻譯的叫作等流果。就是學了大法，學那種法就得那種果叫等流果。因與果是一貫的，這是大乘的習果。「得道得果」，這都是得實相大道，果是得等流果。

「於無漏法、得清淨眼」，一般佛法講有五種眼，一種是凡夫肉眼，這眼人人都有。第二天眼，在天上的人都有天眼，我們在人間修道有了定工夫了，也開了天眼叫天眼通。再講慧眼，慧眼就是他的智慧，把世間萬法看得一切皆空，這是二乘弟子聲聞緣覺，他的看法跟我們凡夫不同。我們看自然界，山是山、水是水，人

類社會誰是財富長者，誰是政治上的大皇帝，大財團的董事長就是董事長。但在二乘他用慧眼一看，這一切皆空了，沒有那些事情。皇帝在二乘眼裏一看，什麼都不存在，其餘都是如此，這叫慧眼。再說法眼，法眼是修菩薩道的。慧眼看一切皆空，法眼看萬法皆有。無量的法，用法眼一看，那一種法它代表什麼意思，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菩薩。最後是佛眼，佛眼就是清淨眼，佛眼是大覺的眼睛。他的眼睛把整個一真法界，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再呢？就把前面四種眼，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，綜合起來就是佛眼。這四種眼為什麼都是佛眼呢？佛跟我們一樣有肉眼，佛也有天眼通，佛看萬法，從空的方面萬法皆空，有的方面是萬法皆有，四者都有，綜合起來是佛眼。既是綜合起來是佛眼，那跟前面有什麼不同呢？天人天眼通的天眼和佛的天眼不能相比。天眼他只看他這個世界的天眼這種境界，佛的天眼把無窮無盡的大千世界的天，都看明白了，不同在此。講到法眼，菩薩的法眼，階位不同，他法眼看的有廣、有狹的，不相同，佛的法眼全部都看明白了，所以這不同。在這裏講「得清淨眼」，得清淨眼當然還沒有得到佛的全部清淨眼，只得了佛一部分的清淨眼。雖然只得了一部分的清淨眼，他看的就是，佛前面四種眼都具備了，這清

淨眼也是把前面四種眼都有了，但沒有佛那樣圓滿。

「我等長夜、持佛淨戒」，以至於「我等今者、真是聲聞」，「真阿羅漢」，請看第二一九頁第十七張講表，前面這一面聲聞義，先把「聲聞」的意義先看一看。聲聞的意義就普通的解釋有三種，先講這些聲聞弟子，他得了羅漢道。他是怎麼得這個道呢？是聽到佛說這個法，說法有聲音，聽到這個聲音的教化，而悟到了這個道，聞到佛的音聲而悟了這個道叫聲聞。從這裏有三個聲聞，各個經論裏面講的不同，意思還是一個意思。第一個《持地論》，也叫《地持論》，它的全名叫作《菩薩地持經》的簡單一個名稱。從這《持地論》講是「從他聞聲而悟解」，那就是從聞到佛的音聲而悟解，所以說「聞佛言教而悟解」，這就「得道因緣而論也」。

第二解釋還是《持地論》，講「我、眾生、人等，唯有名而無實」，這些我相、眾生相、人等等，只有一個名詞而已，講到實體沒有。因此把我、人、眾生等等這些個「目之為聲」，就把它看作聲音而已。聲音大家知道，看不到也摸不到，只是音聲在那裏。凡是眾生、一切人等，這些就聲聞來講，他把這些具體我、眾生等，

都看作音聲而已。他就「觀此聲而聞解，無我無眾生之義」，這叫聞，這「就所觀之法門而論也」。

這一段我們稍微研究一下，為什麼「唯有名而無實，故目之為聲」呢？比如說我，一般「我」指的我這個人，說「人」指的跟我相對的人，還有「眾生」，把人、我、眾生，很具體的看在眼里。有名無實是什麼呢？比如說念一個我字，我在小乘弟子來講，他就聽一個我的音聲，念一個眾生就聽眾生的音聲。他就從這音聲裏面，這只是個聲音而已，那個具體人的形狀，我這形狀等等，把這推廣起來，世間萬法都取它一個音聲。再從音聲裏面看、找音聲，而音聲是飄浮不定的，沒有真實一個形體在那裏，這是聲聞從音聲觀察到萬法皆空。他是從所觀的法門，所觀的法門指的萬象，從萬象裏面取的音聲，再從音聲裏面否定那些萬相，這是他解釋聲聞。聲聞從他觀這個法而證到聲聞這個果。

第三個聲聞的意義是《法華經》所講的「以佛道聲，令一切聞」，以佛所講的這個法這個音聲，令一切聲聞弟子聞到了。這是凡事聽佛所講的法，這些弟子從佛

說法的聲音來，這叫聲聞。「佛說一乘法旨」，佛說惟有一乘法，《法華經》前面講過了，「只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。講這宗旨，這些聲聞弟子在靈山會上因緣成熟了，他能夠聽到佛講一乘法旨，他能夠開示悟入。

「真是聲聞」，我們普通講佛法有大乘、中乘、小乘，小乘的聲聞，在這裏講聲聞有幾種不同的。各位看十七張講表，後面講「聲聞有四種」，第一種「決定聲聞」，什麼決定聲聞呢？這是過去長久的時期學習小乘的，在這一生學小乘，比如說釋迦牟尼佛這個時候八相成道，這個時候跟佛學小乘法，可是各位要知道，那些小乘弟子可不是現在這一生才開始學小乘法，過去是學了很久了，「久習小乘」。學到今世到了這一生，「今世熟而證果」。熟什麼？他原來學小乘已經多生的學，學到這一生正式成熟了，所以佛一講他就證到羅漢果。

第二種「上慢聲聞」，什麼叫上慢聲聞呢？慢是傲慢，傲慢這講上慢，還不是普通的傲慢，他是上等的傲慢這種聲聞。怎麼說是上等傲慢的聲聞？他是學小乘的聲聞，學小乘教，要按照這教真實去修行才能夠得。他沒有真實的修，沒有得道，

小乘有小乘的道，他沒有得；他也沒有證果。既沒有得道也沒有證果，他說我得了道，我也證果了，那叫於小法「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」，這樣的聲聞叫上慢聲聞。這樣對照一講起來，這聲聞名字叫聲聞，實際上純粹是一個凡夫眾生，掛個聲聞的名稱而已。

第三種是「退大聲聞」，他原來是菩薩，學的是大乘佛法。可是學大乘佛法之中學菩薩法，不論是學那一種法門，這六度法門是必需修的。比如說現在講他修唯識宗的、他學天台宗的、或者他學禪宗、學密宗，無論那一宗，菩薩這六度是必修的共通法門。所以修六度法門之中，「於積修中」，六度是聚集功德，就在生生世世修這六度功德，布施有布施的功德，持戒有持戒的功德，一生一生累積在修。他原來修的是菩薩，修到後來感覺「疲厭生死」，為什麼疲厭生死呢？修菩薩道一生修不成功的話再一生，再一生不成功再一生，生生世世來修。菩薩既然要轉世了，他要一轉世，沒有煩惱惑他怎麼轉世呢？所以菩薩轉世要「帶惑潤生」，每一次到人間來帶著貪的惑，潤這一生。他才到人間來，從嬰兒慢慢長大，再成人，學習佛法，

然後弘法利生，然後學六度法門，這樣一生又一生感覺疲厭了。一生一生感覺太疲倦了，厭煩了，因此「退大樂小」，大乘法門不要修退心了，我還是學小乘好。小乘學成功了，就得涅槃就好了，退大樂小，這叫「退大聲聞」。退大的聲聞，在釋迦牟尼佛這一代那些聲聞弟子很多，由於他過去多生多世學了很久了，這一生遇到釋迦牟尼佛講小乘法門，他一修很快就證果，叫退大聲聞。

再來第四種，這個聲聞叫「應化聲聞」。應化什麼呢？他本來就是菩薩，也沒有退菩薩道，從開始到現在還是菩薩。但是他「內秘菩薩行」，他隱藏菩薩身分，內心裏自己秘密在那兒修行，「外現聲聞相」，是外面現聲聞相出來的，這個在靈山會上聲聞弟子很多。這是陪同釋迦牟尼佛一起來應化的，這種聲聞你看他是聲聞相，實際上他是菩薩。

經文裏面講「我等今者、真是聲聞」，真是聲聞就是應化聲聞講的，他真是菩薩。這個菩薩他是在什麼位子呢？就是學大乘法見到真道，見到真實性，在這個位子他真是聲聞。就圓教來講，到入了十住位就是真是聲聞。真是聲聞證到羅漢果，

就是真阿羅漢，按照《法華經》所講的，智者大師所講的圓教初住菩薩就是真聲聞、真阿羅漢。入了初住這是圓教，要是別教要入了初地，這個都是真，他這個真是真得一分法身。得了一分法身就是法身大士，這才是真聲聞，真阿羅漢。

經文裏面講是真聲聞、真阿羅漢，從那裏來的？前面講「持佛淨戒，久修梵行」，持佛的清淨戒，修的清淨的佛法。因此從這裏看表第二二〇頁「三因果報」，「三因」就是「正因」、「緣因」、「了因」，在這裏講三因都要講真實了，那不是普通講法。

「三因果報」，先看第一條「淨戒成真實」，淨戒就講持佛的淨戒，就跟佛一舉一動，從心到身體，全部跟佛是一樣的境界。持這淨戒持成就，得到真實的境界，真實境界三因之中屬於「緣因」。緣因是什麼？是幫助了因來開發正因，舉持戒這一條來說明。換句話說，持這戒必得持佛的清淨戒，它才能成為緣因。這樣的緣因修成功得了真實法，所以得了妙果。這妙果是成佛的果，那就是「解脫德」，解脫三德，這是由持淨戒來的。

為什麼持這淨戒可以成就真實的緣因而得妙果呢？因為持這戒總歸起來講：

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戒就是這個意思。能持戒，一切惡業自然就不會有了，不造惡業就含有一切的善業在當中。所以拿這戒來講，它就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持到最徹底的淨戒就是佛的淨戒，最徹底的，把一切善根功德都具備，所以它能夠幫助了因開發正因。

第二種「梵行成真實」，修的清淨行，學佛法一切都要清淨的，修成得了真實法，這就是「了因」。什麼了因呢？徹底的了解。了解什麼呢？了解真如本性的真理。是誰來了解真如本性這個真理呢？要自己有智慧。了因是講自己能夠有這智慧，以這智慧來了解本有的真如本性，這叫了因。祖師講用一個字來解釋，就是觀照的照字。我們本性上面是靜態的，如如不動叫理，真理的本體。本體上同時要發生作用就是觀照的作用，那照就是智慧。起了智慧再回過頭來反觀、反照自己這本體。了因就是由自己的本體，由本性起的觀照作用，這觀照作用就是智慧，這是真智慧。這了因梵行修成真實智慧，就能運用真如本體起觀照的作用，這叫了因。這了因毫無疑問，能直接觀照自己的本性，所得的妙果就是「般若德」，般若就是

大智慧。

現在需要研究「梵行成真實」，這怎麼講呢？我們現在學的佛法，按照佛法去修行這都是梵行。我們修的梵行講觀照，我們也觀照。如果沒有觀照，我們眼睛看外面東西怎麼看得見呢？耳聽聲音怎麼聽呢？五根對外面五塵都要觀照。但是我們觀照不是真實的，沒有成真實的觀照。我們要怎麼使它成為真實觀照呢？說個比喻，比如電燈它是照明的，這個燈不是現在這樣的，好像電燈外面加上一層布，或者一張紙，這紙好像有色的紙，這個有色的紙蒙在電燈外面，這個還可以觀照，但觀照沒這麼好。我們凡夫眾生看一切事情，觀察自己、觀察一切事情，知道是知道，但是知道不究竟。為什麼知道不究竟？為什麼有色的呢？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是無明，無明就等於有色的紙把燈光遮起來，障礙起來。我們了解修這梵行使它成為真實，最簡單扼要，就把我們自私自心徹底破除，那就把外面一層有色的紙撤除掉了。眾生就是見思惑在那裏，無明在那裏，所以眾生看東西看得顛顛倒倒的，迷惑顛倒看不清楚。你要把見思惑無明去乾淨了，那就大放光明了，這個觀照就成為真實的

觀照。所以開始修，無論學那個法門，尤其我們念佛，不要認為我們念佛，念佛號就好了，必須要懂得這個道理。假如一邊念佛，一邊心理還放不下，人我是非放在心裏面，那個念佛功德雖有，但是要想成為真實的那個可難了。果然真實的把自私自利，一步一步把它斷除，《阿彌陀經》所講七日就能得一心不亂，得一心不亂，見思惑就斷了。進一步塵沙惑也斷了，那佛講的話是實在的話，問題是我們不是如法來修？這除了在念佛的時候，平常重要，平常待人接物、在世間辦事，不要一起念就是為自己。如果起心動念就為自己，那個不行的。必須把為自己的心理轉變過來，一切為眾生這就可以了。你這樣學的話，平常起心動念是這個念頭，再佛號一提起來那就能證果。在我們人世間，這一生在娑婆世界證果，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那品位高得不得了，毫無疑問的。

第三個因就是「正因」了，「所知所見無非正因理性」。講到這個時候，因為前面有了「緣因」，有了「了因」。緣因、了因都具足，正因可以正式開發出來了。正因指的人人本有的理性，就是真如本性。真如本性開發出來，所知所見，所見到的

萬法，萬法總歸起來一切法都在內。就我們娑婆世界來講，娑婆世界每一個世界，小世界、中世界、大千世界，每一個世界裏面動物、植物、五行（金木水火土）、四大，都是這些法。正因開發出來，就一切法都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不必把這法先看空了，就在有上面，這就是法性。空、有是一回事情，這叫中道。因此正因開發出來的時候，看山是山、水是水，一切萬法歸萬法，在萬法當體裏面，不必等萬法空了再看空，在當體就知道是空的，空有圓融在一體。凡是表現出來，我們現在看的這是山、那是水，有大雨下在山上變成土石流了。當正因一開發出來，看山不是泥土、石頭的山，看的水也不是人世間所講的這水，它是由本性起這相是妙有。妙有妙到什麼程度？西方極樂世界七寶池裏面的水，為什麼有八種功德？因為那是從本性起來的水，是妙有。我們在娑婆世界要了解正因開發出來，那土石流絕對不會傷人的，就跟八功德水一樣流來流去，只能養人不會傷人，何況還不會有土石流。所以蘇東坡曾經講：山色。山色是什麼？山色就是如來的清淨法身。聽河川、河流的水聲音，跟我們凡夫看到流水就是這聲音嗎？那不是，水的聲音就是如來廣長舌在說法的聲音，這都是妙有。所以這裏講「所知所見無非正因」，理性在起作用，

這成為「法身德」。法身無處不在，正因正確的了解是這樣。

第九十九講

世尊大恩。以希有事。憐愍、教化、利益我等
無量億劫、誰能報者。手足供給。頭頂禮敬。
一切供養。皆不能報。

「世尊大恩」，指的釋迦牟尼佛他這種大恩德。恩德指的是什麼呢？「以希有事」，希就是太少了，太少有的事情來，「憐愍、教化、利益我等」，他用憐愍的心來教化我們，利益我們。這是聲聞眾裏面有四大弟子，以四大弟子作代表，其餘都包含在內。首先表示佛的大恩德，就是用很希有的方法，來憐愍、教化、利益我們大家。

我們這些接受世尊教化與利益，要想報佛的大恩，什麼時候能夠報得盡啊？「無量億劫」，就用時間來算無量億劫，一劫算都算不清楚，還無量億劫，這麼長的時間。「誰能報者」，誰能夠在這麼長的時間能報得盡呢？換句話說沒有人，也沒有報

盡的時候。就是說世尊這種大恩，是沒辦法報得盡的。

為什麼報答不盡呢？前面故事裏面，長者對於他的窮子那樣厚愛，比喻到佛法上面，釋迦牟尼佛就是長者就是父親，所有的眾生就是窮子。這樣看起來這個恩怎麼報答呢？這還是就世間父母兒女這種恩德來說。就中國文化來講，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」，作一個兒女要盡到孝道，要把父母的恩德報也報不盡的，就像昊天那樣。佛與眾生的關係更不同了，世間父母兒女是就生命而言，比如我們的生命、身體是父母所給的，而這身體是生滅法。我們眾生除了生滅的身體，最重要的是慧命。那慧命是誰給我們的？慧命是我們自己的。雖然是自己的，沒有佛來教化，我們雖然有慧命等於沒有。為什麼等於沒有呢？眾生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出不去，那這慧命有什麼用呢？因此由於世尊這樣憐愍、教化、利益，把慧命告訴我們。讓我們首先能夠悟，知道自己有慧命，然後再修，把自己慧命正式開發出來。這個慧命開發出來，等於是佛給我們的。如同父母給我們生命是一樣的。這樣說起來佛的恩德，沒辦法拿世間父母跟兒女這種恩德來比。我們這生命是生滅的，慧命是不生不滅

的。這種不生不滅的慧命是由佛教化，我們才能用得上，想想這恩多麼大，所以無量劫這麼長的時間，要問誰能報？誰也不能報，報不盡的。

雖然這種大恩報答不盡，但總要報，不能說不報。我們在人世間受人一飯之恩，到後來還要用千金來報答。世尊這大恩必須要報，所以下面講報答恩德用那些事情來報答，我們現在看：「手足供給，頭頂禮敬」，用這身體用手用足供給，頭頂禮敬這是一樁事情。再呢？「一切供養，皆不能報」，一切包含所有的，用種種的供養物品也好，包括身體一切的一切皆不能報，首先要了解這個道理。

若以頂戴・兩肩荷負・於恆沙劫、盡心恭敬・
又以美膳、無量寶衣、及諸臥具、種種湯藥・
牛頭栴檀、及諸珍寶、以起塔廟・寶衣布地・
如斯等事・以用供養 於恆沙劫・亦不能報。
諸佛希有、無量無邊、不可思議、大神通力・

無漏、無為・諸法之王・能為下劣、忍於斯事・
取相凡夫・隨宜為說。

「若以頂戴，兩肩荷負」，「頂戴」是用頭頂來頂著佛，再用「兩肩荷負」，負擔。這兩句是總講的兩句話，下面再分別的說。

「於恆沙劫、盡心恭敬」，頂戴、兩肩荷負多長時間呢？於恆河沙那麼多的劫數。「盡心恭敬」，盡自己所有一切心對佛那樣恭敬。「又以美膳」，用很美味好吃的東西。膳食是選得非常美的飲食，「無量寶衣」，衣服是無量寶衣那麼多。這些飲食衣服，這都是接著前面講恆河沙劫這樣盡心恭敬奉養佛。

還有「及諸臥具、種種湯藥。牛頭栴檀、及諸珍寶」，用種種臥具，還有湯藥，以及牛頭栴檀和這些很多珍寶。上面臥具、湯藥就是供給佛所用的。「牛頭栴檀」，是敬佛所受用的。還有很多的珍寶來「起塔廟」，用珍寶起造佛的塔還有廟。再用「寶衣布地」，用很多珍寶的衣服鋪在地上供養佛，讓佛先走。「如斯等事，以用供養」，用以上如斯等事來供養佛。供養多長的時間呢？「於恆沙劫，亦不能報」，就

是把恆河裏面那麼多的沙，把那些沙算起來的劫數，用那麼長的時間來供養佛，亦不能報，也沒辦法報答得盡的。說到這裏，照應前面無量億劫誰能報者，雖然不能報，我們作佛弟子都要報，這些報都是按照我們作弟子的人盡到自己的心而已。我們想像佛需要那些東西嗎，真正說起來佛什麼都不需要，佛是一切皆有，不需要的。但我們眾生就我們所想的，只能拿出這些東西，所以說是不能報。

「諸佛希有、無量無邊、不可思議、大神通力，無漏、無為，諸法之王」。「諸佛希有」一直貫下去念，不但釋迦牟尼佛，一切的佛都是如此，那樣太希有了，是讓一般人都想像不到。什麼希有的呢？「無量無邊、不可思議」，我們凡夫眾生思也沒辦法思，議也沒辦法議。指的是什麼呢？諸佛都有「大神通力」，這大神通力都是希有的，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的這種大神通力。有這大神通力，佛是「無漏、無為，諸法之王」。成了佛不像我們凡夫眾生，我們自己起心動念跟人家來往都是有漏法，都是有為法。成了佛以後他這大神通，也不是有為的，也不是有漏的，他是無漏、無為。諸法之王，是一切法中之王。

釋迦牟尼佛「能為下劣、忍於斯事」。佛是諸法之王，有大神通力，可以說高貴得不可思議。但他能為下劣的眾生忍於斯事，忍就是自己容忍著，忍什麼呢？忍斯事。斯事指「取相凡夫，隨宜為說」，取相凡夫，比如釋迦牟尼佛成了佛以後，法身全部證到了。證到法身，法身是無相的，無處而不是釋迦牟尼佛的法身。除了法身還有報身，是萬德莊嚴的報身，一切都是從法身裏面起的這相。那個報身他要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沒有一個眾生能看得見，大家作功課的時候念讚佛偈，「紺目澄清四大海」，阿彌陀佛，釋迦牟尼佛也是一樣，成了佛都是一樣的，紺清的眼有四大海水那麼大。四大海水，以我們太平洋和四大海水裏面一比，小得不成比例。佛的眉間「白毫宛轉五須彌」，有五座須彌山那麼大。那須彌山可不是我們地球的喜馬拉雅山，那喜馬拉雅山比不上毫毛的一個毫端。由這裏我們可以想像到佛的報身有多麼高大，多麼莊嚴了。但佛到世間來度化眾生，他要變化變化。變化得跟我們凡夫的身體差不了多少，比我們凡夫眾生高一點，高大不了多少。「下劣」，就身體來講，變成下劣的凡夫眾生的身體。做的事情，佛如果一開始就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講一乘法，也沒有人聽得懂，所以他開始就講四諦、十二因緣等等，這就法

來講是下劣的法。所以講「取相凡夫」，佛的身體這個相，取的跟凡夫差不了多少。「隨宜為說」，凡夫只能懂得四諦、十二因緣法，隨著凡夫能懂的這種能力，只講這種法，然後再一步一步的誘導往前面進步。所以「諸法之王」，能夠為眾生忍受這些事情。這些事情指的取凡夫身，隨宜為凡夫說法。

諸佛於法・得最自在・知諸眾生 種種欲樂、
及其志力・隨所堪任・以無量喻、而為說法・
隨諸眾生 宿世善根・又知成熟、未成熟者・
種種籌量・分別知己・於一乘道、隨宜說三。

「諸佛於法，得最自在，知諸眾生種種欲樂」。佛所以能夠隨宜為眾生說法，是因為諸佛對於萬法「得最自在」了。比如凡夫眾生，任何一法我們都不自在，世間那一種法，對於我們眾生來講，都是一個障礙。好的也好，不好的也好，順境、逆境種種的法，我們都不得自在。遇到順境，我們跟著順境跑，修道的心就退轉了；遇到逆境，心理就苦悶了，那修道的心又退轉了。這為什麼呢？對法沒自在，任何

法到凡夫眾生來，我們就不能夠用它，因為它來障礙我們，任何凡夫都是如此。佛呢？得了自在了。為什麼最自在呢？修道的人，比如我們現在還是凡夫眾生，我們知道任何一個法都是障礙，我們只要跟著佛經所講的，叫我們不要執著這個法。法執、我執不要執著，這障礙就沒有了。雖然我們現在沒有證果，可是完全深信聖言量，照著聖言量這樣努力用工夫去做，我們沒有得大自在，得了小自在。再進一步修到了大菩薩的地位，去了一分無明就證了一分法身了，他也得了自在。他自己證到這自在，但沒有圓滿，他不能算最自在。最自在是把所有無明全部破除乾淨了，把自己法身全部證到了，這就是成了佛最自在。十法界那一法在佛看都是自在的，所以「諸佛於法，得最自在」，得最自在了。「知諸眾生種種欲樂」，眾生的心理、種種的法，佛都知道。眾生有那些愛好，這些欲望，佛無所不知，全部了解，這是因為他得最自在。

佛得了最自在，萬法他都知道，佛知道一切眾生種種欲望、所好樂的事情，還有「志力」，他心理的志向、種種學習能力。「隨所堪任」，隨著眾生這些能力，他

能夠堪任。堪當能字講。任，能夠接受講。人本來就是能夠擔任，把佛法這些東西都交給他，他能夠接下來，能堪任的。佛照著眾生的能力所能夠接受的，然後「以無量喻」，用無量比喻的方法，「而為說法」，為眾生來說法。

佛為眾生說法，要知道無論是那一個眾生，都有他自己的善根，假如沒有善根，佛對他說法，他沒辦法接受。雖是有善根，每個眾生的善根都不同。所以說「隨諸眾生，宿世善根」，就是知道一切眾生，「宿世」是過去世的，這一世以前，以前還有以前的，那多得無窮無盡的宿世，那些宿世善根佛都明瞭。明瞭之後就為那些眾生，就依照他的善根，隨著他來說法。

雖然「隨諸眾生宿世善根」，任何一個眾生，都不是這一生才有，也不是這一生以前，兩三世才有眾生。而是每個眾生在無窮無盡以前，那個無始劫以來就有眾生，這眾生這麼長久以來他都有善根。雖然長久以來都有善根，問題在那裏呢？就是說雖有宿世的善根，未成熟的，佛跟他說法他也聽不進去，也不會了解。必須等到善根成熟了，佛才隨著他什麼樣的善根，跟他說什麼樣的法。所以「又知成熟，

未成熟者」，這是指善根講的。

最後這四句話「種種籌量，分別知己，於一乘道、隨宜說三」。

上面一段一段解釋以後，最後就說了，佛是諸法之王有大神通，得法最自在。所以在「種種籌量」，佛自己心理在籌劃、在考量。「分別知己」，把一切眾生心理、一切法、眾生的善根成熟或未成熟，這都知道了。知道了以後怎麼樣呢？「於一乘道，隨宜說三」，一乘道是這經裏的妙法，前面講「惟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。一乘道、一乘法，是講成佛的圓教一乘大法。雖是一乘道，隨著眾生的根機宜說那一種就說那一種，所以隨著眾生的根機說三乘的法。

經文說到這裏，〈信解品〉已經說完了。就最後這一大段，佛弟子來敘述佛十種大恩，請看第十七張講表，第二二〇頁「佛十大恩」。

第一條第一個大恩「如來室恩」，什麼叫如來室恩？釋迦牟尼佛這一回八相成道，到我們世間來，一開始就建立一個大房屋，如同前面講的，長者大的房屋，這叫作室，這個室叫如來室。建立如來室，可以說是大慈大悲的大房屋。佛用大慈大

悲建立這個室，這世間在六道裏的眾生受到生死輪迴之苦，他用如來室來拔除六道眾生的生死輪迴之苦，叫拔苦。還有六道輪迴出來之後是三界以外的，就十法界來講有四聖法界。眾生怎樣得到四聖法界的樂趣呢？前面六道是拔苦，到了四聖法界，比如說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到佛這四聖界，每一境界都有他的樂趣。這樂從那來的？也是釋迦牟尼佛從大慈悲室建立了以後，來給三界以外修道的人，給他們這些樂。拔六道眾生的苦與四聖界的樂，這整個拔苦與樂用菩薩道來講就是四弘誓願。在四弘誓願之中使拔苦與樂普及到十法界，這是如來建立一個慈悲大的如來室，整體一個大的恩德在此。

第二條第三條分別講拔苦與樂，就第二條來講「與樂恩」，釋迦牟尼佛給四聖界他們這些樂，這是與樂。佛建立大的慈悲室、如來室，佛就在這裏實行教化。過去很久以前，那些小乘弟子都跟佛學過大乘法的，雖然中間忘記大法或者改學小乘，雖然改成小乘，當初學大法的時候他的願力，學大法時已經開始有些智慧，都沒有遺失掉。所以在現在如來室裏面，再經過佛來教化，就像在如來室得到這室，

夏天給他涼爽感受，冬天給他溫暖感受，這是給他們與樂。

第三是「拔苦恩」，佛在人世間度化眾生，以「四攝六度」把眾生成度脫到究竟涅槃的時候，這就是拔苦恩。

這裏講四攝六度能夠把眾生拔苦度化到究竟涅槃，這談何容易。我們只知道菩薩在世間行六度，一方面自己在修持，一方面要度化眾生。但是佛已經成佛了，那是完全度化眾生，跟一般菩薩不同的。四攝六度法，祖師在注解裏面講，我們眾生在六道裏面是感覺痛苦。但這個痛苦自己感受到沒有那麼深刻，佛是看眾生在六道裏面受苦，而在六道受苦一般眾生還不知道怎麼出來。我們現在看一般人講要了生死，解決生死問題，什麼是生死？解決什麼生死問題？他們都不知道。必須是學佛的人或者研究中國文化的人，研究孔夫子的書，像研究論語這門學問，才知道有生死問題。知道有生死的問題了，他才知道要怎麼樣了生死，解決生死問題。佛看見世間的眾生要了生死，要了了生死的方法，就如同剛生下來的小牛找牠母親那樣懇切。既是那樣懇切，佛就是想盡辦法，隨著他的根機，隨著他在六道裏面，生生世

世不捨棄他，要用六度法門來度化他。所以在這裏看，所謂拔苦是用四攝六度，一直把他度到究竟涅槃為止，這是拔眾生苦的。可見得佛不捨棄任何一個眾生，指的是知道要了生死的眾生。佛對只要是生死心懇切的眾生，他就能得到佛的照顧，佛無時無處而不照顧眾生。比如說我們大家知道，生死問題重要，要了生死，我們的心理起心動念有這心理，佛就隨時在這裏照顧我們。

上面這三條如同佛建立大的房屋，讓眾生在裏面得到溫暖、涼爽，隨著這天氣得到這樣感受，所以能夠拔苦與樂。下面比喻室內如來衣。

第四條「遮貪欲熱恩」，遮這貪欲熱。那個眾生都有貪，貪欲就是煩惱。煩惱這煩字，就像火燒起來那麼熱，眾生有貪欲就有熱。佛用他的衣服，把眾生貪欲的熱把它去掉，叫「遮」，遮是隔熱的意思，把貪欲的熱把它隔起來，讓他不要熱。這就是前面所講的，那個窮子不認得他父親，父親派人來抓他的時候，他一急之下就倒在地上，然後用冷水灑他的面上，讓他醒過來。這意思比喻說佛用五乘說法，對於普通凡夫用五戒十善這些法門，叫眾生來修這個法。修這法對於貪欲熱惱，就

像佛用他的衣服把熱惱遮蓋起來。

這條下面講「五戒十善斷除毒根」，毒根就是貪瞋癡三毒。以五戒十善就能斷嗎？五戒十善從人道開始學，一直學到成佛，都離不開五戒十善。必須這樣了解才知道，五戒十善不是我們開始學的那麼淺，講到深處成佛之後還是五戒十善。就跟儒家孔子講的「七十而從心所欲」，到七十歲聖人境界證到了，還是不踰矩。禮上的規矩他還是不踰矩，這個意思就跟那一樣。

第五條「除見寒愛熱恩」，眾生有見思惑，就有寒熱。這指的佛用衣服，來使眾生除了寒熱。冬天有冬天的衣服，夏天有夏天的衣服，在佛法上面來講，讓眾生「離輪迴苦，隨厭生死」，輪迴生死就由這裏把它離開。

再講「遮醜陋恩」，開始佛講大乘法，呵斥小乘讚歎大乘法，啟發眾生發菩提心，這就如同佛用衣服來遮蔽小乘弟子那些醜。遮醜陋恩，讓他知道學小乘法門是很鄙陋的，讓他啟發學大乘菩薩法。

後面是「莊嚴恩」，就前面故事裏面，老父親把家業，一切的珍寶交給那兒子

了，如同佛用他的衣服莊嚴眾生。說到佛法裏面，讓這些弟子們由八萬四千法門，得到「德慧具足」，這是真正的莊嚴，就是佛的恩。

前面莊嚴恩讓窮子知道，到後來，老父親正式的召集他的家族、國王等等，正式授給他窮子。這就是「如來座恩」，如來座，如來室裏面有座位，這就是說佛給小乘弟子授記。得了授記之後，小乘弟子說原來沒有想到，現在是不求自得。

最後是第九、第十合在一起講，這些弟子們上了如來座，坐在如來座就要說法了，所以這小乘弟子他能夠「自行化他」，一方面自己修行，一方面教化其他的眾生。這就「以佛道聲」，他就可以根據佛教化他的，一切佛的音聲，佛道就是佛的法。從佛得來一切法音，由他轉述過來，教化一切眾生，令一切眾生都能夠聞到佛法，這是「自行化他恩」。得了如來座之後，他就得如來這種大恩。

佛是這樣隨著他的弟子這種根機，來方便說法。到後來這些弟子們在靈山會上，都能接受佛的這種妙法了，所以佛弟子就說「兩肩荷負」，這是什麼呢？荷負佛給他這樣的大恩。負這樣大恩怎麼報？所以照應前面講窮劫難報，經過無窮無盡

的劫數也報答不盡的，指的就是這些大恩。

在譬喻周裏面本來有三周，在譬喻周裏面有上等根器的舍利弗，然後是中等根器迦葉等四弟子，到這裏他們能夠領悟的道理，在這裏就說完了。

第一〇〇講

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

如來述成
喻說一周

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、及諸大弟子。善哉、善哉。迦葉善說如來真實功德。誠如所言。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。汝等若於無量億劫、說不能盡。

前面〈信解品〉是講釋迦牟尼佛的聲聞弟子，中等根器的，對於佛在靈山會上講的妙法，他能夠領會能夠了解。中等根器就有四位作代表，那是迦葉、須菩提：一共有四位，在這以前是上等根器智慧高等的舍利弗。所以前面中等根器的迦葉、須菩提，他們在前面聽到佛講妙法之後，很感謝佛講這樣好的法，由迦葉稱讚佛，感戴他的恩德。所以在這一品開始，是由釋迦牟尼佛聽了迦葉說了感恩戴德這些話之後，佛給他印證，你的話就證明你聽了之後你就了解，很好。所以說「善哉、善哉」、「誠如所言」，誠如所言之後佛再說，你所領悟的只是合于聲聞眾這地位所領

會的。聲聞眾以外的，比聲聞眾低一點比如人天，或比聲聞眾高的有菩薩，這些你都沒有包含在內，所以「說不能盡」。真正說起來《妙法蓮華經》講的妙法，如來功德，如來所說的法，從人天一直到佛整體說起來，以前所說一直到現在開權顯實都是妙法，在這一品都講這些法。

這一品跟前面有關係都了解了，現在就看《妙法蓮華經》〈藥草喻品〉第五。這一品的題目，它所含的意思有個表解，請看第十八張講表，第二二二頁。

這一品的題目是〈藥草喻品〉，題目含的意思就是「品題義」，就解釋藥草。一般的草有很多，它的用途也多，大概分兩大類：一種普通的草，可以作器具、可以作柴火，這是通常的草。比如過去在農業時代鄉村的草可以是煮飯用的，作柴火用，還有各種用草編製的，做盛東西的用具，所以作器具作柴火都可以。但是只拿來作藥用這就尊貴了，這種草雖然名字叫藥草，它包含不只草。在經裏面所講「三草二木」，草有三等草，木有兩種木。那三種草呢？有小草、中草、大草。二木就是小的樹木、大的樹木。在這裏講，用作藥品裏面有「三草二木」。

三草二木就是說草木可以成為藥品，它都要經過雨水給它滋潤。雲也很重要，比如說台灣高山上種的茶，高山茶為什麼好？因為在高山上雲比較多，有雲有霧長期給它滋潤。雲也有它的作用，加上雨，有雲有雨能使草木它發芽、莖生長得很茂盛。現在講到有些中藥品，以草本、木本為最主要的。比如說中國《神農本草》，它以草木為主，還有其他動物的、礦物等等，那不是主要的，傳統的中醫師他開的藥以草本、木本為主。這「三草二木」，它經過雲雨給它一滋潤，特別用在藥草方面，它的藥力非常好，所以稱為藥王。

成為藥王就是藥中之王，它可以治一切病，從人身上的四肢還有五臟，這生理方面的病都可以治，進一步的可以治心理上的病。任何一個凡夫眾生都有身體上的病，誰也不敢說完全沒有病，這是身體方面的。心理方面指的貪瞋癡慢疑這些見思惑，這個病非常厲害。藥王這些藥都可以治，生理病可以治，心病更能治，所以它是藥王。

這「三草二木」的藥草是比喻的話，都是代表佛法。佛法怎麼配合來講呢？天

台宗講有四教，藏通別圓。三草：小草、中草、大草，三種草是藏教，小樹是通教，大樹是別教。還有圓教呢？圓教，要問草怎麼生出來的？草是由這大地生出來的，還有雲有雨在那裏滋潤。所以大地與雨水，它能生一切、能潤一切，不管那一種草、那一種樹木，都是藉著大地與雨水來滋潤，因此大地與雨水就是圓教。這一品裏面講到「三草二木」，和這大地與雨水把四教都包含在裏面了，代表這四教。

四教拿三草二木以及大地雨水來作比喻，用在佛法上面來講譬喻的話，就是「諸善除惡」，就講修這些法門都是善的，善是諸善，都可以除惡，諸善除惡有不同結果。善有「有漏的諸善」，有漏的諸善，它當然也可以除惡，但是通常的世間法，作善事情，你就能贏得人家說你是一個善人，有好的名聲。再說你肯幫助人家，將來你需要時，人家也會來幫助你，這是有漏善，很顯而易見的。另外就是無漏善，無漏那就不是通常的，而是尊貴了。這尊貴是什麼呢？就說前面須菩提、迦葉等，一共有四位大弟子，這四位也是作代表，在靈山會上跟他們同等根器這些聲聞弟子。他們在無漏善之中，善用在佛法上，佛以法布施，聽佛說法的時候就學這個法，

這個善是非常尊貴的善了。拿這來作比喻的話，在四大弟子前面，就講他們領悟到佛在靈山會上講這妙法。「今得聞經令一切聞」，在靈山會上，四大弟子已經證果了，再聽到佛講這妙法。今得聞經，「得」，就在現在靈山會上，能夠聞到這樣妙法的經。聞到以後，令一切聞，除了能夠把他們從佛聞過來的佛法自己領會了，又能轉教他人，使一切有因緣的人都能聞到，所以這叫藥草喻這一品。再進一步說，聽到這種妙法，就能夠治療身心上種種的毛病，這是實在的話。我們現在有病當然找醫師，有那種病就找那一類醫師，但最重要自己要懂得佛法，再加上醫師開的藥，相輔相成，病就好得很快。如果自己沒有佛法來幫助，只靠醫師開的藥物，那是不夠的。或者有好的醫師可以治得好，但也沒那麼快，所以須要自己，以懂得這個佛法來幫助。講到最高的好處，就是說聽到佛這個妙法，他不但可以治療身體這個病，心理的病也可以徹底治療。心理的病初淺的就是見思惑，再深一層的就是塵沙惑，到最深最根本的是無明惑。所以「無漏諸善」可以「破除無明惑」，可以「開佛知見」。所以在〈藥草喻品〉裏面，就讓那些四大弟子，以及那些跟他們同一類的，中等根器那些弟子們，一方面自己聞了經以後，可以轉過來教化一切眾生，令一切人都能

聞。自己也可以破除無明惑，真正是開佛知見，這是「無漏善」。

有以上這些意義，因此拿藥草這比喻作這一品的題目。接下來我們看這經文了。經文是接著前面迦葉讚歎佛開示妙法，他們聽了以後就像前面講表所講的，都能夠轉過來教一切人。這裏開始叫作「述成」，述是敘述、述說。釋迦牟尼佛聽到迦葉讚歎佛的恩德之後，佛就印證他所說的不錯，就是這個樣子。經文「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、及諸大弟子」，這個時候佛聽到迦葉尊者前面偈頌讚歎的，世尊就告訴摩訶迦葉，還有那些大弟子。「善哉、善哉」，這就讚歎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。稱讚他們以後佛就說，「迦葉善說如來真實功德」，迦葉他能夠把如來真實功德，很善於述說，把它說出來了。說出來以後，佛一聽，「誠如所言」，確實地如迦葉所講的意思是一樣。

這裏「善哉、善哉」，是釋迦牟尼佛稱讚摩訶迦葉以及諸大弟子，他能夠「善說如來真實功德」，現在兩個善哉合起來，這表第二二二頁請各位看善哉下面這一段。「善哉」是領會佛所講的法，所以釋迦牟尼佛稱讚他「善哉、善哉」。領會法的

是那一種？一個是「權」，一個是「實」。實就是開三權顯一實的實，一實就是一個真實法，就是成佛這妙法。權就是在靈山會之前講的方便法。領會是領會這二種，一個是權法，一個是實法。

權實這兩種，拿佛五時說法配合著來看。這五時說法第一個時候，就說《華嚴經》的時候，這部大經以圓教、頓教的圓頓法為主，同時也兼別教。所以在《華嚴經》要講起來，它是實法，沒有方便說，沒有權法，只講一實。再講到「三藏教」，藏通別圓的藏教，藏教就是釋迦牟尼佛跟他們講四諦法門、講四阿含，這就是方便說，這屬於權教。再講到「般若」，包含「方等」。方等時期、般若時期所講的，是教小乘弟子回小向大，然後到般若時候，又叫小乘弟子來轉教，就代替佛講這大乘佛法。所以在這時期權教、實教，權實兩種法都有，都能領會。到了「法華」時候，講《法華經》時，這叫「開權顯實」。凡是以前的，比如說前面三藏教對藏教講的方便法，在方等、般若時期講的權法。現在到法華時期，這個權法融會在實法裏面，所以這裏劃兩條線，一個在權、一個在實那方面，所以佛過去所講的方便法，到了

靈山會上，佛一指點以後，全部方便法都成為實法了，都成為妙法了，這就是「開權顯實」。

這個開權顯實，就拿前面老父親跟窮子那段故事來比喻的話，三藏教講權，就是老父親用種種的方法，來誘導他的窮子到家裏，做些清除糞土的事情。到了後來熟悉了，再叫窮子對於老父親家裏財產，讓他明瞭家裏有那些寶、有那些財都讓他知道。這是方等、般若時，這權實都有了。到了法華時，老父親跟他窮子兩者，都能互相認識了。窮子也承認、也知道，老父親是他的父親，因此老父親召集家族，還有外面國王、大臣等等作證明，正式把家裏財產交付給窮子，這就是《法華經》所講的。我們現在研究《法華經》，我們都是窮子，原來《法華經》聽都沒聽過，就算聽過，我們也不敢學。這裏講這妙法我們不敢承擔，到現在認識這老父親，認識釋迦牟尼佛了。釋迦牟尼佛講這法我們也知道，法就代表我們自性中自己本有的，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。妙法就是我們心中的妙法，釋迦牟尼佛把這妙法說出來教給我們。還是前面講「不求自得」，我們原來沒有求的意思，現在就自然得到了。

在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這是最可貴的。意思是學佛的人，你要叫他真正了解一切法，都是從自性裏面出來的。萬法歸到最後，還是自己本有的，這個道理很多學佛的人他不知道，知道了他也不相信。真正知道這個道理，相信這個道理，那他的境界就轉變了。境界怎麼轉變呢？他絕對不會在人世間為了名、為了利，跟人家爭奪，凡是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的，就證明佛在靈山會上講的妙法，他不懂。雖然妙法是自性中本有的，他不相信，所以他還繼續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。如果真正懂了、真正深信不疑，你就是請他爭名奪利，請他來作皇帝他也不要。若要，他有條件的，好你請我作皇帝，那我要找幾個能辦事的人，就像堯帝他要找出舜可以辦事的人。堯帝請舜作天子，他看朝廷有禹有那些能人，這可以做。但他這不是爭取來的，是人家給他的。這樣一想，我們看社會上無論是大的方面、小的方面，各人與各人之間的，你就可以測驗他，是不是真正對於妙法出於自心，他有沒有深信？有沒有懂得這個道理？一下就看出來了。看人家容易，看自己不容易，我們學就拿這個時時刻刻來檢查自己。

為什麼深信這個妙法是自己本有之後，就不跟人家爭名奪利呢？因為這一切名一切利都是虛假的，都是生生滅滅的。要費盡很多的力量，包括用心思、用體力，古時候在君主時代，自己看見人家政治不好，就想辦法把人家滅掉、推翻掉，自己作了天子。到手之後沒有好久，自己又被滅了，秦始皇是最顯著的例子，他把六國都滅了，之後沒有好久，他是第一世，到第二世就亡了。講到財富，無論是古時候、是現在，財富再多的人，他也不能夠一個人享有，在享受不到若干時候就沒有了，不能繼續享有。而老父親交給他家業，這些寶是什麼呢？自性中本有的寶，這寶特別的。你不用它時，這寶在那裏呢？好像看不見，你要用它，它隨時就能出現，隨時就有。西方極樂世界七寶池的水，你叫這水到身體上面來，它就來了，不要它就下去了。隨著你的意思，那個水都是從自性裏面出來的。自性裏面那些寶，不但要用隨時有，而且它是不生不滅的。它用出來這相也是假的，雖是假的，但你可以自由運用，知道用完之後，又歸入到本體上面去了。就整個本體來講，我們本有的妙法，這上面沒有生老病死，所以真正懂得我們自己有妙法，不但不跟人家爭名奪利，對於自己生老病死也不害怕了。因為生老病死就是因為有無明、見思惑，才有這些

生老病死。沒有根本無明、枝末無明、見思惑這些東西，你找生老病死在那裏？找都找不到。所以真正了解這妙法的時候，那真正是得到自在了，雖然還沒有證果，但我們根據聖人所講的話深信不疑，就能得到受用。

「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」。釋迦牟尼佛先稱讚迦葉你講的「善哉、善哉」，你領會這個道理，「誠如所言」，確確實實如你所說的不會錯的。但下面佛又說了，你所說的還沒有完備。說到完備，佛說「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」，這麼說起來，如來就是佛，除了你前面所講的真實功德，另外還有無量無邊的功德。無量無邊怎麼算法呢？一個阿僧祇有多少？算都算不清，還加上無量無邊的阿僧祇，這麼多的功德，這些功德你還沒有說，你前面只說一部分而已。「汝等若於無量億劫、說不能盡」，你們指的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，你們若在無量億劫那麼長的時間，把我前面所講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，你要把這些功德，用無量億劫那麼長的時間來說，也說不盡。

這幾句就是經本裏面所講「領所不及」，所謂領所不及就是指摩訶迦葉那些大

弟子等等，他們前面講過了對於佛講的妙法，他們領悟了。可是領悟之後，如來指佛在這裏講，還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，還不及，這是你們還沒領悟到，佛還有更多的功德在那裏，是這個意思。

這個「領所不及」，怎麼樣領所不及？這個表下面，在「善哉」那一段下面有「不及」，我們現在照二二一頁那表來看看。「不及」就是釋迦牟尼佛說，迦葉領會是就聲聞弟子學習的程度，所領會二乘的這道理。《妙法蓮華經》妙在什麼地方呢？「五乘說法」，五乘說法就是五乘都包含在妙法裏面。所以「不及」，下面就有「退」、有「進」、有「橫」、有「豎」。祖師注解還有，這裏只列出四種來。

先講「退」，什麼叫退呢？摩訶迦葉前面他們跟佛講我悟了，我領會了佛前面舉的故事，到後來我們也知道了，但你知道是根據你們二乘的能力所能領會的。在你二乘之下，還有人道、天道眾生。他們人天二道眾生來學佛、來學法，就由五戒十善是人道、天道，一直貫通到出世法、貫通到成佛大法。拿他來作比較，三草二本來講，他是小草，人天兩道他們領悟算是小草。你二乘就指你們理解能力，說二

乘所領悟的功德，人天你沒有提到，叫退不及。退就比不上二乘學習能力，但是他一聞到佛法照樣可以領會，不過是小草而已。你以前沒有提到他，沒有提到就是退不及。退不及就是比不上你學習能力的人，你沒有提到他，這是你不及的地方。

再講「進」的如來功德，比如說比二乘領悟能力強的那些菩薩。菩薩可以說自己對佛法領悟能力強，而且又能教化眾生，這用三草二木來對照、來講的話，他是上等的草跟小樹、大樹，這就是菩薩。但二乘弟子只講你們所知道的功德，菩薩領會如來大法，他知道佛的功德，你沒說出來。在你比方，你就是中草而已，菩薩是上草，小樹、大樹你沒有說出來，這個如來功德你沒有說到，就是進不及。

在「橫」方面來講，「十法界」。十法界，你二乘只講二乘的境界，其餘八個法界沒有提出來，那八個法界如來功德，你二乘弟子橫不及，你沒有說到。再講「豎」不及，豎就是講修的方法，方法是七種方便。比如說小乘弟子修這「七方便」，實際七方便是從淺處到深的法門，可以一直從方便法到真實法。二乘弟子所說的，在七方便之中只說到二種方便，還有其餘五方便你沒有說到，這叫豎不及。

這些不及就是佛在這裏講「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」，前面講的你沒有說到，在後面都要很詳細、很深入的讓我們了解。就是叫那些小乘弟子，無量億劫都說不盡這些功德，說是如來的功德。如來是什麼呢？如來指的是人人本有的法身佛，就是人人都有的真如本性。換句話說只要深信我們自己有真如本性。佛的功德，連證到果的二乘弟子他都說不盡，我們現在凡夫能說得盡嗎？這說不盡的功德在那裏？就是妙。我們學佛這一個重要意義要了解，其餘的意思那就很容易明白，就能夠貫通了。

第一〇一講

迦葉·當知如來是諸法之王·若有所說·皆不虛也。於一切法·以智方便而演說之·其所說法·皆悉到於一切智地。

把萬法歸併起來，這兩種一個是權一個是實。權實這兩種又分成兩類：一個是權實的教，佛所說的教；再呢？說的智。指一個教一個智。現在剛才念的這一段就是講佛說的教法，教法有權有實。佛就告訴迦葉，「迦葉當知」，你應當知道「如來是諸法之王」，如來就是釋迦牟尼佛以及一切佛都稱如來，佛是諸法之王。諸法是一切法，可以說全部包含在內，十法界所有法都叫諸法，佛是在諸法之中的法王。既是法王「若有所說，皆不虛也」。法王所說的法，無論說的那一種法，就釋迦牟尼佛講五乘說法，講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到菩薩，每一種法講的都是實的，不虛的。「於一切法，以智方便而演說之」，在一切法無論說那一種法，都是以智方便，如來以智慧所用的方便法來演說。所說的法，不管用什麼樣方便所說的任何法，凡是

佛所說的法，「皆悉到於一切智地」，都能叫聽法的人，都能到成佛的境界。

這一段是接著前面，迦葉說是領會佛所講的妙法，佛就說你雖然領會，還有沒有領會到的，前面講表有四種不及，就是還有很多迦葉沒有領會到的。今天這一段就說，要按照迦葉所領會的話，那就太少了。怎麼少呢？而且在學習過程當中一步，比如拿聲聞眾來講，有利根聲聞、有鈍根聲聞，利根聲聞他很聰明，一聞就開悟。鈍根聲聞呢？學習能力比較差一點。就鈍根聲聞來講，他從開始聽佛所講生滅四諦，到後來一個時候一個時候不同，佛是五個時候說法。第一個時候華嚴，那個聲聞根本沒辦法聽的，聲聞從《四阿含經》開始聽，《阿含經》以後再是方等，方等以後才是般若，最後才到法華。就聲聞來講，要每一次每一個階段只懂得那一個階段的法。比如說他開始聞的《四阿含經》時，只懂得《阿含經》小乘法門講的生滅法。到了方等的時候，只懂得方等的這個法。但是到這裏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在《法華經》這是講圓教的。這裏說「諸法之王」，既然是諸法之王，他說的這法，無論是在那一個時候，說的那一種法，只要是圓教根器的人都成為圓教。所以這裏

說佛是諸法之王，所說的皆不虛，都是真實的法。為什麼呢？祖師注解了，如來是大法王，他對萬法、一切法都得自在了。所謂得自在是什麼呢？他怎麼樣說，都讓眾生能得到真實法。所以他「一音演說」，如來用一種音聲演說這法，眾生隨著那一類的「眾生各得其解」，這就是法王說法「皆不虛也」。

對於一切法，佛以他的智慧方便演說。「其所說法，皆悉到於一切智地」。所說的法是佛說出來的，聞到佛法的人，前面有譬喻三草二木。三草，我們人道眾生、天道眾生是小草，聲聞緣覺是中草，菩薩是大草。再加上樹是小樹、大樹，三草二木。至於按照四教來講藏通別圓，藏教是三草，通教是小樹，別教是大樹，圓教什麼呢？圓教是生長三草二木的大地還有雨水。這裏佛所講的一切法，三草二木那些聞法的根機，有這些不同的。這些根機聞法的眾生，都受到真實的利益，一點虛假都沒有。這還不算，最後那一句「皆悉到於一切智地」，三草二木聽到佛「一音演說」，一種音聲演說這些法，他們都能到一切智地。什麼叫一切智地呢？祖師注解了，講的境界到究竟了，只有唯一這境界了，這叫「一」。講這法既廣大又博厚，

就叫「切」。按這法的本身來講寂而常照，本體雖然是安靜的、如如不動的，但它能起照明的作用，這叫智慧的「智」。再說，什麼是「地」呢？能生長三草二木一切的根機，這就是大地。這個大地祖師注解是無住，什麼叫無住？這個地看起來好像大地的地，這個地就是本體、就是實相、就是本性。所以在《金剛經》裏面講，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要明瞭自己本性，本性是無所住的，應該是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由本性起作用的那個心，就是要了解無住生心，就從本性起來的作用。所以在一切智地，這地就是無住的根本，就是真如本性。這裏講一切智地，就是完全證到了真如本性的本體了。在這裏講佛以「諸法之王」這種地位，他所說的法，不管前面在那一個時期，說的那一種法，在圓教根器人一看、一聽，統統是圓教。所以在法華會上那些因緣成熟了，前面迦葉說是領會了，佛就補充，你領悟還有沒說到的。真正在靈山法會上，完全領會是把每一個時期佛所說的法，以圓教根機聽全部都是圓教，都能到一切智地，都能夠成佛，這一點我們要明瞭。

佛所說的五乘說法其中有人道的法、天道的法，這裏比喻小草，聲聞緣覺是中

草。就說小草，我們徹底是凡夫眾生，這釋迦牟尼佛講人道的佛法，講天道的佛法。這一點我們要明白在那裏呢？印度外道有九十多種，他們也講天道。那跟釋迦牟尼佛五乘說法講的天道，有什麼不同呢？釋迦牟尼佛講的天道，欲界天要修十善業。要到色界天，只修十善業不夠，要修禪定的功夫。印度外道也修禪定，不但四禪天，四空天的四空定，印度外道也學，那時外道都是講天道，釋迦牟尼佛講的天道跟他就不同。為什麼不同呢？我們凡夫眾生學佛，假如不從五戒這裏開始學，天道的十善業就沒辦法修。天道十善業不學，上面修禪定工夫沒辦法學。禪定的工夫跟外道禪定不同，不同在那裏呢？佛法講的禪定，它是出世間禪，它是無漏的，印度外道學那禪定是有漏禪。怎麼叫有漏禪呢？他不明白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他以為世間禪定修成功，就入涅槃了。佛法叫我們一方面修五戒、十善、修禪定，最重要叫我們知道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要有這個認識。認識之後，雖然學到禪定工夫，比如說到四禪天、四空天那個大定，但是知道那不能把它印證真如本性，那還是世間禪定。必得明瞭真如本性，一看到修世間禪定到什麼樣工夫，他知道那是不究竟的。所以佛講五乘說法，開始講人道的就一直貫通到一切智地。開始講人道、講天道，人、

天兩道雖是小草，可以一直貫通到三草二木、到大地。人天法是如此，二乘法也是如此，乃至菩薩法一直都能貫通到一切智地。我們有這個認識就辨別了，一般現在講人間佛教，外道講生天，佛家也講生天也講天道，但是不能夠含糊籠統的，一定要辨別清楚。最重要就是說，我們在人道開始學佛法，所講的五戒就是儒家所講的，要合乎仁義禮智信。從做人開始一直到賢人、聖人，成為聖人還是仁義禮智信。就跟佛家講五戒，人乘可以一直貫通到成佛的地位，是一樣的。有這個認識，才能辨別他們現在說似是而非的這些法，我們心裏有數，說的是對或不對，外道所講的生天，當然一看就明白了。這一段最重要的，從「皆悉到於一切智地」，從人乘、天乘到二乘菩薩，一直貫通到一切智地。釋迦牟尼佛法王是「於法自在」，這是什麼呢？佛從開始先告訴很淺近的法，但卻跟外道不同的，外道法就止在那裏，由佛所講淺近的法，就可以一直貫通到成佛的那個境界，這一點我們要特別記在心裏。

接著就講前面是佛以「諸法之王」說的一切法，屬於是「教」這方面，法是教法了。能說出教法出來要有智慧，佛的智慧有權智有實智。那智慧是無窮無盡不可

思議的，就拿權實兩種舉出來，下面這段經文我們看看：

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趨·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·通達無礙·又於諸法究盡明了·示諸眾生一切智慧。

「如來觀知」，佛用智慧來觀之後了解。了解什麼？「一切諸法之所歸趨」，一切法指十法界那一種法，這萬法都有歸趨的。歸趨到那？普通講萬法歸于一。而一歸到那裏呢？歸到理上面去，理就指真如本性的理體。萬法之所歸趨，如來一觀察，知道十法界任何一法都是來自一真法界，來自人人都有的真如本性。既然萬法都來自真如本性，那就觀萬法，每一個法都是歸趨到自己的本性。

「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，通達無礙」，所有眾生深心所行，他的內心以及所實行的一切事情，如來都知道，「通達無礙」，徹底明瞭，一點障礙都沒有。換句話說，同樣是人道眾生，他的根機善根不同。天道眾生也各有不同的根機。以至到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佛都了解得非常透徹，了解到很深。「通達無礙」，這是了解一切眾生什麼根機，這都是佛的智慧，沒有智慧怎麼了解呢？

這兩句，在前面一句「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趨」，這是佛的智慧，這是契合真理，理指的就是真如本性。第二句「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，通達無礙」，這契合眾生的根機。所以後來高僧大德說法，必須把握這原則，一方面要契理，一方面要契機。只契理不契機，人家聽不明白，沒有用處。只講契機而不契理，那就變成魔說了，講的不是佛法。所以必須又契理又契機，這就是根據《法華經》這兩句來的。佛的智慧從萬法一看一觀察就是契理，然後告訴眾生，每一法都與這理相合的。說出來這些法，對那一類眾生說那一種法，因為他深知眾生的深心所行，徹底明瞭任何一類眾生的根機，所以能夠契機。

說法要契理契機，所以雪廬老人在世講經時，常常說我們要契理，對人家介紹佛法包括講經，普通勸人信佛，你講要有根據，根據什麼？根據經典。實實在在的話，我們是凡夫眾生，這經的文字，雖然一看就認得了，經的文章也看明白了，但裏面義理我們不知道，必須要根據古代祖師、高僧大德祖師注解的，以那為根據，你講出來的才能契理。古代祖師都是不簡單的人物，都是再來人，都是有修有證，

他注解的經，在今日之下，好像大家看不明白，但要契理非研究不可，必須根據祖師的，若根據現在一般人注解的那不可靠。比如說《法華經》，雪公老師過去講的，就是根據智者大師的注解《法華文句》，再參考蕩益祖師的《法華會義》，那一點問題都沒有，這兩位祖師注解出來的，都能夠契理。那契機呢？我們介紹佛法的人，自己要多多下些工夫了。怎麼樣認識根機，這裏就講契機這方面，要知道「一切眾生深心所行，通達無礙」，這個契什麼機呢？契十法界的根機。十法界的根機，佛是在十法界之內，佛以下菩薩、二乘，然後六道凡夫都是在十法界，佛自己明瞭自己是佛。這為什麼要明瞭自己呢？我們自己在學佛，同時我們也勸人家學佛，必須自己知道自己在什麼程度。佛知道自己在佛的地位，對佛以下的九法界根機統統明瞭。我們沒到那個程度，甚至菩薩法界也不到，連二乘羅漢，我們都還沒證到，自己是徹底凡夫，怎麼知道眾生根機啊？那必須根據經典，我們要學習經典。有人說我們學淨土法門，只念佛好了，不要研究教理，說是那麼說，那是對沒有研究教理能力的人，他一個字也不認識，你叫他怎麼研究呢？只是那麼說，你可以不必研究經典。如果說有能力也認識字，不管是多是少，還是要研究教理。研究教理之後，

把經看多了，自自然然眾生是那一種根機，你就明瞭，自己是屬於那一種根機自己也明瞭，然後說法才不會隨便說。

怎麼樣知道十法界的根機？這把上面兩句話結合起來，一個是「知諸法之所歸趨」，一個是「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，通達無礙」。必得知道諸法歸趨才能契理，契叫合，契合這個理。又知道眾生深心所行，才能契合眾生的根機。這兩者，就講契合眾生根機，比如說人、天兩道眾生，佛跟他講什麼呢？跟人講人道的法，跟天道講天道的法。對於人道聰明一些的人，可以一起合起來講，講五戒十善，這就是人天兩道的法。對二乘聲聞緣覺，可以先從四念處、三十七道品這些基礎的法開始講。若菩薩就跟他講六度法門，他都能夠接受的。由別教菩薩一直可以貫通到圓教，到妙覺證到佛果，這都是十法界的根機。由於根機不同，對象不同，所說的法也不同的。比如說對人天的根機，就說圓教高的法，那沒有人能夠接受，不接受反而起了毀謗。所以前面講這部經，因緣不到不能講，講了招來毀謗。佛在這裏講，知道各人的根機，然後才契合那一種根機講那種法。雖然法講出來有差別的、有不同的，

但是歸趨到一個理上面就沒有差別，這就是祖師講差就是無差。法門分別講有不同的，歸到理上面就完全是一個理，沒有不同。這裏講知所歸趨，通達無礙，說有差別法，歸到理上面，無差別的，差即無差。

就前面那兩句，講到權實二智，說不同的法，說差別法這是權智。用權智才能針對眾生根機，說不同的法叫權智。雖然權智說不同的法，但是每一種法都可以引導歸到一真法界，歸入到真實的理上面這就無差，這就是實智。有權智就能明瞭，就能歸到實智上面。

後面講「通達無礙」，怎麼算是通達？怎麼算是無礙？必得明瞭差即無差。講方便法這權智，就方便法這權智來講，就是實智，權智與實智完全融會在一起，圓教就是這個說法。如果不能了解差即無差，認為方便這是假的，這個實智才是真的，始終分別不能圓融起來修的話，那就有妨礙的，那就不通了。要通達要無礙，從方便智可以貫通到實智，權智可以貫通到實智，從實智可以用權智，權實二智就是能夠這樣圓融起來，這才是通達無礙。

「又於諸法究盡明了，示諸眾生一切智慧」，上面這一句，佛講如來又於諸法，在一切法上面如來都明瞭。明瞭什麼呢？不是我們普通人明瞭的。就是九法界大菩薩以下，從大菩薩算，然後聲聞、緣覺到六凡，我們有些明瞭但是不究盡。大菩薩也不究盡，必須到成佛為諸法之王，他對一切法才究盡明瞭。明瞭最徹底，沒有一絲一毫不明了，諸法明瞭。「諸法究盡明了」，祖師注解這指的實相真理。換句話說，諸法究盡明瞭，把所有的無明，枝末無明指的見思惑，還有根本無明。塵沙惑、無明惑，全部把它破除乾乾淨淨的，這諸法就是實相法，一切法就是真如本性。「諸法究盡明了」，祖師叫實相理，實相理就是真如本體、就是真如本性。

明瞭真如本性「示諸眾生一切智慧」，佛給眾生說一切法，就是把這智慧開示顯示出來給一切眾生。開示給一切眾生什麼智慧呢？這一切智慧就是佛的智慧。祖師注解叫圓極智，圓到極處了的這個智慧，這叫一切智，一切智實際上講是一心三智。怎麼是一心三智呢？我們眾生學佛開一切智，一切智是證了阿羅漢果了，菩薩是道種智。一切智，是他知道一切萬法皆空這智慧。道種智，是菩薩知道世間萬法，

那一種法是怎麼來的，是什麼一個情況，菩薩要明瞭，這叫道種智。不明瞭萬法，怎麼對眾生弘揚佛法呢？最後是佛的一切種智，前面說在二乘方面一切智比不上佛的一切智，菩薩的道種智也比不上佛的道種智。就佛來講，這一切種智是三種智慧在佛一心之中，叫一心三智。這一切智慧在佛的心裏面就是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，佛就把這種智慧來開示給眾生。

這兩句就是告訴眾生，前面佛法講差就是無差，這裏講無差就是差別，為什麼呢？佛把諸法明瞭，然後示諸眾生一切智慧，講差別法、講權智。由權智而到了實智，所說的法，眾生就能夠接受。

上面兩段，前面一段是講，佛說教是權實兩種教法，後面這一段，佛有權實兩種智慧。這是在這一品裏面講的「法說因緣」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七)

第一〇二講

迦葉·譬如三千大千世界、山川谿谷土地·所生卉木叢林、及諸藥草·種類若干·名色各異。

「迦葉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」，從這開始就講譬喻了。前面講的法，法不容易明瞭，所以再用譬喻跟這法來對照，更容易了解了，所以從這開始拿藥草來作譬喻的。先講三千大千世界以及叢林諸藥草，把它分成兩大類。這些卉木叢林及諸藥草，誰能生這些東西呢？「三千大千世界、山川谿谷土地」，這是能夠生萬物。「所生」的就是「卉木諸藥草等等」，把譬喻的這些能生所生先明瞭，經文它就一步一步表現出來。

能生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山川谿谷土地，所生的是花草樹木。下面把這些東西，譬喻在佛法上面。佛法講，正報是指我們人身。還有依報，把譬喻合到佛法上面來講。請看二二一頁第十八講表，我們看這一段兩種比喻，「二喻」，是兩種比喻。第

一行「山川谿谷地」，這喻的什麼？是「五陰」。第二行講「根莖枝葉」，這是喻的「信戒定慧」。

「山川谿谷地」譬喻「五陰」，五陰是我們人身的正報，山川谿谷地是我們的依報，是外面的環境。這裏講譬喻，看起來好像是兩回事情，真正說起來山川谿谷地是色法。我們人身上的色陰就是色法。山川谿谷地這個色法，和我們人身上的色陰，是一回事情，是同一體的。這個大家研究唯識就知道，第八識有相分、有見分。依報的相分就是山川谿谷地，正報相分就是我們五根之身，都是第八識。所以佛家講萬法唯識，或說萬法唯心，它基本的理就是在這裏。懂得這個道理，我們要用包括自己修行，和自己到外面弘法利生，指導眾生來運用這個法，解決生死問題，解決世間各種問題，憑這個道理就能解決。山川谿谷大地既然是我們第八識的相分，我們根身跟相分都在第八識裏面。第八識相分要聽從見分指揮。就我們凡夫眾生來講，見分在運轉是要很有秩序不亂的。就儒家學術講禮，言語、行為都要有一定的秩序，不亂。佛法講見分在運轉，見分就是我們的思想在那裏無論作什麼事情，說

話也好、各種行為也好、研究學術也好，都是在那裏正常運轉，也不急也不慢，這表示他這心理有定功，有這心理在轉就帶動相分在轉。心理運轉很正常，心理沒有毛病，五根之身也正常運轉，血液循環很正常，氣體在那裏也正常運轉，身體也沒有什麼毛病。但是凡夫眾生人人都有病，為什麼呢？誰叫我們是凡夫呢？我們修道就是要超凡入聖，學到聖人地位。所以學的時候，真正老老實實在用工夫，就能轉變境界。

以山川谿谷地來譬喻五陰，怎麼配合呢？五陰第一個是色陰。色陰就拿「山」來譬喻，因為山是很明顯的，一看就知道這是山。「川」呢？比喻受陰，五陰色受想行識，川是受陰。受是我們人接觸外面的境界，都有一種感受，外面境界一接觸是苦的感受、是樂的感受，不同的，還有不苦不樂的感受。詳細分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，五種的感受它都變動不居的。這個拿川是河川，河川那個水在流動，就比喻我們人苦樂憂喜捨的感受隨時在那裏變化，現在講刺激反應。外面任何境界對我們人就是一種刺激，一接觸刺激就有所反應，講刺激反應還是遲了一步，就受陰來講，

跟外面一切的境界一接觸，這受就起現行了。所以祖師注解講，這河川的水有滿的時候，有水少的時候，在久不下雨，河川有乾的時候，拿這個來比喻我們人的這種感受，用川這是很恰當的比喻。

「谿」，谿譬喻想陰。為什麼說是想陰呢？我們人心裏各有各的想法，各人不同，想在心裏人家也不知道。谿是山下面很深的溪，比如從山上流出來的溪水，那個就叫作谿。這個谿譬喻想陰，它從山上流下來有彎彎曲曲的，有時看得見、有時看不見。這表示我們一個人思想，就是那樣狀況，有時候想法明確，表示出來人家知道；有時候自己在打妄想，誰也不知道，那是不清楚。凡夫眾生想法總是不那麼直爽，都是彎彎曲曲的，這是想陰，用谿來比喻想陰。

「谷」是山谷，在山下很深的谷，它譬喻行陰，行陰是很難看得到的。在佛法裏面受想行識，受想行是心所，識是心王，有的把這四個都比作心王。怎麼比？例如前面受比作五識，想是第六識，行陰是第七識，很難看得見的。比如說想陰，雖然是彎彎曲曲是第六識，第六識自己還明瞭。有時候你的想法，人家懂得心理學的

人，心裏的事情人家還知道。但到行陰第七識，那就很難了，再高明的心理學家，他也不知道第七識，他頂多知道第六識而已。所以第七識行陰，連我們每個人自己都不懂。所以祖師講，行陰是非常幽隱難見，非常幽暗隱密的，很難看見發現出來，這就拿高山之下那深谷，人家也很難看得到，拿這個比喻行陰。

這個「地」講山河大地，萬物都依靠大地才能生長，才能夠存在。我們人身上五陰都是以第八識作依靠的。比如說前面講的想陰、行陰都是依靠第八識，五識的受陰也是依靠第八識。我們修道人要轉識成智，要把八個識轉成智慧，從那裏開始轉？就從想陰轉。想就從第六識轉，帶動第七識。把第六識、七識有凡夫眾生這些妄想，這些亂的心轉到不是妄想，轉到清淨的念頭。由亂心轉到一心，從那開始轉，就從第六識妄心轉。並不是說我們一開始就叫第八識轉，第八識怎麼轉法？必須由前面第六識來帶動第七識一轉轉成功了，第八識一下境界就能改變。因此了解五陰的關係，在用工夫時，普通法門也好，特別法門就是念佛法門，都是這樣轉。普通法門用戒定慧，用持戒、修定在那裏轉；我們念佛法門就用一句佛號在那裏轉，是

一個樣子。不過普通法門在這世間轉，由凡夫眾生轉到佛的地位，要三大阿僧祇劫。我們用佛號來轉，這一生當然沒辦法把無明煩惱斷除、轉乾淨，當然辦不到，可是發願到極樂世界去那可容易了，到極樂世界還是要轉，不轉怎麼成佛呢？可是到那個世界一轉就快得很。那些煩惱眾生，雖然帶業往生，那些凡夫眾生一到極樂世界，煩惱都不起現行了，再加上有阿彌陀佛以及那些大菩薩在那裏教化。我們這世間，別說釋迦牟尼佛不在這世間，就是迦葉、舍利弗，現在也不在這世間，我們每天接觸的都是煩惱眾生，他看你在念佛，就說你念什麼佛？你趕快去發展世間事業好了，就把你拉得退轉，這就很難成就。所以淨土法門的好處，是把這個環境換了，換到極樂世界一生成佛多快。所以這裏講五陰，無論是普通法門、是特別法門，講到五陰用工夫，都是這樣用功方法，都要用第六識在那裏轉。

這個五陰是色受想行識，五陰包含十法界的因果，一切法都包含在五陰裏面了。怎麼說呢？五陰分開來講五種，再歸併分類來講色心兩種而已。色受想行識，色陰是色法，受想行識是心法。十法界以及十法界一切正報依報，不外乎色心兩大

法而已。這兩大法講到因果，因果裏面有習因、習果，學習的習在這裏是講因果方面，不是學習的意思，習是當習慣講。習慣好懂，它叫續，習續。比如我們心理起的念頭，這念頭起來是善的念頭，接著第二個念頭起來，還是善的念頭，一直相續下去，這個念頭把它作因叫習因。開始起來善的因叫習因，後續的，後來繼續的接上去，那叫果，叫習果。一念善的念頭起來，前面叫習因，後續善的念頭起來，不斷後續起來叫習果，那個習果叫做等流果，跟前面同一類的。就善的方面講，前面因是善的，後面也是善的。如果就惡的來講，前面一念是惡的，後面起來也是惡的。前面習因是惡因，後面習果也是惡果，後續那個念頭跟惡念是一致的。我們眾生心法是這樣，一切習因習果，都依照這裏講十法界的因果，都從這裏作為依靠，離不開這十法界。

無論是習因、習果，都像花草樹木一樣，習因、習果是離不開十法界裏面的。這五陰也好，習因習果也好，花草樹木也好，都是差別的。這草、那草，這樹木與那樹木不同。我們每個人五陰都不相同的，各有各的想法。色陰這個身體有那個完

全一樣？沒有啊。就是家裏兄弟姊妹，各有各的身體不同，想法也不同，心理都不同的，這叫差別。雖然是不同，就人類來講，都是同一個形狀，頭在上面、有五官、有四肢，大家都一樣的，差別之中，有無差別，這還是講相。真正說起來，一切差別法到圓教，都是無差別法。在靈山法會上，佛就叫法會上大眾們，無論是聲聞弟子、是天人也好，都了解。前面講的那些差別法，舍利弗智慧高的領會了，迦葉他們幾位智慧中等的也領會了，也知道了，但那個知道是他們的境界，是聲聞眾的，除那以外還有菩薩法，那多得很。別教到圓教，現在佛統歸到圓教。講差別法，最後歸到圓教法門都是一元的。就好像那些花草樹木，都是在大地上長出來，都是依靠大地。佛講的法，原來方便法讓大家了解，各種程度不同的人讓他了解，現在進一步讓他殊途同歸。方便有多門，然後歸到圓教法門。那些方便法，都可以直接貫通到成佛的圓教法上去，這一段是講這個意思。

看這經文，佛就跟迦葉說了，「迦葉，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山川谿谷土地」，這「是能生萬物有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等，它「所生」的東西就是「卉木叢林及諸藥

草」。卉木叢林和諸草藥，「種類若干」，就拿藥草來講，有草本、木本、動物、礦物好多，種類太多了。「名色各異」，各有名稱，各有它的形狀，統統不同的。這一段經文是講譬喻，能生所生的，在無差別之中而有差別。

密雲彌布·徧覆三千大千世界·一時等澍·其澤普洽。卉木叢林、及諸藥草·小根小莖、小枝小葉·中根中莖、中枝中葉·大根大莖、大枝大葉·諸樹大小·隨上中下、各有所受·一雲所雨·稱其種性而得生長·華果敷實。

「密雲彌布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」，一直到「華果敷實」，這一大段是講「能潤所潤來說明無差而差」。比如說花草樹木叢林等等，生長出來需要雲雨來滋潤。接受滋潤的這些萬物各各不同，所感受到雲雨來滋潤的，所得的受用也不同。比喻佛所說的法，就跟天上的雲也好，下的雨也好，都是平等的，但學佛人程度不同，所得的利益也不同。因此這一段經文就講能滋潤所滋潤，能滋潤是平等，所滋潤是接受滋潤的萬物不同。能滋潤是無差別，所滋潤的才有差別，是講這個意思。

「密雲彌布」，天上很密的雲層，彌布就是分布、布滿在天空，彌是無處不布滿在天空裏面，密雲布得很多。這是什麼呢？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」，這密雲徧覆蓋在三千大千世界，到處都是的。「一時等澍，其澤普洽」，一時，就時間來講，澍就是用雨灌注，雨下來。這一時平等的雨在三千大千世界，不是同時下雨，這兩水平等的滋潤三千大千世界的萬物。「其澤普洽」，它潤澤的這種道德是普遍的，洽是什麼？普遍都能讓萬物得到滋潤。洽當和字講，這裏是講得到霑溉的意思。

這密雲的密字，合在佛法上來講，密就是指的佛身口意三業都是密的。佛以應身到世間來，我們不了解，是密的。佛口說的法我們也不了解。佛從心裏度化眾生，要從心裏用口說出來的法，我們也不了解。所以身口意三種就佛來講都是三密，這三密在經文就用雲來比喻，叫密雲。「密雲彌布，徧覆到三千大千世界」，那就是佛的三種祕密，我們凡夫到什麼程度，只能知道那一種法，不能徹底明瞭的。

「一時等澍，其澤普洽」，佛的音聲用四無礙辯才，就跟一時等澍一樣的。其澤普洽，天台講五時八教，有祕密、有不定，都是講滋潤萬物有不同的受用。

「卉木叢林、及諸藥草，小根小莖、小枝小葉，中根中莖、中枝中葉，大根大莖、大枝大葉，諸樹大小，隨上中下、各有所受，一雲所雨，稱其種性」，這是表裏面講「根莖枝葉喻信戒定慧」。卉木叢林、諸藥草都有根莖枝葉，而這根莖枝葉怎麼比法呢？根比喻信，莖比喻戒，枝比喻定，葉是比喻慧。

前面講開權顯實，方便法都歸到圓法了。現在四種根、莖、枝、葉，比喻信、戒、定、慧，其中再分「小根、小莖、小枝、小葉」，這信、戒、定、慧，小的比喻人、天二道眾生。「中根、中莖、中枝、中葉」比喻二乘：聲聞、緣覺，那就說聲聞、緣覺的信戒定慧，跟人天不同，高一等。這大的呢？「大根、大莖、大枝、大葉」是三藏教菩薩法門的信戒定慧，跟聲聞緣覺又不同，他比二乘又高。還有樹木有小樹、有大樹，小樹是通教的菩薩，大樹是別教的菩薩。

所以這裏講大小中，「諸樹大小，隨上中下」，諸樹有大小，就隨著有上中下，這些不同學習的人，比喻這些卉木叢林「各有所受」。雲下的雨是平等的，所以「一雲所雨，稱其種性」，一個雲層化成雨，雨下來都是稱其種性，都合乎每一個種性。

種性就是代表那些花草樹木，它是小的、中的、大的，各得其所潤。

最後這兩句「而得生長，華果敷實」，那些華草樹木，在平等的雨水降下之後，雖然各得其潤，滋潤不同，但都能夠生長。生長到後來都能華果，開華叫華敷，敷就是開了，都能開華。實就是能結果，果還結得很好，叫作「華果敷實」，都是開華結果，都能成佛。

這兩段經文在講表上是「二喻」，經文那麼多不容易記得，一看「二喻」馬上想起來，裏面包含這麼多的佛法。這些佛法都由方便法到實法，佛講權實兩大法，最後歸於一真法界，歸結到圓頓法。

第一〇三講

雖一地所生・一雨所潤・而諸草木、各有差別。

「雖一地所生，一雨所潤」，所生、所潤就是在大地上生長的萬物，這萬物太多了，經裏面把它列出三草二木作個代表。這三草二木前面講比喻學佛的人，前面都說過了。這裏「雖一地所生」，這三草二木代表萬物，雖然是由一個大地生出來了，同時也由天空下的雨，「一雨所潤」的。就地來講它是沒有差別，雨也沒有差別。天空下雨，不是說那一種華我替它下雨，那一種樹木我特別替它下雨的，沒有這意思。天空下雨是為了大地上所有三草二木都平等的，雨下下來替它滋潤。所以說「一地所生一雨所潤」，就地來講、雨來講是平等的，沒有差別的。然而所生所潤的華草樹木，「而諸草木」，諸草木簡單講三草二木，詳細講是萬有的草木，太多了。「各有差別」，每一種草，比如這根草跟那根草，同樣是一棵草，但是長出來各不相同。一棵樹它的樹枝子，樹葉子都不相同，各有差別。

諸草木前面講用三草二木作代表，「三草」：小草比喻人道眾生、天道眾生，人天兩道程度很淺，只能合乎小草；到了中草聲聞緣覺二乘，他們可以出世間的；大草就指的菩薩。「二木」呢？在菩薩當中，同樣是菩薩，地位有淺的、有低的、有高的。兩種樹木，小樹木就是天台宗講的合乎通教菩薩，大樹是別教菩薩。還有圓教呢？圓教是能生，圓教是代表大地，代表天空下雨，它是能生能潤的。這樣看起來「一地」，就如同圓教，「一雨」，也是圓教。釋迦牟尼佛用一種音聲說法，如同開發五乘的善根。五乘就是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雖然聽佛一音平等的說法，這五種善根的眾生，聽到佛所講的法能夠領悟的道理，有五種程度不同。我們人天二道，聞到佛法，只能了解人間日常接觸的，我們所知道那些事情的道理，拿佛法所講的跟人間道理事法一合，很接近，我們能懂。高一層天道的，我們就很難接受了。天道要講十善，為什麼講十善業？為什麼要做一些好事，對無緣無故與你毫無關係的人，你要做善業去救濟他幹什麼？這是人道眾生的心理程度淺，不了解天道眾生。天道眾生他的善心比人道善心又大了，所以我們對天道的善不大了解。再往上聲聞緣覺，不但要作善事，還要作無漏的善，自己拿財物布施出去，在心裏面就

如沒有拿出去一樣的，這叫三輪體空。必須這樣學，這善法才能變成無漏的法，才能了生死。比聲聞緣覺再高一等，他還是要作善業、作功德，比這個又要深，那是菩薩了，所以一層一層不同就有差別。佛在這裏講，雖然各有差別，佛在過去都說明了，可是到靈山會上一開權顯實，叫靈山會上大眾要明白：凡是佛以前所講的，到這裏都會到圓教上去。圓教直接就能夠成佛，剛才這一段是講這個意思。就是把譬喻的話拿三草二木之中，藥草作譬喻。

譬喻名目都說完了，這後面是什麼呢？就把譬喻的事物合到佛法上面來。下面這一大段叫作「法合」，拿佛法跟譬喻的三草二木合起來，讓我們了解。

迦葉·當知如來亦復如是、出現於世·如大雲起·以大音聲、普徧世界天、人、阿修羅·如彼大雲徧覆三千大千國土。於大眾中、而唱是言·我是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·未度者令度·未解者令解·未安者令安·未涅槃者令得涅槃·今世後世、如實知之。我是一切知者、一切見者、

知道者、開道者、說道者、汝等天、人、阿修羅眾、皆應到此。為聽法故。

我們先看經文，釋迦牟尼佛就告訴迦葉，因為迦葉在前面，他說在靈山會上聽到佛講妙法，開權顯實的時候，他了解佛所講的意思了。而佛說迦葉你說的意思，更多佛法，你還沒有講得到的，所以在這裏面佛就稱呼「迦葉」，你應當知道「如來亦復如是」，就前面講的，亦復如是，說的譬喻——藥草三草二木。那三草二木就代表大地雨水所生所潤的萬物，這萬物說到法上來講，代表一切眾生，「亦」也是這樣的。「出現於世，如大雲起」，佛就說他自己，如來，我這佛也像天空那雨來滋潤三草二木，我出現世間也是這個意思。這「出現於世」是什麼呢？大家知道佛有法身、報身、應身。「法身」無處而不在，我們學佛必得明瞭佛的法身，佛的法身跟我們眾生的法身完全一樣。再說「報身」，佛原來跟我們凡夫眾生一樣，有生死有輪迴，然後他發心學佛，把無明一層一層去乾淨了，法身完全顯出來了，這就成就他的報身。報身就因為他多生多劫修行，修行不是別的，就是把這無明——枝末無

明、根本無明，把它破除得乾乾淨淨，就證到法身了，這是他所得的報身，成佛以後叫報身。這報身凡夫眾生看不到他的高大身。我們看佛憑想像來講，就如同地上螞蟻看喜馬拉雅山，螞蟻看得到看不到？牠心量也小，根本看不到的。我們要看佛的報身也是如此，看不到，只有大菩薩、法身大士才看得到。佛到世間來，用什麼身分呢？「應身」，應眾生所求的，眾生是什麼根機，他才到世間來。比如釋迦牟尼佛到我們人世間，來度化眾生，就應人道眾生的根機，到世間來八相成道，他的身分是應身佛。「出現於世」，他以應身佛出現到世間來，我們人道眾生所見的釋迦牟尼佛是丈六身，一丈六尺高那個身，比我們普通人身高一些，但不能相差太遠。假如相差太遠人家就把佛看得很奇怪了，佛就不能跟我們眾生說法了，所以「出現於世」，身體一切言語都與人間相合的。雖然如此，可是用前面比喻的話，「如大雲起」，就如同天上大雲層。我們看普通天空上一片雲，那是小雲看得到，真正大雲我們看不到。所以佛到世間來，如有大雲起來了，還有「以大音聲、普徧世界」，普徧世界「天、人、阿修羅」等，都聽到佛音聲。佛就像大雲「徧覆三千大千國土」，大雲有這種功用。

「大雲」，什麼叫大雲？對於大雲我們看不到，只看天空偶然起了一些雲，那個不算大雲。我們不知道的就是祕密，大雲就有它的祕密。什麼祕密呢？大雲有形狀，形狀我們只看一部分，整體的看不出來，這雲就有雲的祕密。大雲有音聲，我們也聽不到，誰聽到雲在天上飄來飄去還發出聲音出來？我們感覺奇怪了沒有？但是大雲有音聲的，這就是音聲的祕密。從大雲比喻佛說法，出現到世間以應身出現世間來，就如同大雲它有形狀，我們對佛的應身，只知道、只看得見，跟我們人道眾生這個身體差不多，這方面我們才看得見知道一點。更多的身分、高大身，我們看不到。這如同大雲的形狀，我們只看到一部分，整體看不出來，這是佛的身分祕密。佛說法的音聲，說人天法、說聲聞緣覺法，這法當中含有圓教菩薩法門，我們也不懂。這如同大雲有音聲，我們一般人也聽不到，這大雲有音聲就比喻佛說法的音聲。我們人有身口意三業，成佛以後也有身口意。所以佛出現世間是應身，像人一樣有形狀，這是「身」的祕密，說法音聲這是「口」的祕密，意識那更深入了，只有身口兩種表現出來，所以佛身口意三種的說法都是祕密。就是因為祕密、無窮無盡的佛法，約起來就是權實兩種法展現出來的智慧。我們眾生對於佛所說的法，

這種的智慧知道的太少，少得可憐。不但凡夫眾生，就是迦葉尊者，佛為什麼說這些呢？就是講給迦葉尊者聽的，我在靈山會上講的法，那只是二乘這個境界的人所悟的，其餘的法那還多得很。

「以大音聲、普徧世界天、人、阿修羅，如彼大雲徧覆三千大千國土」。佛的音聲說法如同大雲一樣普徧。世界，祖師注解就是十法界，佛的音聲一說出來，十法界的眾生都在其中，最低的人天阿修羅三善道，聽到佛的音聲，他能得到聞法的利益。再擴充到十法界，所有的九界眾生，都在大雲徧覆之下，接受他的教化。

「於大眾中、而唱是言」，就在靈山會上，在大眾之中，佛「而唱是言」，從「我是如來」到「為聽法故」，這一段佛在靈山會上告訴大眾，佛用這音聲說出「六種法門」。這六種法門都含在後面一大段經文裏面。如果照經文一直講下去，可能我們抓不住要領，過去雪公作有講表，請看第十八張講表第二二二頁。

各位先看「六種法門」。六種法門第一個「十號」，十號是成了佛，無論那一尊佛都有這十號。說十號還是講得最少了，多講的話，任何一尊佛成了佛，他的名號

都有一萬種名號。可是我們眾生理解能力愈到後來愈差了，所以減成為一千個名字。一千名字後來再減為一百個名字，由萬名、千名、百名字，到後來，我們人間眾生根機差得很，所以只講十個名稱。

剛才經裏面講，我是「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」一直到「佛、世尊」這十種名號。普通學佛的人都知道，不必詳細講。其中「明行足」講法內容也很多，再簡單的說，「明」指三明，成佛都有三明，「行」是佛度化眾生一切的行，明行都具足了這是一個號。其餘的，「調御丈夫」，佛都有這種能力，不管什麼樣的眾生，性情柔軟的眾生，他就用柔軟的言語來引導他、攝受他。剛強難化的眾生，他就用折服言語來教化他，使得那些眾生都能調御得很好，都能調理得向大道，最後都能成佛，叫調御丈夫。

第二條就是，經文講「未度者令度」，一直到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」。這一段是「四宏誓願」，這表第二二二頁，各位看這一段「四宏法門」。

這「四宏」我們普通知道的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

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。這四宏誓願，任何一尊佛在因地發菩薩心，都發這四個大願。不管是那一尊佛，他發菩提心的時候，都要發這四種願，這是共同的，這是「因地」。到「果地」是什麼呢？果地成了佛，成了佛就是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也是根據四宏誓願來的。四宏誓願與佛的大慈大悲，都是就苦集滅道四諦來講。

經文裏面講，「未度者令度」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在這裏說，佛到世間來為的就是度化眾生。「未度的眾生」指的什麼？那是苦集滅道苦諦的眾生。我們現在是痛苦的眾生。苦集這兩個，「苦」是結果，「集」是原因。我們人在世間一生下來，就要接受種種的痛苦，這痛苦是果，這果是過去造成的，集來的。貧窮或富貴，我們現在在不管是什麼樣的人，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八苦是共同的，這是苦的眾生。在苦惱之中受苦報眾生，還沒有度，佛一定要度化過來。度眾生，要眾生先了解苦的原因，他才不會繼續造業，那就是集。學佛一定要懂得因果，他不懂過去的因，那必得要了解，佛要把這因講得清清楚楚了，「未解者令解」。

「未解」這「集」，我們任何一個眾生，大財富也好，大皇帝也好，在學術上

世界級學術大師也好，集他都不懂。「集」是什麼呢？比如說生老病死怎麼來的？這原因是生老病死的集，誰知道？佛說生老病死這個原因，這因就是一念不覺起了無明，有根本無明再有枝末無明。枝末無明就是貪瞋癡慢疑這些。貪愛，主要指男女之愛，這是生死主要根本。這集誰知道？佛叫大家知道，要了生死，這方面都不了解，他怎麼用功呢？「未安」講的是「道」，要叫眾生了解世間苦集因果，必得要講佛法。「道」就是叫人家求出世法，明瞭怎樣可以了生死。生死的原因在那裏叫道，一般眾生連苦集都不知道，道怎麼知道呢？佛要說法，叫眾生把心安在道上。眾生心沒安在道上，佛就叫他安在道上，「未安者令安」。

「未證」下面「滅」了，滅就是修道修成功了。就小乘來講，證了羅漢果，六道生死輪迴問題解決了，出了六道了。就菩薩法門來講，不但了分段生死，也了變易生死一直到成佛，得了大涅槃這叫作「證」。佛在這裏講「未證者令證」，這前面經文說「未度者令度，未解者令解，未安者令安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」，研究經典你看看，前面都沒有說未安者令得安，只有在「未涅槃者令得涅槃」。這「得」就

像研究詩一樣，是詩眼，因為你講滅，不是一下就成功了。我們一學佛一研究經典，馬上就成佛了，那有這道理？就是四果羅漢，也是要多生多劫在修，才證到羅漢果。所以這裏講未得涅槃，懂得這個道理，按照道理去修，才能得到涅槃，不是馬上入涅槃。

「四宏法門」，下面是「大慈大悲」，成佛以後就是大慈大悲，「大慈」就是與樂，「大悲」是拔苦。大悲拔的是什麼苦呢？就是苦集這兩種，佛以大悲的心，讓眾生苦能化掉，度化過來，集能夠解，把這苦拔除掉。大慈讓眾生心安在道上面，最後能證到滅，證到成佛，這是佛的大慈讓大家能成佛，叫拔苦與樂。這是成佛以後在果上面，佛才稱得起大慈大悲，他對眾生就能拔苦與樂。

「今世後世、如實知之」，就講佛有「三達」。第二二二頁講表上看「六種法門」，第三講三達之法，也叫三達法門。「三達」就羅漢來講三明，就佛講三達，「達」是完全通達了，沒有一點障礙。這三達是天眼、宿命、漏盡。這是佛跟羅漢不同的，羅漢雖有天眼通、宿命通、漏盡通，羅漢講三明。跟佛一比小得很，佛這三達就是

最徹底最圓滿的三達。比如說佛的「宿命達」，他把所有的眾生宿命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修道的眾生，他什麼時候開始發心學佛？學了多少時候？未來什麼時候證果？什麼時候成佛？佛知道清清楚楚的，因為有這樣的通達，才可以給他的弟子來授記。佛才能授記，別人誰能授記呢？

「我是一切知者」，講表裏面說是「一心三智」，就是在佛一心裏面，有一切智，道種智，一切種智三種智慧。

「一切見者」，一切見者表示佛有「五眼」，五眼是什麼呢？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，後面才講佛眼。前面四種眼，比如說凡夫眾生有肉眼。「天眼」是天上的，在人間修道的人有了定功，也可以開天眼。「慧眼」呢？小乘弟子他得到偏空的無相智慧，就開慧眼。「法眼」是菩薩他廣度眾生，他要具備法眼，什麼法他要了解。前面四種眼，雖然菩薩都有，但都比不上佛。所以佛最後加上佛眼，把前面都涵蓋起來，都到圓滿那種境界。

後面經文講，佛說我是「知道者、開道者、說道者」，這在講表講「三不護」。

什麼叫三不護呢？就是「身口意三業」不要護的。我們凡夫眾生身口意沒有遮攔的，說話也隨便說，口業沒有遮攔的，身沒有約束的，意識成天在打妄想。修道的人要守護、要守戒了。這言語不要妄語，身不要殺、盜、淫，這些都要戒了。身口意都要戒護，戒就是防護，防護身口意，不要被外面那些把我們本有道德智慧破壞了。我們身口意都有真法，真的身口意是佛的身口意，那是無漏的，因此修道人要護。到成佛不用護，他成就了。成佛什麼呢？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，全部把它斷除乾淨了。有無明才造業、才有煩惱，然後學佛才護，才不犯罪的。成佛無明全部斷乾淨，他不用護了，所以「三不護」。三不護就有智慧，所以「意業身業口業，隨智慧行」，他要怎麼用都可以的。佛說的言語，身體所表現的，意識所想的都是智慧。這「三不護」，經文裏面，「知道者」知道是意業，意業隨智慧行。「開道者」是佛的身業隨智慧行，「說道者」是佛的口業隨智慧行。

「六種法門」講完了，知道佛在說的法，總體有六種法門，所以佛說：「汝等天、人、阿修羅眾」，釋迦牟尼佛說你們大家，包括天、人、阿修羅大眾，靈山會

上還有二乘菩薩都包括了。「皆應到此」，大家都應該到這裏面來，為什麼呢？「為聽法故」，到這裏來不是為別的，是來聽法的。

這一段把前面舉的「大雲」，比喻佛說法，「六種法門」，是把比喻結合在佛法上面。

第一〇四講

爾時無數千萬億種眾生。來至佛所、而聽法。

「爾時」，就是指的前面講到「一切知者，一切見者、知道者、開道者、說道者、汝等天、人、阿修羅眾」，都來聽法了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就說「無數千萬億種眾生」，「無數」是數目太大了，再加上千萬億種。「千萬億種」是無數的千萬億種，有這麼多的眾生。「來至佛所、而聽法」，大家這時候都來到釋迦牟尼佛這靈山會上來聽法。

這裏講那麼多的眾生，實際什麼叫「眾生」呢？就是《心經》講的五蘊和合的才有這眾生。五蘊又叫五陰，色受想行識這五者和合起來，我們現在都是眾生，其他眾生也都是，比如說畜生道眾生，也是五蘊和合的，天道眾生、地獄道眾生，特別一點他是業力化成的。地獄道是化生的，整體說起來，我們在六道之內的眾生，都是五蘊合起來的眾生。這五蘊其中有心法、有色法，色受想行識。「色法」包括

山河大地，三千大千世界。「心法」呢？就是每一個眾生受想行識這些心理。因此在這裏講眾生，既是五蘊和合的眾生，就包含三千大千世界，以及我們人人都有五蘊。「無數千萬億種眾生」，就代表三千大千世界，以及山河大地、我們眾生的五陰，這些都叫眾生。單純講，單指有情的人道眾生、其他六道眾生。整體說，情與無情都是一體合起來的眾生。我們看三千大千世界，就看我們地球，這個山河大地都是我們本身共業造成的。大家都有第八識，每個人第八識合起來，才有地球這山河大地。這樣看起來，從眾生本身他就有色法、有心法。眾生本身以外，山河大地以及無窮無盡的太虛空都是眾生。這裏眾生是這個講法，整個情與無情整體都是眾生。這樣看眾生，看看「無數千萬億種眾生」有多少啊？真是說不盡。這麼多的眾生來聽佛法，有多少佛法讓這些眾生來聽？有這麼多眾生來聽佛法。

如來於時·觀是眾生諸根利鈍·精進、懈怠·隨其所堪、而為說法·

前面那麼多的眾生來到佛所、來聽法，是譬喻大地是能生的，華草樹木是所生的，眾生跟大千世界。把那個比喻合在這裏。現在就講所潤的，「如來」在這個時

候，「觀是眾生」，指的上一段講無數千萬億種眾生。如來一觀，眾生他們既然來聽佛法，來的眾生那麼多種類，各有各的根機當然不相同的，要詳細的講，每一個眾生各有自己的根機，那差別太多了。再把它歸併起來，簡化簡化成為利鈍兩種根機。再說這些來學佛的眾生，是用功還是不肯很用功的？肯用功就是精進，不肯用功就是懈怠，這個都是釋迦牟尼佛在那時候來觀那麼多的眾生，他們是利根的、是鈍根的，是精進的、是懈怠的，都觀察出來了。佛觀察出來，「隨其所堪，而為說法」，「所堪」他們所能接受的，堪當能，他們能夠一聽佛所講的法，他們就能接受那種法。這就不容易了，我們普通勸人家學佛，只能對某一種根機講一種法。講一個法出來，讓所有對象、對方，都能得到利益，都能聽得明白，那可不容易的事情。佛是這樣的先觀察，那麼眾生的根機是利、是鈍，是肯用工夫、還是不肯用工夫，然後隨著他們根機是利是鈍，求學、學道是勤肯的、還是懈怠的，這樣學習能力就不同了，因此隨他們所堪任的，所能得到利益，「而為說法」。佛為那麼多的眾生，不同的根機、不同用功程度，替他們說法。

「密雲彌布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，一時等澍」，一個時候很平等的，雨下下來。地上各種草木，各種需要雨水滋潤，都「一雨所潤」，就拿那個來配合講這一段。剛才講的，佛為眾生各種根機來說法，前面講「一時等澍」，合在這裏就是這一段所講的。

現在要問，眾生那麼多，根機的差別那也是太多了，上面講「如來於時，觀是眾生」，這「觀」字，佛怎麼能夠觀得到那麼多的眾生啊？這個祖師注解了，佛之所以成為佛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有大智慧。這智慧不是凡夫眾生的，我們凡夫眾生只講識，我們有眼耳鼻舌身五個識、有第六識、第七識、第八識，共有八個識。智慧我們當然有，我們都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都有智慧。可是我們有了無明就有識，就把本性蓋起來了，變成識了。我們就執著這識，智慧就顯不出來，這是我們凡夫眾生跟佛不同的地方。佛原來也是凡夫眾生，就把無明一層一層去掉。無明怎麼去呢？先從第六識、第七識這兩個識轉，轉識成智。我們第六識是分別心最重的，第七識執著心最厲害的，一個是執著、一個是分別，在這上面用工夫。我們凡事不要

那麼虛妄分別，我們學道人要放下我執、法執，世間事情都是虛假的東西，我們執著虛假的東西，跟人家爭奪這個東西、爭奪那個，那只有往三途裏面墮落。學道的人必須叫第六識不要虛妄分別，叫第七識放下執著，從這開始。這兩個識轉，轉成功，第六識就成為智慧，叫「妙觀察智」了，第七識成為「平等性智」了。這兩種識一轉成，這前五識第八識一次就轉成功。六識七識一轉成，前面眼耳鼻舌身變成「成所作智」，所作一切事都是沒有妨礙、都是正確的。到第八識就是「大圓鏡智」，就是轉「八識」成「四智」。釋迦牟尼佛他能觀這麼多眾生各種的根機，成了佛有「妙觀察智」、有「平等性智」、有「成所作智」，有「大圓鏡智」，看看那一個眾生的根機，佛不觀察清楚呢？

佛有四種智慧，就跟佛的法身、報身是一體的。所以佛說法、觀察眾生，都是從法身、報身起的作用。有這個作用看這一段經文講，一個「觀」字，一個說法的「說」字。「觀」是佛用妙觀察智，我們凡夫眾生第六識，一般講我們思想，這第六識不管用，別說觀那麼多眾生，觀一個眾生也觀不了，也觀不清楚。佛是用「妙

觀察智」，他觀得清清楚楚的。觀清楚以後，說法呢？「成所作智」，成所作智是由前五識轉成所作智。前五識之中眼耳鼻舌身，有五根發出五識，這是佛用口來說法的，所以說這法能夠說那麼多的法，「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。我們普通凡夫眾生，現在說法是在說，說一種法，對一個眾生他還不了解，甚至還起誤解。在這裏我們要注意，各位行菩薩道，或者在大眾場合給人家說法，或者個別的一對一的說法，你必得要根據佛經，根據祖師注解的，根據這個來講給人家聽。言語可以變化變化，經文裏面祖師的注解都是文言文，可以用你自己口語，用現代言語說出去，但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，用我們自己虛妄分別的意思那可不行，一定要照祖師注解那經文，照經的意思講出去，這才可靠。不然的話很危險的，自己錯誤都不了解，你還告訴人家，人家更錯誤了。所以這一點我們知道，佛是用成所作智，佛是同樣的跟人一樣用口說出來的法，和我們凡夫眾生也是用口說的法是不同。我們口是舌識，佛可不是舌，佛把舌識變成所作智。所以佛一音說出來的法，那麼多的眾生隨類各得解，那一類眾生就得那一類的意義，必須有佛這種智慧才辦得到。

佛用「妙觀察智」來觀察眾生的根機，用「成所作智」說法來度化眾生。還有「大圓鏡智」，大圓鏡智把所有的眾生、佛所說的法全部都在大圓鏡（好像最大的圓鏡），包含在當中。說法是不是平等的，就像那個「一雨」，一種雨下在大地上，任何花草樹木都平等得到雨水的滋潤，那就靠「平等性智」。平等性智在那裏一印證、一觀照，這法說出來，就跟雨下下來平等無私一樣。所以佛一個觀、一個說法，還有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在那裏，四種大智慧，在人世間說法。看看前面講佛的法無窮無盡的，迦葉尊者說他聽到佛法，已經是體會到了，迦葉尊者跟佛所說的他體會到，只是在聲聞這個範圍之內，他所了解的。此外在這裏就說出來了，那麼多的法，佛就用這樣大的智慧，他才能夠說得出那麼多的法出來。

佛是用那種智慧來觀察眾生、為眾生來說法。我們眾生呢？自己要明白，眾生的根機是利的、是鈍的，是精進的、是懈怠的，我們學佛的人自己要明瞭。明瞭之後，自己用功，時時刻刻要省察自己，一個真正學道的人，都要時時刻刻省察自己，我是利根還是鈍根？我學佛是精進不退，還是懈怠下來？請看第十八張講表第二二

二頁。這表上後面叫「利鈍分別」，佛所觀察眾生的諸根利鈍，表裏分析來看、來研究，什麼是鈍什麼是利，分別來看。

第一講「能受道」叫利。比如我們來研究《法華經》，自己試驗試驗，一接觸《法華經》就發歡喜心。各位在聽也好，回家自己在看也好，都對釋迦牟尼佛所講的，覺得非常歡喜。這就表示對這部經所講的道，我們能夠接受，能夠受道。這自己了解，當然不能跟靈山會上大德們比，但是我們能夠接受了，這算是利根。

什麼是鈍根呢？「不能受道」。佛講的法，法就是道，含的是道，對這道不能接受，《法華經》聽也聽不下去，自己看也不喜歡看。《法華經》裏面講的道理，還有很多疑問不肯接受，就現在我們到外面看看，不管有學問的沒學問的，那一界的人士，大概能受道的不多，不能受道的多，為什麼呢？末法時代，如果大家都能受這道，那不得了，而末法時代不能受道的好多，這一類的眾生是鈍根。

再下面「能秉戒」叫利，秉戒就是持戒。秉這個字，手抓住一個禾，代表手抓住東西不要放棄掉，就是執持的意思，能夠執持戒這就是利根。

「不能秉戒」，這都是講受戒的人，在家人學佛，能三皈依才算是正式成為佛的弟子。三皈依之後，正式修行就要受戒，普通在家受五戒。五戒之後，如果再發心受菩薩戒，是在家的。出家的戒更多了，這統統包含在內。一定要受戒，受戒之後要持戒，假如說受了戒之後不能持戒，那就叫鈍根。

這持戒非常重要，我們拿在家人受五戒來講，五戒受了之後，五戒持得很好，修普通法門，他要講生生世世在人間學佛，就在人間成佛。憑什麼生生世世在人間成佛呢？他最重要的根據，就要守住五戒不要犯戒。五戒持得好，佛就這麼說的：生生世世可以保持人身，絕不會墮三途裏面去。可以憑著五戒持得很清淨，那個人身一定能保持下去。這像儒家一樣的，儒家講仁義禮智信，正合乎五戒。所以真正在仁義禮智信上面都能修得很好，儒者他自己也知道，這一生是人，下一生還是人，而且下一生比這一生還要好。這是我們一方面學佛，一方面學中國文化，這就跟世界上其他文化不同在這裏。因此能夠秉戒非常重要，從保持這個人身一直不會墮落，一直到成佛這是個基本，根本要保持人身就在五戒上面。當然五戒之上，再發

心受菩薩戒那更好了，但五戒是根本。

學佛有一個總的綱領，這綱領是「戒定慧」，有了戒然後修定才能修得好，戒守不住那學定學不成了。所以前面講利根能夠秉戒，在這後面就講「能修定」，能修定的就是利根。這定在這裏講總體，佛法各宗講修定功都不同的。禪宗的定功他是參究的，他用那個方法修定功。天台宗的定功是拿止觀來修定。我們念佛法門，念佛就是修定功。一句佛號提起來，這念頭就定在佛號上面，其他世間一切雜念統統把它伏下去，不起作用了，這就是定功。修成功，得了念佛三昧，那就得了一心不亂，那就成就了，那往生一定沒問題了。所以能夠修定，這就是利根。我們念佛的人對別的宗學得比較少，但一般講，天台宗講的止觀這定，我們多少知道一點點，拿那個比較來看，我們念佛這定更容易修，更方便。雖然更容易修更方便，但我們要肯修，要肯把自己的念頭放在佛號上面，不肯的話，那有什麼辦法呢？所以肯修定這就是利根。

相對講「不能修定」，不能，表示這個人他這習氣很重，多生多劫以來煩惱習

氣太重、障礙太多了，他就是有心在念佛，念著念著妄念又起來了，這念頭又跑了，跑到外面去攀緣了，這是無始劫來煩惱習氣在那裏壓不住，用佛號壓不住，所以叫作不能修定。我們作早晚功課自己可以了解自己，佛號一提起來，念頭就在佛號上面，這就能修定。如果說佛號提起來念不到幾句，然後念頭又跑到外面到處攀緣了，就是不能修定。了解自己就要在這上面用功了，這樣用功比普通法門要好，用力氣用得上。你說天台宗修止觀法門或禪宗參究，那個好困難。那種定功，過去雪公老師說個比喻，普通學定功就是《金剛經》所講的「降伏其心」，降伏住亂心，他老人家說什麼呢？比如說你用球放在水上，硬是把球按到水裏面去，當你按的時候，你還得用力氣才能按下去，但是手一放，球又跳起來了，普通法門修定就是這麼難。我們念佛的，就如同用一個石頭繫在球上面，石頭比球力量大、重得多，一放手那石頭就把球帶到水裏去了，用不著手壓。這就是佛號，由這佛號來把我們這念頭放在上面，就像我們把這球繫在大石頭上面，一丟到水面就沈下去了，他就能入定。所以我們念佛的人了解這道理，自己好好用功，一定能夠得到一心不亂，能夠修定，不是不能修的。假如妄心、妄念太多，我們自己一反省就把這念頭收回來，就能修

定，這就是利根。在修定方面，特別我們是念佛法門的人，這法門人人都能修。

「斷惑」，有戒有定就能斷惑就能證果，斷惑才能證果。惑這裏只講惑，惑包含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，這都是惑。好懂一點，見思惑裏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貪瞋癡慢疑，這些惑不斷不能成就的。要出六道，見思惑一定要斷。「能夠斷惑」就是利根，「不能斷惑」是鈍根。再加上我們學念佛法門的人，《阿彌陀經》講得清清楚楚的，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至若七日，如法用工夫就能得一心不亂，得一心不亂就是斷惑。你看看別的法門，那一宗誰能七天就能斷惑？所以我們看看念佛法門斷惑，當然現在講斷惑，不那麼容易，末法時代誰能夠把貪瞋癡慢疑能看破？看都看不破，你要把它破除，好不容易。不過念佛法門好處是什麼呢？不必斷，只要能伏得住，不讓貪瞋癡慢疑起現行，那麼平常用工夫，不讓這些起現行，到壽命終了，帶業往生一定沒有問題。平常降伏不住，都壓不住了，臨命終的時候，再想壓得住，那從何談起？必須平常用工夫，雖然可以不斷惑，但要能夠伏得住惑。就我們念佛法門來講，平時能伏惑就是利根，如果惑伏都伏不住那就是鈍根。這講表就普通法門來

講，能斷惑是利根，不能斷惑是鈍根。

接著就用觀行的法門。觀什麼？必須把萬法觀成一無所有。我們在這以前也研究過《圓覺經》，你看山河大地，我們人世間一切事情就如空中華，那是幻妄的東西，空中華，眼睛有毛病看是空中華，眼睛毛病治好了，空中華什麼都沒有了。我們看山河大地、人世間一切狀況，就如空中華一樣的。觀空，必得把一切事情觀成空，因為這都是無明起來，這些幻妄之法。比如用觀，觀就能斷惑，這觀有體觀、有析觀。「體觀」是體空觀，一華、一草、一木、大地山河，看見任何具體的東西，當下就是空的，不必分析，從「體觀」可以斷惑是利根」。

「體觀」就是看見萬法當體即空，不要分析。「析觀」就是分析，拿任何物質來分析，分析到最後，這物質不存在。佛法裏面有七分法，這不必細講了，用析觀觀空斷惑是鈍根。

再講到空觀，自修可以，你要行菩薩道，要「出假化物」，要修假觀。萬法皆空才能夠斷惑，要出來行菩薩道要知道萬有，萬有都是假法。假法雖是假，但必須

知道，所以要出假。從真空裏面出來修假觀，這樣可以教化一切眾生，叫化物，出假化物這是利根。

如果說證到真空了，當然可以斷惑。但是保守了，我證到真空就好了，我不肯出來行菩薩道，不能出假化物叫鈍根，「保證真空」是鈍根。

天台宗講修觀，空假中，學空觀、學假觀，那是次第修的。如果利根，「直觀中道」，直接修中道觀。直觀中道是空假中直接從中道修。後面是「二觀」，二觀或先修空觀，或者先修假觀，看個人了，這都「方便」，這是有次第的，屬鈍根。

修空假中，修這些觀不容易的。我們學念佛法門，定和觀都是在一句名號上面。一句佛號提起來，又是修定、又是修觀。觀是什麼呢？一心，一個念頭，照顧這個念頭就是觀。佛號念頭不要離開，這就是定功，定與觀就一句佛號就行了。想想看我們學淨土宗念佛法門，特別就在這些地方。再加上我們發願往生到極樂世界，一生成佛，可說是特殊的特殊。

第一〇五講

種種無量。皆令歡喜、快得善利。是諸眾生、聞是法已。現世安隱。後生善處。以道受樂。亦得聞法。既聞法已。離諸障礙。於諸法中。任力所能。漸得入道。

「種種無量，皆令歡喜、快得善利」，種種無量的這些法，就是說給那些無量的眾生都能聽到，令那些眾生都能得到歡喜，而且很快得到善利。這就是跟前面照應講的「密雲彌布」起來，可以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」，讓所有的花草樹木，無論是大的、是小的，在雲雨滋潤之下，都能得到生長，而且花果都能開發出來。所以在這裏種種無量都能得到歡喜，每一種根機的眾生，聽到佛所說的這些法都能得到法喜，而且都能得到善利。善利是在聞道之後，就能入道，這個是非常大的善利。

這一段總體的意思是講，佛說法成就眾生，眾生聽到佛法所得的善利有幾個層次的。第一是替眾生下了一個佛的種子，比如說一個眾生從來不知道佛法，他現在

開始聽到佛法了，就給他種下佛的種子，讓他在八識田裏面落下佛的種子。之後這種子什麼時候才發芽生長呢？這個必須經過佛說種種方便法，這些方便法都適合眾生個人學習能力，各不相等的，讓他們逐漸逐漸把佛的種子能夠成熟。講是這樣講，多生多劫，最初下佛種子的時候，那不知道在什麼時候？我們自己也不明白。當初第一次聽到佛講的佛法，下了種子，再經過多生多劫，聽了佛說種種方便法，由小乘到大乘，這些法都聽過不知道多少回數，才能使種子成熟。成熟是能夠起現行而已，能夠起現行等於種子發芽生長一樣的，那是真正入道能夠解脫了。到了靈山會上，法會上那些菩薩、大弟子、一切聽眾，這叫作由成熟到解脫。這是什麼？看見佛放光明照見東方多少國土，有那些然後再說這妙法，這就是解脫的階段。換句話說在靈山會上能聽到佛講這妙法，就可以解脫了。所以這段經文接著前面講的譬喻，在這裏拿佛法來講，那就是種、熟、脫三個字。這三個字說起來容易，我們自己要追溯追溯自己什麼時候最初聽到佛講這佛法？那我們誰也不知道，任何眾生都不知道，只有佛完全明瞭。

「聞是法已」，在靈山會上那些大眾們聽到法，「現世安隱，後生善處」。就是包括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的種熟脫，這就說明佛無論在什麼時候說任何法，都能讓眾生得到利益。這個利益有在過去得的、有在現在得的、有在未來得的。所以這「聞是法已」現世就能安隱，所謂「現世安隱」，包括學佛的人，他在世間，無論遇到外面什麼樣的危險，他都能夠很安全。隱字就跟穩一樣穩穩當當的，不會有任何危險，這還是從淺處講。深處講安隱，比如說在我們人道，眾生聞了佛法以後，就可以保住人身，事實是如此。比如說我們學佛，普通作個佛弟子必須要三皈依，三皈依接著要受五戒，受持不會犯戒了，這個人身一定能夠保得住，這就普通法門來講。修普通法門受持五戒受得很嚴格，人生這一世是人，下一輩還是人，這是安隱。而且每一世是人，他到人道來，無論遇見世間什麼樣危險患難，他都可以安隱。聞到佛法，重要是說聞了之後能夠照佛法去實行，如果只聞不去實行那沒用，只能種下種子而已。要能使種子很快成熟，那非得老老實實按照佛法去修行，受了五戒我們就要持五戒，受了菩薩戒就要持菩薩戒，這一定能夠得到安隱。

「現世安隱，後生善處，以道受樂」，到後來人道壽命終了的時候，我們學念佛法門的人，這善處就是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們現在聞到這個法，照這法去修行，現世安隱。未來壽命終了，念佛法門求往生極樂世界，就能生到極樂世界去。普通法門，他生到善處就是生到有佛法的地方，有正法的地方，他可以繼續來學佛法。所以後生善處之後，以道受樂，這個善處，必然能夠繼續學佛。學佛不只是學學佛而已，學佛還能得到樂。「得什麼樂」？樂就整個佛法講是離苦得樂，離一切苦惱然後得樂。所以「以道受樂」，表示修道這方面工夫非常好了。「亦得聞法」，聞這些佛講的種種法。

「既聞法已，離諸障礙」，前面以道受樂那是前面「聞是法已」，生到善道善處受樂。一聞到佛法受樂之後，佛法是無量無邊的，是每一生生到善處，他都能聞到佛法。所以講「既聞法已」，又聞更多的法了。這個你看「離諸障礙」，各種的障礙都能離開。「於諸法中，任力所能，漸得入道」，在所聞的法，如法來修持，就能離諸障礙。然後在諸法之中任力所能，就是入道，工夫又更進一步了。

這一段比如說後生善處，以道受樂，這是就因果來講，它是有因有果的。有因有果，它是什麼因果呢？是善業的因果，以善業感受樂的果，受樂是受樂的果。這在佛法學術名詞來講，這是「報因感得報果」。報是善惡業報，這裏作了些善業，而一切善業比不上學佛、聞佛法，那一種善業也比不上這個，所以有這報因感得報果，那就是善因感受到樂果。

「亦得聞法」，這個聞法就因果方面來講，他叫習因習果，這是同類因感得等流果。什麼叫同類因呢？我們起了念頭，聞到佛法，第一念聞到這個法，然後第二念繼續這個法，還是這一類法。後續這一念那叫作習果，習就是延續的習下來。所以前一念叫習因，後一念延續下去那等流的，等流跟前面一念是一類的那叫習果。這裏講「亦得聞法」就是習因習果，原來聞的法，現在還是一聽到佛法就歡喜，還是要聞法，這說起來有善根的。普通講某某人有善根，一接觸佛法就很歡喜，就來學佛、來修行，這就是習因感受到習果。

這一段經文，因為佛所說這個法，可以說無量無邊的，受到佛法的利益就是講

「快得善利」，以致於「漸得入道」。不但是人道眾生，整體來說，六凡四聖法界都能得到利益。就講六凡，連地獄的眾生都能得到利益。這一段是講佛所說的法，比喻像大雲一雨之後，天下任何草木都能得到滋潤。拿佛所講的法來講，受到滋潤的眾生那麼普遍，我們任何眾生、學佛的人，受到佛法滋潤，我們不知不覺不知道。過去無始劫以來什麼時候開始聞佛法？什麼時候成熟種子？為什麼到現在一聽《法華經》就能歡喜可以得解脫了？這個我們都不知道，佛是清清楚楚的。對於四聖六凡夫的這境界，他什麼根器？什麼時候能成就？佛完全了解。

如彼大雲、雨於一切卉木叢林、及諸藥草。如其種性。具足蒙潤。各得生長。

這是把佛在那裏說法以及前面所講的譬喻，把它帖合起來是很服帖的意思，拿那個比喻跟法合起來一比照、一研究，完全相合，這叫帖合。

佛就如同前面講大雲，由雲變成雨，潤澤一切卉木叢林及諸藥草。「如其種性」，這些卉木叢林及諸藥草，每種種性不同，都能「具足蒙潤，各得生長」，這個說明

佛所說的法，那一類的眾生都能得到生長。

這就把佛說的法有無差別的、有有差別的。佛說的法就像雲雨，它沒有差別的、平等的，但是大地上卉木叢林各得生長都是有差別。把前面到這裏一總結，把譬喻跟法合起來講，到這裏無差別而有差別，這一段就講完了。

接著講差別之中有無差別，是又從另一方面來講，又是一段。

如來說法·一相一味·所謂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·究竟至於一切種智。

這一段要看看講表了，否則的話，我們要依照祖師注解看，那個太多了。所以雪公過去講的時候，他老人家作個講表出來。在講表一對照看，意思就很扼要，這一段經義就能看出來了。

經文裏面講：「如來說法」，釋迦牟尼佛說的法。「一相一味」，一個相一個味，是平等的。「所謂解脫」，有人讀卸脫，我們讀解脫，兩者讀都可以。「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」這三相，各位看的十八講表，第二二二頁裏面「真如三相」。

「一相一味」，佛所說法就一個相，也是一個味。「什麼是一相呢」？就是一切眾生只是一個實相，普通講真如本性，在《法華經》天台宗講實相。這個真如實相，就是任何一個眾生的心性，這個跟前面比喻一樣，同是一個大地，因此說是一相。

「一味」是什麼呢？這是比喻的話，佛所說方便法很多，但都是要引眾生能夠了解一乘法。一乘法就《法華經》所講的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，這就是一味，也就是佛說一切的法，最後都是指示眾生了解妙法是一個道理。前面一雨，就是比喻這裏佛所說的一乘法。

這裏我們要了解一相一味，佛所說的法，從各種方便法一直到靈山會上講的妙法，都是開示眾生讓我們明瞭自己有心性。學佛要成佛，成佛憑什麼成佛？就憑著自己心性來成佛，這叫一相。佛說法就是說明一個相，人人都有這心性。一味呢？種種的教法都是教我們了解一乘法，這一乘法所解釋的就是指著我們的心性。

所謂「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」，這就是把一相一味分開來解釋。「一相一味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分開來講有三種相，講表講「真如三相」。

現在看第十八講表「真如三相」，第一個「解脫相」，解脫相也叫做「業相」，業相是造的善業惡業這都叫業相。在這裏講「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」，這叫「三德」，下面「業、惑、苦」叫做「三障」。什麼叫三障呢？起惑、造業、受苦報，這叫三種障礙。這三障也叫「三道」，業道，惑是煩惱道，苦是苦果，也叫三道。

「解脫相」，就是在《法華經》講「即是本無二邊業縛」，本來沒有兩邊的，兩邊業縛，業是造的業。兩邊指的是什麼呢？這個解脫相就是無生死相。沒有生死相，但生死有兩種：一是分段生死，一是變易生死。分段生死就是我們凡夫眾生，分段段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，這是六道眾生的生死叫分段生死。還有變易生死，比如說小乘的證了羅漢果，把見惑、思惑斷乾淨了，分段生死就了了，就出了三界了。出了三界還有生死，證了羅漢果還沒有成佛，還有生死。那個生死怎麼呢？就是無明，無明斷乾淨才成佛。羅漢見思惑是枝末無明斷了，但是還有根本無明，還有生死，那個生死是在三界以外的叫變易生死。變易生死是簡單說，說完全叫不可思議的變易生死。變易是什麼呢？他的境界一切不可思議了，他要學大乘佛法，要回小

向大，還要把無明一層一層破除。破除一層無明，境界進步一層，就轉變一層。就迷與悟來講，有無明在，總是迷惑的。破除一層無明，迷就去了一分，悟就進步一分。就在迷與悟這兩者，破一層迷，進一層悟，境界在那裏轉變，這叫變易生死。說起來容易，破除一層無明的迷，就悟了一分，那可不容易的事情，悟了之後，無明就剝一層。我們在人世間，比如說我們跟人家相處，儒家講禮讓，讓人家、恭敬人家。開始小的地方讓一讓可以，到了嚴重的利害，我們就不肯讓了。要到一切都能讓，很自然的，那可不容易，長時期這樣練習，這樣自己悟，才能辦得到。佛家變易生死，它去一層迷，悟就進一部分，就如同一番生死，自己跟自己內心交戰是一番生死，境界轉變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所以這叫做變易生死。講到這裏是什麼呢？《法華經》講到最高境界——圓教菩薩學的境界，講到解脫相的時候是二種生死，要斷分段生死，那就是斷見思惑，斷見思惑是修業，是修道這個善業。轉變變易生死，境界在那轉變，也要修持的工夫。修道的工夫也是業，那都是歸到善業，這是無漏的業了，這不只是善業，是無漏的業了。這兩種無漏的業，講到解脫相的時候，解脫相就真如本性來講，本來沒有生死。證羅漢果了分段生死，學佛轉變，了變易生

死。這完全是修道的人，要去無明這是無漏的善業。無明沒有去的時候，世間凡夫起惑造業，被業所纏縛了。修道的人雖然是修無漏業，只證了羅漢果，他如果不能回小向大，他就掉到涅槃坑裏去了，就執著那個小涅槃。要了三界外變易生死，也是無漏業。「二邊」就是生死、涅槃兩邊，分段生死也好、變易生死也好，都是對這涅槃來講的。在真如本性就實相來講，沒有這回事情。這些業是二種生死，全部說不上都沒有，所以解脫相就是本無，生死本來沒有，二邊業縛更談不上。

第二講「離相」，離相是起惑的惑相，三障來講是惑障。為什麼叫做「離」呢？就真如實相來講，「本來就離開通別二惑」，「本離」，因為文字經文這樣講，你不能說有一個相、有一個東西，有這惑在這相上面，現在要把它離開掉，不能這樣解釋。這個離相就真如實相，他本來沒有這惑，「惑」是什麼惑呢？一個通惑、一個別惑。「通惑」，在六道生死輪迴眾生，只要在三界之內、六道之內的這些眾生，都有見思惑，這指通惑。別惑是出了三界了，三界以外有塵沙惑、無明惑。天台宗把惑分成三種：見思、塵沙、無明。「塵沙」，世間那些事物、一切事理，多得像塵沙那麼

多。現在加個惑呢？我們對那麼多事理，我們都不明瞭，這叫塵沙惑。無明指的根本無明，前面見思惑是枝末無明。塵沙和根本無明合起來叫作「別惑」。什麼別惑呢？我們凡夫眾生在六道之內見思惑滿滿的，一品思惑也沒有斷，見惑也沒有斷，見惑八十八使，我們沒有斷，這六道之內三界眾生通惑人人都有的。後面別惑我們根本談不上，通惑都還在，別惑境界還早得很。到見思惑斷乾淨了，塵沙無明還在，那叫別惑。在離相來講，不論通惑也好、別惑也好，真如三相之中，離相根本沒有這種惑。細講三惑，簡單講通別二惑全部沒有，離相是這個意思。

後面講「滅相」，滅相就苦果來講的。什麼是「苦果」呢？眾生的生死，這個苦果比什麼都要嚴重。我們在世間人道裏面吃了一些苦了，或者作生意失敗了，選舉沒選得上，或身體有病苦了，這都是苦，但一切苦比不上生死苦。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固然是苦果，出了三界還有變易生死，轉變一個境界就如同一番生死，那也是苦果。所以從「滅相」來看，「即是二死本自寂滅」，二死是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。我們在這裏了解什麼叫分段生死？有見思惑就有分段生死，把見思惑枝末無明斷乾

淨了，就沒有分段生死了。三界以外變易生死，把淺的無明到深的根本無明全部滅乾淨了，變易生死也了了。但這樣看起來，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所斷除的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，在真如實相裏面找得到嗎？真如實相沒有這些無明，都沒有。所以「二死本自寂滅」，本來是寂滅一切都沒有的。

這個三相，佛所說出來的，教我們了解自性中就有這三相。然後了解自性中三相，你怎麼修法子？修的總原則就是去無明。修的方法，佛所講的那些教法，比喻華嚴的時候是什麼味？方等的時候是什麼味？有幾種味？吃東西那個味道那是教，我們眾生研究教理、懂得教法，然後就能夠證到自己的真如三相，最後得到一切種智就成佛了。

這五味就是大家所明瞭的五時說法，到《法華經》叫醍醐，由牛奶裏面提煉到最純粹時叫醍醐。到醍醐的時候，叫我們學佛的人悟到一相一味了，就是一個最純的味道，這是比喻佛說的法，差別之中有無差別。

這些差別之中歸到無差別，從開始學佛到最後成佛，個人自己不知道，佛是完

全知道。每個眾生過去怎樣學佛，到後來怎麼證果，最後如何成佛，釋迦牟尼佛全部了解，叫一切種智。學佛就是要成佛，今天講成佛最重要的因素，而基本的因素就是要了解這三相。

第一〇六講

其有眾生、聞如來法。若持讀誦。如說修行。所得功德、不自覺知。

「其有眾生、聞如來法」，這些眾生聽到佛講的佛法。聽了之後「若持讀誦」，持是受持，讀是讀經，誦經。「如說修行」，再如同佛講的，照著佛所說的方法來修行。這樣「所得功德」，所得的功德如何呢？說起來可以說是我們任何一個眾生，自己也不知道，「不自覺知」。不自覺知並不是說「如說修行」就沒有功德，有功德但是自己不知道，功德太多了。比如說我們正在研究《法華經》，每一卷後面都有那些感應，都是記載過去學《法華經》持、讀、誦，那功德非常多。就是因為功德那麼多，我們自己得到這麼多功德，自己不知道。

經文裏面祖師注解很多，我們大概來看一看，「其有眾生」，這眾生就是前面舉的比喻「三草二木」。這裏拿眾生合三草二木來講的，有普通人、有天道眾生、有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這些統統包含在眾生裏面。

「修行」，修行有不同，怎麼不同呢？佛是以五乘說法，對於人道眾生，學佛有三皈五戒。受了三皈正式成為佛的弟子，五戒是最基本的戒律。人道眾生聽到佛所講的，合乎五戒這些戒條，他能了解、能受持，他所得的功德那可以生生世世保持人身，不會墮落三途的。這功德誰知道呢？很多人受戒他也不知道。當然在受戒的時候，受戒師會跟他講的，講歸講，說完以後又忘記了。只要把戒記得住，很清淨守住這戒律，修普通法門，自己可以知道，這一生壽命終了，再一轉生還是到人間來。不但到人間來，而且還是到人間有佛法的地方，他可以繼續修，這功德不得了，這是講果。因，自己要小心了，千萬不能犯戒了，一犯戒那墮落很厲害的。佛在說法的時候，那不只人道眾生在那聽法，天人在聽法的也很多，他能夠行十善業。持五戒有人格，天道有天格。在聲聞、緣覺、菩薩，他們所行的法，各有他們的功德，都是不同的，這叫差別。在修有差別的時候，所得的功德當然也不同。但是就佛來講，佛說法就是一味，因為這一味是無差別。聽的人他的根機不相同，所以他是有差別的。就佛講的法，只有一個音聲、一個味道，就一音一味，眾生呢？聽法的人呢？有不同差別的。這就是在講，那個法是權、那個是實，我們眾生都不了解。

雖不了解，功德在那一個根機，聽那一種法，他一定得那一種功德，在佛這方面全部明了。前面講佛的智慧那麼高涵蓋一切，在這裏就說儘管眾生他修的什麼法，得的什麼功德，都是來自佛一個音聲、一種法味，佛自己知道。這是在靈山會上開權顯實的時候，佛才正式把這道理說出來。

接著就講：佛就像前面講的大雲，雲所化的雨，一味法布施下來，說給眾生來聽。眾生不知道，佛知道，所以下面這一段，就是講佛都能知道一切。

所以者何。唯有如來、知此眾生種相體性。念何事。思何事。修何事。云何念。云何思。云何修。以何法念。以何法思。以何法修。以何法得何法。眾生住於種種之地。唯有如來、如實見之。明了無礙。

這是第十八張講表第二二二頁，看後面這一段「四意」。這裏講佛的智慧、佛講的法，眾生聽法有差別、有無差別的。不管是有差別、無差別，眾生都不知道，唯有佛能知道。佛既然知道，他用成佛的智慧，他所知所見的，那說也說不盡的。

大概舉出四個意，「四意」，分成四部分來看，先講四個法，第二再講三種法，再講兩種法，最後歸於一法。這四意裏面所講的，都是學佛的人聽到佛法所聞所見的，有這些不同。就佛那方面來講，佛是用佛的智慧眼，以他的大智慧，他全部知道。現在就看眾生這邊來講的，第一個是「四法」，四法指的是什麼呢？「種相體性」這四個字代表四法。

這四法也不能每一法詳細講，祖師注解也是這樣，只就種相兩法說一說。什麼是「種」呢？首先就相對來講，什麼叫相對呢？比如說第一個講三種，三種對三道。什麼是三道呢？在表四意右邊「真如三相」，那個有三障。三障就是惑業苦，惑業苦三障也叫三道。以這三道與三種，這種是無漏種的，那相對的講。比如說三道裏面的煩惱道，煩惱就是惑，煩惱道就對般若種。在平常佛說別的法的時候，煩惱是煩惱，般若是般若。就法華靈山會上佛就開權顯實了，煩惱道就是般若種，兩者是一回事情。

再講三道的業道，業道有善業有惡業，這就不善業——就惡業來講，一切的惡業

就是「解脫種」。這個我們很難明白。講到根本的道理就是這個講法，一切不善業就是解脫種。再講到苦道，苦是生死苦，生死苦道就是「法身種」。

這是就相對來講，再講「不從相對」這方面來講種子，這種子怎麼來講？就按照類別來講這種。就這方面來講，我們任何眾生一舉手一低頭，一舉一動都是「解脫種」。

再說世間一切眾生的聰明才智，有的是世智辯聰，包括我們一般人的思想、用腦筋的功能，以及三乘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他們修道的那個道心。這一切世間一般眾生的智慧，或學佛的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用的心思在修持的，這都是「般若種」。

再說凡是有情眾生，都有心理、都有思想。凡是有情的眾生將來都能作佛，都能成佛，這個意義來講就是「法身種」。

這裏我們大家要問？這些都是相對的講、分類的講，我們都很難了解。佛為什麼不說呢？因為佛就是說出來，我們也不懂。但是我們在學這部經時不能不研究。在研究的時候，這每一條都要注意，就拿其中「解脫相」來講，「一切的不善業都

是解脫種」，不要認為一切不善業都是解脫種，於是就不怕造惡業，那就不得了。我們這樣一誤解，那一定要墮落的。這裏講，我們還是要存著畏懼因果的心理，一切不善業造了之後，必然要受苦果的。因果絕對不會消滅的，有如是因必然有如是果。這裏講「一切不善業都是解脫種」，是什麼呢？就是任何一個眾生，不管造怎樣的惡業，就是墮落到最苦的地獄裏面，他將來最後還是要成佛，這跟最後那一條有關係的。「凡是有情的眾生將來都作佛」這是佛講的根本道理，讓我們學佛的人，一開始學就有信心，我們必然能夠成佛。必得要有這個了解，然後我們才肯往裏面去研究、一步一步學。如果當中我們不怕造惡業，造了畜生業，這一失人身，必然墮落到畜生道去。造了餓鬼業，一失人身一定墮落到餓鬼道去。造地獄業也是這樣，地獄業造成，到臨命終時要想不墮地獄，業已造成不墮怎麼行呢？不由自主了。在這裏講，就算造了無間地獄的業都是解脫種，這是不錯的。解脫種要注意這種是種子，造了無間地獄業必然要墮無間地獄的，無間地獄的果報受完以後再出來，什麼時候再接觸佛法，還要老老實實的學，那個解脫種才能起現行。這樣一研究你就知道了，解脫種也好、法身種也好、般若種也好，是講那個種子。我們不要

因為這是種，就認為造業也好，這煩惱起也沒問題，生死苦也是，那不得了，這樣一誤解，那就害了自己。

講這原理，後邊就分類來講，我們一舉手、一投足、說任何一句話、我們起了任何心思，這三個種子都在其中，這也是講種子。為什麼講種子呢？佛就告訴我們眾生，學佛的人學到後來，感覺要退轉了，就是不了解一切眾生——凡是有心的人，將來都能作佛。佛先把這個種子告訴我們，因為有這些種子，將來如何將種子起現行，然後才有成就的。必得了解這個道理，學佛的人，對於了生死心理很堅決，他就有信心了，不會退轉了，是這個意思。至於說為什麼「煩惱就是般若種」，「惡業就是解脫種」，「生死這苦就是法身種」，只有佛知道，任何人也都不知道。佛就怎麼說大家也不知道，這是工夫問題，必得到那種境界他才知道。這一段讓我們知道佛的大智慧，就從這上面才能讓我們了解，佛的智慧，不是我們普通人所講的智慧那麼小、那麼簡單，這個可以讓我們了解佛的大智慧是這樣的。

再講「相」，相是分開來講，既然有相，那要詳細講就有森羅萬相，那太多了。

就佛法來講普通講十法界，就是這裏講的相，這是最簡單的分類了。十法界是差別相。無差別呢？就一個佛相。有差別就十法界，無差別就一佛界。這十法界差別相，我們眾生不知道，一佛界我們更不知道，只有佛知道。

「體與性」，祖師注解就說：「體」是萬法的體質。「性」是屬於內在的內性。這要詳細講十法界十如，前面在玄義都講過，就不要仔細說了。

第二條講「三法」，以三種法來講有差別、無差別。這些眾生都不知道，只有佛的智慧才知道。這個三法是「聞思修」，在普通的講法，就是聞思修三種智慧。為什麼叫智慧呢？聞法要講求智慧，沒智慧也聞不到，聞了也得不到益處，必需要智慧。思修也都要有智慧，聞思修叫作三慧。三法就是講這三慧。

這有三條，一個是「取境」，取境就是經文所講的「念何事」、「思何事」、「修何事」。這講念，講我們明瞭聞思修三慧，用心裏的念頭來了解這個三慧。這三慧就是一個境界，用我們念頭來了解叫取境，取這三慧境。怎麼取呢？把我們的念頭放在三慧上，去了解這三慧就叫取境了。這三慧，聞有聞的事情、思有思的事情、

修有修的事情，我們就用念頭想這聞思修，所包含的那些事情，這叫作取境。

第二講「云何」，經文就講「云何念、云何思、云何修」。對三慧講，這個云何就是先有念頭，前面講取境，取境就是認識這個境界。認識了之後，這是什麼境界，然後這境界的印象落在我們念頭裏面了，這念頭當然它是臨時的，它要輸送到第八識裏面去。祖師解釋就說云何念，是要把前面所聞、所思、所修都能把它記錄下來。我們對外面任何境界，一接觸的時候，就落了印象，就等於記錄在心裏面了，這叫云何思、云何修、云何念。

這個「云何」就是念三慧的體，三慧的「當體」，這跟前面取境有點不同的。取境是三慧所表現的事情。這個云何是教我們要記載聞、思、修，是慧的體，這有點不同的。

後面講「因緣」，這就是「以何法念，以何法思，以何法修」，這是講因緣的。怎麼講因緣呢？把前面取境聞法這些因緣，就在這裏面，用什麼法來念、來思、來修，這就把前面兩種念什麼？云何念？那個都是有因、有緣，在這一條裏面講，就

是把前面兩條合起來，變成這一條因緣了。

這三慧「取境」、「當體」、「因緣」，就是對前面那四種，都有關係的。你研究前面種相體性，就要靠聞思修三慧。聞思修三慧怎麼起作用呢？就講念何、云何、以何法，就把前面結合起來了。

比如說「四法」，這四法講這「種」。種前面講過，有相對講種、有類別來講種。這首先要聞，聞了之後要思要修。如何聞思修呢？前面講取境、當體、因緣，經過這些程序，我們才了解這「種」是什麼情況。再講「相」也是如此，十法界的相、一佛相，都是用聞思修來認識它。

這「三法」就是說起來有差別的，每個法都有不同的，這些差別法那個眾生都不知道，佛能知道。還有一層，講到這些差別法，聞思修這三慧，一講到圓教的時侯，三慧沒有差別，三慧是圓融一體。別教才可以讓大家好懂，分開來講，一入圓教三慧沒有差別。這種有差別、沒有差別，也只有佛才能知道。

第三條用「二法」，拿二法來明了佛的智慧。二法是什麼呢？「以何因得何果」，

這就是「以何法得何法」。經文裏面講的「以何法」就是因了，「得何法」就是得了果了，以前面是講因，得是得果。就經文講以何法得何果，這是講因果的。

最後「一法」，一法是什麼？「眾生住地」，這在經文裏面是「眾生住於種種智地」。種種智地是什麼呢？祖師就講七方便人住在七位上。七方便人，有小乘人的講法，有天台宗的講法。小乘人七方便在見道之前，七種方便法，七賢位。在這經裏面是講「七種人」，這七種人：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，還有藏教、通教、別教三教的菩薩，是七方便人。

這個七種方便人，我們想想看，在人道是人道的眾生，有中國人、有美國人、還有英國人、西班牙人、非洲人。這些人他們祖宗也不同，而住在一個地方，地理環境形成皮膚的顏色、飲食習慣都不相同。最複雜就是心理，我們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心理，外國人有外國人的心理大不相同，這還只講人道。天道眾生有三界，再詳細分有二十八層天，每一層天人的心理、他的生活環境、身體都是不相同的，每個天人在每個地位都不相同。再講出世的聲聞，有聲聞的地位，緣覺是在緣覺位子上。

菩薩呢？有藏教菩薩、通藏菩薩、別教菩薩，他們的地位彼此都不知道。這些佛統都知道，有七方便人在七種位子上，分析起來，每一位都那麼複雜、那麼多，只有成佛才知道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一則我們要了解佛的智慧有這麼廣大，再說我們學佛要成佛，一般人不了解成佛為什麼？成佛才有這種智慧。我們必得學得跟佛一樣的智慧，我們才能成佛。不是這麼簡單講出了六道就算了，出了六道，那只是分段生死而已，必得要成佛，這才知道成佛可貴。成佛不容易，短短時間就講出來佛的智慧，我們要成佛按照普通法門，什麼時候才能成呢？了解這個理之後，我們就覺得淨土法門太重要了。我們學淨土法門，就從這裏了解這些因果，我們拿來做念佛的助工夫。我們在世間待人接物、一舉一動、做事情，你拿這裏所講對照一下，我們時時刻刻要小心，能夠在這上面用功，是最好的助工夫。以最好的助工夫來幫助正工夫，那怎麼不會成就？所以這樣看起來，研究《法華經》對我們用處大得很。

這個「四意」，用四部分來講，我們綜合起來看，「四法」就是種相體性，後面三慧，「三慧」所取的就是這四法，四法就是三慧所取的對象。三慧來取四法的對

象，他取的時候要懂得因果。就是後面的「二法」。取因果、取四法，最後歸結到「一法」。就是要證到真如本性，證到這本體。

這一段，前面分成一段一段，講表用四意把經文分析清楚了，最後講「唯有如來、如實見之，明了無礙」。上面所講的種相體性，這種相體性，如何用三慧來了解？如何懂得因果來研究這些，最後歸於一真法界成佛？這些事情別說人道眾生，天道眾生也不知道，就是學小乘，證到三果住在淨居天，三果以上的聖人他也不知道。到了菩薩地位他也不知道，必得到佛的時候，所以「唯有如來」，唯有成佛了才知道。「如實見之」，各位看看「如實」，就是把前面種、相、體、性，中間三慧、因果等等最後歸於一法，全部確確實實的見到了。這個見到是佛用他的智慧眼來「如實見之」。必得到成佛這時候，所以成了佛，才真正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見。

最後這一句「明了無礙」，明了什麼？明是明白，我們一般人對某一件事情知道、也算明白，但不是了。明了就是明得最徹底，明了不能再明，這叫明了。這個還不算，還無礙呢？我們對於世間事情也算是明了、了然，但是人家設計一個欺騙

陷阱在那裏，我們就被他騙過去了，那就是有障礙。佛在這裏是無礙的，你用什麼方法也騙不了佛，佛一看就徹底明了，這就是無礙。

第一〇七講

如彼卉木叢林、諸藥草等。而不自知上中下性。

「如彼卉木叢林、諸藥草等」，前面講的卉是花草這一類的，木是樹木。叢林，還有藥草很多了。這些分的是三草二木，把它總括起來講，就是「卉木叢林、諸藥草等」。這些「而不自知上中下性」，天空下的雨是平均的。雨下下來，這樹也得到滋潤了，草也得到滋潤了，還有其他各種的植物，受了滋潤就生長得很正常。但是不知道這雨怎麼來滋潤它，上中下性前面講的，小草得的是多少雨水？中等的草、還有大草，這個它們自己只是受了滋潤的好處，雨從那裏來的？它們就不知道。

講到真正的意思，三草二木：小草、中草、大草、小樹、大樹比喻，聽佛說法這些眾生，就像三草二木一樣的，這草也好、樹木也好，它有根、有樹幹、有葉子，開花、結果，這沒有雨水不行的。有了雨水，它們生長得很正常，在那裏發芽生長。這個雨水從那來的？就是天上有雲，雲然後化作雨，再說雲雨從那來的呢？這就把

比喻歸到佛上面去了，佛在說法，他就如同天上要下雨，變雨的大雲。所謂大雲，是它不下雨則已，下雨的時候，只要天下那一個地方需要雨，這雨都平等的降落。這個佛法說出來以後，比如說前面講聽佛法有七種方便的人，按照天台宗的講法，人、天、二乘、通教、別教、藏教三教的菩薩是七種方便人。在七種聽法的位子上，他們了解佛所說法的意義，各各不相同的。這前面講上中下性，彼此都不知道，只有佛完全知道。這個法說出來，無論是人道眾生聽的、天道眾生聽的，這個聲聞、緣覺加上三教的菩薩，無論是那一個地位的人，在那地位聽的佛法，他最後都能夠到佛的地位。這個像我們人天的眾生不知道，我們現在雖然學佛了，我們什麼時候成佛？自己知道嗎？成佛一定要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，而且這真如本性被無明障礙了，一定要把無明去得乾淨了才成佛。這個道理，我們甚至很多學佛的人，學了多年他還不了解。如果了解這個道理，他在人世間就不會跟人家爭名奪利了，自己有順境也不必怎麼樣歡喜，有了逆境了也不必那樣的痛苦。包括生病有病的人，有病的人知道這道理，這些都是與真如本性毫無關係。因為自己不明瞭有真如本性，起了無明，有無明起來以後，才有六道輪迴生死，附帶在人世間才有疾病、困窮、跟

人家來往不如意的事情，這都是無明上起的作用。真正修道的人，遇到這些好的順境、不好的逆境，都不把它當作一回事。所以我們真正對佛所講的法能夠了解，就有這種作用，我們心理就是始終平衡的，是平安自在的。如果遇到順境歡喜之後得意忘形，遇到逆境自己就受不了，被逆境轉了，這都是不明瞭《法華經》所講的道理。能明瞭這個道理，我們自己有這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上沒有生老病死，連三界這假相都沒有的。雖然我們還沒證到這境界，我們相信聖言量，真正老老實實信佛所講的話，我們就能起這個作用。

所以這裏講，我們聽佛說的《法華經》，就像卉木叢林諸藥草等，我們自己不知道，佛完全知道。任何一個眾生，雖然我們還在人道裏面，我們怎麼學法子？比如說我們現在研究《法華經》是教人成佛的，我們現在除了學《法華經》，還要學特別法門，那真正說起來，比《法華經》的圓教還要高。圓教他在悟這理的時候，那非常快，證呢？證果也快，但是不能說一生就能夠成就。唯有學淨土念佛法門，我們這一生到極樂世界去，等於這一生就出了六道，了分段生死了。到極樂世界呢？

一生就能成佛。你看，我們現在是學念佛法門，是不是確確實實在修？正助雙修，正工夫是老老實實持這句名號，助工夫是我們在人世間多做些功德。功德那麼多要怎麼樣做呢？雪廬老人講一句話，「只要不惱害眾生就是功德」。我們在社會上跟人來往，做的事情不要惱害眾生，說的話也不要惱害眾生，這就是最好的助工夫。當然有財力、有其他各種能力，幫人家忙、救濟人家，那當然更好。如果我們學道的人沒那麼多財力，在政治上的權力，我們也沒有，遇到一些要幫忙的眾生，我們無能為力，但只要不惱害眾生就行，這人人人都可以辦得到。我們如果這樣做的話，釋迦牟尼佛他統統都知道。你是不是真正在念佛，真正正助雙修，佛完全知道。所以講這裏，三草二木、一花一果、一切來源，從發芽生長、開花結果，到最後比喻學佛法，什麼時候成佛？釋迦牟尼佛全部了解，憑什麼呢？憑他的智慧。佛就是一切種智，有這大智慧，就能完全了解。印光祖師講，「學佛要恭敬要誠實」，恭敬誠實說得最具體，比如說我們到道場來，我們看見釋迦牟尼佛的佛像，看見阿彌陀佛的佛像，不要認為是佛像，就想真的釋迦牟尼佛、阿彌陀佛就在這裏。我們用誠心、恭敬心，這功德就不可思議。

這一段我們眾生自己不知道，佛知道，他所說的法，說人天法、說二乘法、菩薩法，最後都是叫我們成就佛果、成佛。

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。所謂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。究竟涅槃、常寂滅相。終歸於空。

「如來知是」，知道「一相一味之法」。這一相法一味法前面講過的，所以在這邊講如來知道所講的，這一相一味之法，「所謂」前面說的，「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」這三相，這三相上回講表也說過了。這三相「究竟涅槃、常寂滅相」，到最後究竟涅槃，那是常寂滅相。這些等等的，「終歸於空」，到最後都歸於空。空是什麼？空就是天台宗所講的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，寂照圓融的，這個空是真空。我們不要說終歸於空，這空字最後什麼都沒有，不能這樣解釋。這空是真空，真空隨時都可以起作用，起的作用就是妙有。

這一小段分成兩節，前面說「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，所謂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」，這一節講的是在這一之中，可以把它分開來，就是無量法門。一法是一相之

法，分開有無數的相，一味分開是無數的味，後面三相也是如此，在一之中，可以含概無量法門。「究竟涅槃，常寂滅相，終歸於空」，這是把無量法，可以歸到一法，這是第二節。

這裏面講這些法，祖師注解是這樣說，究竟涅槃，加上究竟這兩個字，這就跟聲聞緣覺不同。聲聞緣覺他的涅槃是有餘依涅槃、無餘依涅槃。不論有餘依涅槃、無餘依涅槃，這都是小涅槃。所謂小涅槃是什麼呢？他只能把見思惑斷除了，什麼是見思惑呢？詳細講很麻煩，最簡單就是貪瞋癡慢疑，再簡化是貪瞋癡，把見思惑斷乾淨了，他可以證到涅槃，六道也出來了，他還有身體，他身體還在人間，這是有餘依涅槃。到他不需要身體的時候，他要歸到涅槃境界，一直在那裏享受安靜，再灰身滅智那叫無餘依涅槃。這兩種涅槃，只是斷見思惑出六道而已。若是究竟涅槃，不但要把見思惑斷了，塵沙無明也要全部斷乾淨，這才真正證到佛果的，叫「究竟涅槃」。

講「常寂滅相」，常是永恆的，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有這個法。常寂滅相，它跟

前面所講的三相不同。三相，比如說聲聞緣覺證了果，他怎麼證果呢？「解脫相」，所謂解脫，就好像用繩子一層一層把身體捆綁起來，現在把繩子解開來，叫解脫了，這身體從繩子脫離出來了。這常寂滅相跟那個解脫相不同，常寂滅相從無始劫以來，一直到未來無始無終的，本來就沒有無明煩惱纏縛，縛，是像繩子把它纏繞起來、捆綁起來。那纏繞捆綁是什麼呢？比喻無明煩惱。常寂滅相本身沒有無明煩惱，根本不是什麼纏縛，原來就沒有纏縛，沒有纏縛現在說什麼解脫呢？是這個講法。如果不這樣解釋，只講沒有解脫，那我們現在學什麼佛呢？學佛就是要解脫，完全講出來，就是說無解脫是針對本性講的，本性就是常寂滅相，本性沒有無明，等於說沒有繩索捆綁我們，所以說不上解脫。再說「離相」，有離就有合。真如本性常寂滅相，它是無處而不在的。《楞嚴經》講「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」，它跟誰合？它無處而不是，沒有合，有什麼離呢？再講「滅相」，滅相是對有生來講，有生才有滅。真如本性裏面有生嗎？生是原來沒有，後來有才叫生，真如本性是無生法，無生就無滅。所以三相——解脫相、離相、滅相，一提到常寂滅相，那三相都不能跟常寂滅相比。所以祖師講，常寂滅相不同於二乘的三相，二乘聲聞、緣覺的三相是解

脫相，見思惑斷了，脫離六道了，生滅也滅了，這是二乘的。這個常寂滅相無始無終，它就是寂滅相，所以不同於二乘的三相。

這是「究竟涅槃，常寂滅相」，最後講「終歸於空」。終歸於空，這個空，祖師注解就是中道第一義空。什麼叫中道？什麼叫第一義？中道就是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，真空妙有，不偏於空不偏於有，空有圓融在一體，這才是真正的真空，叫中道。如果說我們一聽到空，以為什麼都沒有了，那就誤解了。如果什麼都沒有，那我們學佛學什麼？學到最後，包括身體心理都空無，什麼都完了，那就是邪知邪見。必得要知道中道，而且是第一個意義，這就是一方面講真空，一方面講妙有。什麼叫「妙有」呢？一般眾生都是「有」，我們也有這身體，也有思想，但這有，不是妙有，我們做什麼事情自己都不知道。這事情做的結果如何？我們也不知道。我們為什麼做這事情？自己也不知道。而且認為這事情應該做的，往往障礙很多，不成功。然而妙有是佛到世間來度眾生，他一舉一動、說的法，眾生要怎麼了解？所得的利益如何？佛完全知道，這有是妙有。比如說一個眾生，就現在來講，他把世間書念

好多好多，但是他書念得再多，都不能成為妙，為什麼呢？自己一有權利這作用，它就不是妙了。佛做一切事情，不要求有任何權利的，辦的事情都是為眾生辦的，說的言語都是替眾生說的，都是教眾生來成佛，絕不為自己名、自己利來說的，所以說是妙。我們言語行為當然也是從本性出來，也從法身出來的，如果不從法身出來，變成草木一樣的，那是死東西。我們雖然從法身出來的，可是被無明染污了，無明煩惱一被染污，這就不妙了，分別就在這裏。所以中道第一義空，就是真空妙有，圓融在一起這才是真空。我們用言語行為辦一些事，也是從我們本性出來的，可是一出來就被無明煩惱染污了，這就不妙了。不妙之後，我們做的事情就有很多煩惱。煩惱之中又有煩惱，這是我們凡夫，嚴重的是生死不能斷，不能了生死。但不能了生死，而且在世間造的惡業太多，就要墮到三途去。這道理我們總要明白，我們自己因為不知道妙有，一提到空，就想到什麼都空了，這就難了。因此在這裏，祖師特別講的空是中道第一義空，就是真空妙有，合在真如本性上面一體的，不能分。「終歸於空」，空指的是這個空。

這種真空妙有是中道第一義空，跟聲聞緣覺的空不同，聲聞緣覺的空，祖師把它叫作「灰斷空」，「灰」是燒成灰，「斷」是斷滅掉。這指的什麼呢？佛法講我們眾生都有身體，「身為苦本」，讀書人或學道的人固然知道身體有什麼痛苦，可以減輕對身體的執著。但有身體，總是一個苦惱的事情。所以聲聞緣覺他斷見思惑以後，要住在世間他可以永久住下去。他厭惡這身體不好，怎麼辦呢？他就入了火光三昧，入了火光定，就用三昧火把這身體燒掉，不要了，叫「灰身滅智」。智指他的心理斷了見思惑，境界轉了。但是這假身體還在，那個思想還是有的，斷分段生死、斷見思惑，還有餘依身體在那裏，把身體燒了不要了，就歸涅槃那個空，叫「灰斷空」。入了火光三昧把身體燒掉，不要了，進入涅槃坑，他那涅槃空，他這個空跟第一義空不同的，祖師特別指出來讓我們辨別，這個中道第一義空跟那不同的。那聲聞緣覺灰斷空，在《法華經》來講不許可有的，何況我們凡夫眾生所了解那空，還比不上聲聞緣覺的灰斷空。聲聞緣覺入了灰斷空，他還是涅槃，他還了生死出六道輪迴，他在那享受。現在一般人認為這空，那就是外道的「斷滅空」，斷滅空就認為什麼都沒有了，你修行也不必修行了，人一死什麼都沒有，那種空是要不得的，

那是邪知邪見的空。就是二乘聲聞緣覺的灰斷空，他不能成佛，也要不得；必須要講到中道第一義空，求是求那個空。

接著是佛講這種高深的法，為什麼不一下子說出來，還分五時說法呢？開始說四諦法，然後一步一步，最後才講《法華經》，下面就解釋這個意思了。

佛知是已·觀眾生心欲、而將護之·是故不即為說一切種智。

「佛知是已」，佛把前面所講的法，差別之中有無差別，無差別之中有差別的，也就是說無量法可以歸於一法，一法可以分成無量法，這是比喻說明佛的智慧，有權智有實智自由運用，佛自己知道。「觀眾生心」，佛這種大智慧，他來觀察眾生的心理，這就應機說法了。什麼樣的眾生，他有什麼樣的心理，他的根機不同，屬於聲聞緣覺的根機，就跟他們講聲聞緣覺的法，菩薩的根機跟他說菩薩的法，菩薩還有不相等的境界，所以說的法也不相等。如果不能應機說法，對於那些學習能力還沒有到，就跟他講一乘法，《法華經》講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，一乘法也就是前面講中道第一義空，這樣講不但他了解、不接受，而且還毀謗。所以佛把眾

生心理觀察清楚以後，對什麼樣的眾生，就說什麼樣的法，這就是維護眾生。深怕眾生聽到一相一味的一乘法，他不了解、他毀謗，前面五千退席的人，勉強叫他再來聽，他一定毀謗，所以等五千退席之後，才講這大法。所以「觀眾生心欲，而將護之」，是保護他們。「是故不即為說一切種智」，不立刻對那些眾生說這一切種智，一切種智就是佛的智慧。這前面摩訶迦葉講佛的大智慧有權智、有實智。佛講你所了解佛的權智還是一部分，講到佛的一切種智，是無窮無盡的說不完。所以在這裏講，佛沒有為那些眾生說一切種智，就是為了不讓他們藉著不懂這法而毀謗，毀謗就造業了。為了維護他們，所以沒有說一切種智。後面這一段是長行文的結論。

汝等迦葉、甚為希有。能知如來隨宜說法。能信能受。所以者何。諸佛世尊、隨宜說法。難解難知。

「汝等迦葉」，汝等是迦葉還有靈山會上那些其餘弟子。你們「甚為希有」，很少有的，為什麼呢？能夠了解佛說法的實智、權智，很希有。

你們「能知如來隨宜說法」，你們能夠知道，如來指的是佛，「隨宜說法」，隨

著眾生的根機，適宜說什麼法，佛就跟他說那一種法。《法華經》主要是開權顯實，開三權顯一實，這裏就是你們能夠知道如來開三權的方便法，為什麼說方便法？隨宜眾生根機來說法的，這個你們知道了，所以很難能可貴，很希有。

「能信能受」，你們不但知道佛講這些方便法，而且能信又能受，受是接受佛講的妙法，這就是顯一實。原來他們都是學的小乘法，現在能夠接受了，而且相信了，修這一乘法，顯示佛講的開權顯實，顯的一實，他都能接受照這樣來修了。

「所以者何。諸佛世尊、隨宜說法，難解難知」，這解釋你們知道甚為希有，為什麼甚為希有？「諸佛世尊」，不但釋迦牟尼佛，那一尊佛都是隨著眾生根機來說法，這是開權，最後要顯實，這是「難解難知」。你們雖然是解、知不夠圓滿，沒有完全，但是因為佛的智慧太廣大了，你們能夠解一部分、知道一部分也甚為希有。這個難解難知，佛讚歎他們甚難希有。說是說不盡的，可以拿前面所講的佛有十種大恩，佛到世間來就像大雲下的雨一樣，平等滋潤大地上的萬物。佛說的法有十種大恩，讓所有眾生都能得益，這是甚難希有。

長行文說到這裏，我們知道釋迦牟尼佛讚歎迦葉等等，甚難希有，就是接受佛的教化，得到佛的恩德照顧。我們今日之下研究《法華經》，同樣的都能得到佛的大恩。

第一〇八講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。而說偈言。

破有法王、出現世間。隨眾生欲。種種說法。
如來尊重。智慧深遠。久默斯要。不務速說。
有智若聞。則能信解。無智疑悔。則為永失。
是故迦葉。隨力為說。以種種緣、令得正見。

這偈頌是〈藥草喻品〉，前面長行文意思講完以後，這裏用偈頌再說一遍。偈頌裏面大意可以跟前面對照的，所以它也分成三部分。開始是講「法說」，法說是直接把佛法在這一品裏面，把《妙法蓮華經》的佛法直接說出來。第二部分用譬喻表現出來，叫「立譬」。到第三部分再把立譬與法合起來說。

先看「法說」這幾首偈子，剛才念的偈頌，一直到後面「以種種緣、令得正見」，這是法說。第一首「破有法王、出現世間」，破有法王，指的釋迦牟尼佛，他到世

間來為的就是弘法利生。比如說《妙法蓮華經》的妙法，不能佛一出世間來就說這妙法，所以要看眾生的根機。眾生到什麼時候，能夠接受什麼樣的佛法，佛才說那樣的法，所以「隨眾生欲，種種說法」這就是應機說法。以什麼樣的根機說那一種的法，這是第一首。「如來尊重，智慧深遠，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」，「如來」就是釋迦牟尼佛，「尊重智慧」，這個智慧是佛的智慧，非常深也非常遠。既是智慧這麼深遠，也不能輕易說出來，輕易說出來人家也不懂，接受不了，說出來沒用，所以尊重這智慧深遠。因此「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」，默就是不說，沒有說很妙的法。「不務速說」，沒有很快說出來。「有智若聞，則能信解」，在說法的時候，有智慧的人聞了之後，就能信解。「無智疑悔」，無智慧他有疑惑，或者有悔。「則為永失」，這就解釋為什麼不務速說，假使一開始就把妙法很快說出來，當然有智慧的人可以信、可以解。還有很多無智慧的人，一聞到妙法他們就懷疑，就不想學了，這就會永久失掉了。「是故迦葉」，所以佛跟迦葉尊者就說了，「隨力為說」，佛出現到世間，隨著眾生根機，隨眾生學習能力，為這些眾生說法。因此「以種種緣，令得正見」，看各種的因緣，一步一步的到最後，才讓所有這些因緣成熟了，讓他得到正見。

第一首偈頌第一句「破有法王」，法王就是佛，萬法之王。為什麼是萬法之王呢？世間出世間一切法，我們一般眾生不知不覺。不但出世間的法，像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度，種種法我們不懂，就是世間生老病死的生滅法我們也不懂。這一切都不覺悟，所以才有生死。法王呢？佛就把世間的生滅法，出世間一切覺悟之法，全部都覺悟了，不但覺悟了，而且把一切法都明了，證到自己本有的真如本性，所以他是法王。

成為法王怎麼成就的呢？「破有」，必須破除有法。這有法指的是什麼？有生有死的法。這些生死法，就把我們每人自己的真如本性障礙起來了。本來真如本性上面有什麼生死？沒有的。被生死法障礙了以後，我們才有生死。什麼生死呢？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，這是分段生死。我們到人間來了，過去在那一道我們不知道，這一生死後，又到那一道去也不知道，這就是不覺悟。所以一個人生病了、到老了、自己知道快死了，死的時候要到那裏去不知道，所以痛苦。如果覺悟了，知道過去從那一道來的，現在為什麼到人間來，將來又到那裏去，自己得了宿命通就知道。

我們誰有宿命通？有宿命通就不痛苦了。出了六道還有變易生死，那變易生死怎麼來的呢？在六道裏面有見思惑才有分段的生死，結束了分段生死，出了六道，這就了不起，證到羅漢果。證到羅漢果以後，他還有生死，叫作變易生死。變易生死是怎麼造成的呢？分開來講，有兩種變易生死，一種變易生死是證了羅漢果以後，出了六道，生到方便有餘土，他這變易生死是「方便的變易生死」，他有塵沙惑，他居在方便有餘土裏面。比羅漢高一層的是緣覺，就是辟支佛，再高一層的是菩薩境界，菩薩是「自性的變易生死」。自性變易生死，天台宗所講的三惑，一個是見思惑，一個是塵沙惑，最後叫無明惑，到菩薩境界，他有無明惑在那裏，還是有變易生死。不過這變易生死深入一層，叫自性變易生死。我們普通講變易生死，按天台宗講法以三惑來分，所以變易生死又分為兩種。這裏講「破有」呢？是把分段生死破除掉了。還沒有斷見思惑的時候，在修持是因，斷了見思惑就得了果，得了果就是證到羅漢果。這個因果就生死來講，生死的因、生死的果，這是分段生死有。辟支佛是證羅漢以後，他這個塵沙惑還在，他在修這是變易生死的因。斷了塵沙惑，這個變易生死就斷了，這是二乘的生死因果。菩薩還有無明在，這無明是因，破除

無明乾淨以後，把自性變易生死了了，自性指的三細六粗，那個非常微細，那種無明斷乾淨了，自性變易生死也斷除了。所以講生死因果，有分段生死因果，變易生死因果，包括兩種變易生死因果，這都叫做有。為什麼生死因果都叫作有呢？把這三種生死因果對照真如本性來講，本性上沒有任何生死這些假相。我們真正研究妙法的時候，佛要成就法王，一步一步的把分段生死有要斷除、二乘變易生死要斷除、菩薩的無明生死也要全部斷乾淨，叫「破有」。各位看了祖師注解，有一句話「破有法王是因果不亡，名之為有」，換句話說因果不亡叫作有，因果要是亡了叫破有，這句話要特別注意，不要起誤解了。祖師注解不是否定因果，那就是說要證到真如本性，在真如本性上沒有生死的因，沒有生死的果，是這個講法。有生死的因、生死的果，都是因為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從那無明起了，造成種種障礙，才有種種的生死。現在就修持這方面來講，一步一步把生死的因到生死的果，統統把它破除，這叫破有。破有之後才成為法王，那法王全體是真如本性。

這個「破有」，我們比較容易懂的話，就是造成分段生死，兩種變易生死，這

些根本無明、枝末無明，全部把它破除乾淨。破除乾淨每一個有，破除那個時候就得了一個果的名稱，那個果在本性上也安不上。要把果安在本性上，那就證明你的本性還沒有完全證到。比如斷了見思惑，斷乾淨了證到羅漢果，再把羅漢果安在本性上面，那本性上面就還沒有完全清除。同樣的兩種變易生死，把變易生死破除了，證到大菩薩，大菩薩各有各的地位的，就圓教有初住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每一地都有一個果的名稱，你把果的名稱安在真如本性上面，那又是真如本性上的障礙。這樣看起來，祖師講因果不亡叫作有，這個因果叫生死。生死相這個完全破除乾淨了，因此我們為了解這句話，不要起誤會，就是把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全部斷除乾淨，連斷無明所得的果位的名詞也不要，這才是成為破有的法王，這樣他就得了大自在，祖師講「諸法得了大自在」了。諸法什麼大自在？世間法、出世間法一切都是自在。講好懂的話，世間法還不算見到本性，得了宿命通就很自在了。例如安士高是外國一個高僧，他到中國來三次，前世有欠人家生命來償還，他自己都知道，他把這個講出來了，他過去怎麼樣害死別人，人家怎麼把他害死了，他得宿命通，所以無論欠人家一切債務，欠人家生命的債務，他快快樂樂的還人家，他

就自在了。現在你看別說是生命，就是錢財方面破了財，說實在的話，多半是過去欠人家的。我們心裏忿忿不平，能知道這個道理，心理就平了，心一平就自在了。舉這個小的例子，這是普通的，還沒有真正見到本性。真正證到本性到佛的地位，想想看，那種自由自在，那裏是我們現在所講民主自由？這民主自由太小了，真正佛家講的自由自在，就是必得把所有無明斷除乾淨，把自性本有的真如本性，全部把它開發出來，這就成佛，真正得到大自在了，這叫「破有法王」，我們學佛就要學到這程度。

第二句「出現世間」，佛是破有法王，佛到世間來為的什麼？說出佛法來，讓眾生能夠覺悟。就是要把覺悟之法說出來，使迷惑顛倒的眾生都能夠成佛。所以佛出現世間利益眾生，就是把覺悟之法說出來。覺悟之法能夠說出來，那個不容易的。後面講隨眾生根機說法，眾生根機那太多太多了。佛說法「慈悲喜捨」，佛是大慈大悲，若不是慈悲的話，他已經成佛了，分段生死、變易生死都沒有了，他可以安逸逸在那裏享受，他為什麼到世間來？到世間來就是慈悲心。喜捨，歡歡喜喜的，

捨棄一切眾生所求的名利，佛都捨棄。拿我們中國文化來講，儒家講禮讓，讓，由開始相對的讓，讓到最後，是絕對的讓，什麼都可以讓出去。孔夫子崇拜堯、舜，堯舜天下都讓得出去，所以喜捨是把一切都讓。佛到世間來，就是慈悲喜捨，把一切佛法給眾生。我們現在學佛，必須要記住慈悲喜捨，千萬不可我有我的意見，這是我的東西，我的財產、我的什麼，不能讓給人家。但是要求每個人做到是很難的，可以先從儒家開始學，就是講禮讓，開始從淺處，從小的方面可以讓，從小的利害讓出去沒問題，很輕鬆的。人家向你借了錢，借了幾十塊錢、幾百塊錢，我們學道的人，這錢別人借出去不還，就不還，就讓給他。小的讓，將來向你借更多的錢，他不還，你也能夠承受得了。你原來培養的忍讓的工夫，一天一天加深，到最後再怎麼樣嚴重的，你就都能夠承受得了。這是由淺入深，把這慈悲喜捨做到圓滿。開始叫你學佛法，統統把它捨掉，誰辦得到啊？你一時高興，連你家庭生活費用統統不要捨出去了，一捨出去之後，現實問題出現了，生活怎麼辦？於是家裏很緊急的事情問題出現，你怎麼辦？那就懊悔了，那個是一步一步的，按照儒家這個辦法，由淺入深的這樣很可靠、穩當。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學慈悲喜捨，也勸人學佛慈悲喜

捨。不但我剛才舉的財物是一個例子，除了財物以外，我們跟眾生接觸，那多得很。遇見一切的問題，除了你要從事政治，或在公家辦事，或在道場辦事，那另當別論，那公事公辦。私人的個人問題，你可以從淺處到深處，讓得愈乾淨，你的本性就愈出現了。

佛出現世間來就是慈悲喜捨，度化眾生都能夠成佛。這個目標是定這樣，但是眾生的根機很多，所以佛說法度化眾生，把這慈悲心用出來，下面就說「隨眾生欲，種種說法」，眾生什麼根機，他才能接受佛所講的那一種法，必須合乎他的欲望。沒有合乎他的欲望，他不接受的。比如說講四諦法是苦集滅道，苦集是世間的生滅法，普通眾生他連苦從那來的也不知道。雖是不知道，佛把苦的狀況說出來了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合起來有八苦，八苦再分起來那太多了，這個一看，人家就知道。知道之後這是果，再追求這因叫集，你們這些芸芸眾生這些八苦，種種苦果來的原因在那裏知不知道？想不想解除這些苦啊？這樣說出來人家才接受，這是最淺近的，度化從來不懂佛法的，連生死因果都不懂，佛講出來，然後問他要不要解除這些痛

苦，他想解除，這叫欲，所以佛先講四諦法門。有眾生、有聲聞、有緣覺、有菩薩各種不同的欲，所以佛有「種種說法」，這才有效果。

隨著眾生根機說種種法，就是法王有了大智慧，這智慧是權智。用權智說這權教，教也是用權的。「如來尊重，智慧深遠，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」，這講實智。如來尊重，智慧深遠，佛的智慧從那出現的？智慧是本有的，真如本性是一個體，由本體起的作用這就是智慧，這個智慧別說不同於我們世間凡夫眾生的智慧，只要沒有成佛，那些大菩薩他的智慧也比不上佛。比如我們人讀了很多書，他懂的事情不少，他跟別人來往，他也有很多聰明智慧，其時這智慧是小聰明而已。凡夫眾生一個自私的我執在那裏，他那個智慧不過是把人家的名利爭取過來，充實自己的名利而已，那種智慧根本不能算是智慧。佛的智慧怎麼開發的呢？必須把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全部斷乾淨了，沒有一絲一毫私心在那裏，這個智慧完全從本體上、從本性上用出來的才叫做智慧，所以這個智慧叫「智慧深遠」。既是那麼深又是那麼遠，深遠到我們一般凡夫不可思議，就是那些菩薩、二乘，對佛的智慧不可思議，都不

知道，為什麼呢？我們凡夫眾生無明滿滿的，一絲一毫都沒有破除，二乘破除一部分，大菩薩地位不同，還不能把無明斷乾淨了，所以只有佛的智慧才深遠。

這種「智慧深遠」，這是佛完全證到自己本有的真如本性了，這是實智。實智指的智慧深遠。證到這實智，佛應該實智實說，就把這實智用出來，講的就是實教實法。實教實法是什麼呢？就是妙法，就是直接教你明了本性。明了本性立刻就用工夫，成佛就叫第一義。那佛為什麼不說呢？所以「久默斯要」，斯要是這妙法，佛沒有說出這妙法。很久很久守住默，「不務速說」，務就是從事，妙法沒有很快的說出來。為什麼呢？前面講「如來尊重」，佛尊重自己所得的真如本性、所開發的深遠智慧，既然得到智慧，為什麼要尊重呢？佛法說出來就要人家得利益，如果說出來人家不契機，人家聽不懂不能接受。不接受還是小事，就怕不懂而且毀謗，從此不敢學佛了。因為這個關係，佛要尊重自己所得的智慧。

今日之下，我們很多人都受過菩薩戒的，就是沒有受菩薩戒的也有發菩提心，一方面自己來研究佛法，一方面自己也想勸人家學佛，這就是行菩薩道。你看這兩

句「如來尊重，智慧深遠」，對佛講的大經大論，能夠講勸告人家能夠學當然好，就怕你講出去，人家程度不到，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事情還小，就怕聽了起了誤解，那就不得了。在修持方面，沒有說清楚由淺入深，步驟沒有說出來，叫人家一步登天，開始很高興，結果一起步一學，他的障礙就來了，問題就發生了，從此就不想學了。這個當中勸人學佛，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，你要看對方他到什麼程度。所以各位你勸一個人學佛，也是行菩薩道，勸十個人、一百個人，只要勸任何人，你都是行菩薩道，你必須要根據「慈悲喜捨」的原則，然後要看準對方什麼根機，你才一步一步領導他，他才能穩穩當當一直的學下去，這就跟孔夫子一樣，循循善誘。必得學循循善誘，這樣你才能真正弘法，讓眾生能夠得到利益。不在這上面研究，不注意這個，像人家講參禪的、密教的修法，以及各家高深的理論說出來，說說是可以，人家做不到，因為做不到，人家就不敢再學了。所以必得要知道，「如來尊重，智慧深遠」，不要一開始講很高深的義理，一下就介紹叫人家學，這樣你就是尊重佛法。

後面這首偈子，「有智若聞，則能信解，無智疑悔，則為永失」，這就解釋為什麼「如來尊重，智慧深遠，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」。如果要速說的話，有智慧的人聞了，他能信解這當然很好。就怕無智慧的人，佛用實智講這實法，而他發生很多疑問，而且後悔，從此不敢學了，不但不敢學，而且對於佛法他加以毀謗，所以「永失」。就怕無智慧的人一聽到，這實教就是第一義，聞到這妙法，卻永久失掉了，那就太可惜了，這是解釋佛為什麼不務速說。

佛就說了「是故迦葉」，就告訴迦葉。「隨力為說」，如來隨著眾生的根機，他的學習能力到什麼樣的程度，就替他說那種法。因此「以種種緣，令得正見」，種種緣就是佛用權教，看清楚眾生的根機，適合講什麼法，就講什麼法。以這個緣能夠令眾生得正知正見。

「以種種緣」是權智，說的是權教。「令得正見」這是實智，叫眾生開實智接受實教。「正見」在這裏就是開佛知見，就是第一義，惟有這個意義，才是佛的知見，叫正見。祖師注解，眾生在沒有開正見之前，那些像羅漢、辟支佛、每一個地

位的菩薩，在我們看起來都是正見。祖師注解在這裏講「自此以前」，在正見沒有開發以前，「皆是邪見的人」，你看看這句話多麼重要，必得見到佛的實智，這才是正見，其餘都不徹底的。

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學佛的慈悲喜捨，能夠穩妥的行菩薩道，穩妥的勸人老老實實念一句阿彌陀佛，發願到西方極樂世界。在勸人學佛的時候，自己以及勸人家深信因果，還要老實念佛，這是最穩當的辦法。

第一〇九講

迦葉當知·譬如大雲 起於世間·徧覆一切·
慧雲含潤·電光晃曜·雷聲遠震·令眾悅豫·
日光揜蔽·地上清涼·靄翬垂布、如可承攬·
其雨普等·四方俱下 流澍無量·率土充洽·

「迦葉當知」，釋迦牟尼佛叫著迦葉尊者的名字，你應當知道。「譬如大雲起於世間」，佛到世間來說法，如同天上的雲，這不是普通的雲，是大雲。這大雲在世間起來了，大到什麼程度呢？「徧覆一切」，世間任何那裏都把它覆蓋起來了。但這覆蓋起來要特別注意，我們普通看滿天黑雲，那是我們所知的，這是比喻的話。而這個大雲徧覆一切，都是對人有好處的。徧覆一切以後，「慧雲含潤」，這不是普通的雲，這是有智慧的雲，這雲裏面含有一切能夠滋潤萬物的水分。

「電光晃曜，雷聲遠震」。這慧雲它既是含潤的，那就要下雨了。就我們普通

人的經驗，要下雨之前有閃電的、有打雷的。所以「電光晃曜」，雷電很明顯發作出來了，雷聲在很遠就震動起來了。因為電光比聲音快，比如我們人一看遠處先看到光，那是閃電，那聲音才從遠處傳過來。經文也是這個意思，接著震動了，「雷聲遠震」。

有電光有雷聲，「令眾悅豫」，大眾一看到光、一聽到聲音，就是悅豫，悅是喜悅，豫是很高興很愉快，這是對人來講的。同時「日光揜蔽」，天上日光被雲揜蓋起來了。本來日光是比較熱，被慧雲一揜蓋起來，「地上」就一片「清涼」。「鬘鬘垂布，如可承攬」，形容大雲起來的很多，鬘鬘的雲多得垂布，垂是雲往下垂下來，這布是縱橫徧布到各處。「如可承攬」，這個垂布鬘鬘的雲，就好像可以用手把它接起來，攬是把它採取過來。

「其雨普等」，接下來有雨了，這雨是怎麼樣的呢？普等，普是徧的，等是平等的，從天空裏，由雲變成雨下在各地地方都有。大地上萬物、人類以及其他動物，都能得到雨的滋潤，叫做普等。

形容普等這是用四方來講，「四方俱下」，東西南北就是普遍的，這兩往下降。「流澍無量」，流澍是雨水往下落。落的是什麼？無量表示普等，普遍的那裏都有。並不是說有些乾旱地區希望雨，雨下了一點就沒有了，不是那個。「流澍無量」，就是人家需要的雨水分量足夠了，叫做流澍無量，可以供給人所需要的，大地上這雨水得到很充沛的。所以「率土充洽」，率土就是四方，率土就是講全國，全國的國土都有充足的雨量，得到這滋潤，用洽字來講。在人、動物、花草、樹木，沒有得到雨來滋潤的時候，那不能算是和、不能算是洽。或者雨水太多了也不算是洽，那變成水災了。這充洽是雨水正好，既把乾旱消除掉，也不過分的多。率土本來是中國詩經裏面的話，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那是全國的意思。全國萬物都是那樣和洽，洽當和字講，這是形容遇到這個大雲所變成的雨，雨下得既不多也不少，所以充洽形容這雲雨。拿來比喻釋迦牟尼佛到這世間來說法、度化眾生，就如同雲或雨一樣。

這一段比喻的話，把它連貫起來記在心裏面，這當中有大雲，這雲是有智慧的慧雲。然後有電有雷，再是大地上一片清涼，接著有雨下來了，「率土充洽」。這是

很完整一件事情的敘述。記得之後，我們再看所比喻的，佛到世間來弘法利生，在那些方面？這些所比喻的有那幾方面的法，下面再對照著看。

先看釋迦牟尼佛自己講，叫迦葉你應當知道，「譬如大雲」，雲是什麼呢？雲是代表佛，佛用什麼身分？用大雲來比喻。佛有三身：有法身、有報身、有應身。法身無處而不在，那裏都是佛的法身。報身是佛從凡夫眾生地位，把枝末無明、根本無明，全部破除乾乾淨淨的，讓本性也就是法身完全顯示出來，成佛了就有報身，證佛果的果報身。法身是在理上面講，人人只要一覺悟，無處不是法身。就像蘇東坡所講的溪聲山色就是法身。為什麼呢？萬物那裏都離不開法身。所以覺悟之後的人，我們隨處都可以體驗到，都是在佛的法身之中。眾生跟佛的法身是一個身分，佛的法身也在我們自己法身之中。這個道理明白以後，大家聽很多人講「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」，這是講法身的。法身是身土如一，這是講理上面的。懂得這個理我們就知道，只要自己臨命終的時候一心不亂的，沒有其他顛倒的話，到西方極樂世界有什麼困難呢？這是在理上面講。但事實上，我們現在凡夫眾生被根本無明、枝末

無明，把我們法身遮蓋得一點空隙都沒有，我們現在凡夫心理完全被無明遮蓋了。佛到世間來，法身不動的，法身沒有來沒有去。報身是佛因地修行，去無明去乾淨了，得了佛的果報了，萬德莊嚴的果報身，他到世間來，我們凡夫眾生也看不到，那只有用應化身。應身就是我們在世間的眾生可以看到的佛，那就釋迦牟尼佛這一次到世間來的，這是應身。所以在這裏講「譬如大雲」，雲是指的應身佛。

應身佛才有行動，既然天上的雲它是動態的，所以我們念佛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理上面講，極樂世界無處而不在，阿彌陀佛的法身也是無處而不在。到了臨命終的時候佛來接引我們，用什麼身分來接我們呢？以應身佛來接引我們。應是感應的，有感才有應。所以我們平常念佛好好的念，把無明煩惱能夠斷了，那更不得了，那一定能夠往生。若沒有斷最低限度要伏得住，平常有伏的工夫，到臨命終就能伏得住。能伏得住就能感應，感阿彌陀佛的應身來接引我們到極樂世界，那是事實上的極樂世界，不是講理論的極樂世界。理論上的極樂世界現在這裏就是，事實上的極樂世界就在西方，從我們這裏經過十萬億佛土到那裏去。所以我們念佛的人應該

要事理都明白，才不會被外面那些似是而非把我們迷住了，我們就事實上能夠感應佛的應身來接引。

接著就看「大雲起於世間」，就是應身佛，釋迦牟尼佛以應身佛到世間來。既然佛到世間來，是對世間的一切眾生，不是只為某一類的眾生，普遍的把佛法說出來，給任何一位眾生，只要他的因緣到了，都能得到佛所說的法，得到法的利益，所以「徧覆一切」。能夠徧覆一切是慧雲，有智慧的雲。怎麼叫智慧雲呢？佛的應身到世間來，這應身到這裏到那裏，應身跟法身不一樣，法身到處都是，應身是有感才應。佛知道那裏眾生在感，他才應。這個不像外面有感，我們知道那個人，但是他什麼根器？我們不知道。佛到世間來，有感的那些眾生，佛來應那些眾生。既是來應，佛所說的法，都能如那些眾生所感的，感應道交，這個非有智慧不可，所以這雲是有智慧的雲。佛的應身隨著智慧，也就帶著智慧到世間來，因此這雲叫慧雲。那類眾生是那類根機，應該對他說那一種法，所以慧雲裏面含有這潤，什麼叫潤？比如這土地，乾的土地，這雨下來的時候，也不是大雨一下就沖刷掉，不是，

雨正好下下來，往地面慢慢滋潤下去。對其他花草樹木也是如此，讓它慢慢滋潤得到受用。萬物根器不同，接受佛法能力也不同，所以用潤字來表現。這慧雲含有滋潤的功能，也就說佛應身到世間來說法，那一類眾生只要有因緣的眾生，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
「慧雲含潤」，祖師注解「含潤」，表示釋迦牟尼佛到這世間來講佛法，全部的法，分成三大類，經、律、論三藏。三藏再分就十二類，普通講三藏十二部，把佛到世間來四十九年所說的法，全部包含在裏面，這裏講「含潤」就是代表三藏十二部的法。因為這樣，佛講的法，任何一類根器的眾生，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
「電光晃曜，雷聲遠震，令眾悅豫」。電光，我們都有經驗，打雷之前先發出光，實際上同時有的，只是光我們先看到。這就是佛到世間來，佛要說法的時候，放光。佛的應身在說法，比如說《法華經》開頭就放光，以電光表示：比喻佛的應身放大光。「雷聲遠震」，表示先有光然後有聲音，這聲音表示佛在說法，要用音聲說法。佛說法跟我們凡夫眾生用聲音來勸人家學佛，我們這聲音怎麼能跟佛比呢？

我們想作一點有利於人的事情，勸人家學佛，人家一提出幾個問題，我們就答復不出來了。這個音聲是有用處，但是不夠。不能說我勸人家學佛、念佛沒有功德，有，但是怎麼能跟佛來相比呢？佛這音聲就跟雷聲一樣的遠震，眾生聽到這聲音都能接受。遇到那些邪知邪見的外道，不管那些外道提出任何問題，佛都不在乎，佛有四無礙的辯才。這四無礙大菩薩也有，可是唯有佛講出道理來，有四種無礙，包括有語言方面、義理方面共有四種，前面研究過了。所以這種「雷聲遠震」就比喻佛在說法的時候，具有四無礙的辯才。那些因緣成熟的眾生，一聽到就能接受。其餘那些外道有任何問題，佛都可以給他圓滿的解答。因為這個原因，所以經文裏面說「令眾悅豫」，大眾聽佛講這些法，無論那一種法，無論什麼根機，他一聽佛講的法，他就得到法喜，就是這裏講悅豫。

「日光揜蔽，地上清涼」，「日光揜蔽」比喻什麼呢？在釋迦牟尼佛那時候，印度外道很多，在這裏講九十五種是祖師注解的，另外其他經典講九十六種，差一種沒有什麼關係。那些外道都有相當的工夫，他們能放光，他一放光，可能對於眾生

具有一種吸引力。一直到現在，印度過來有些外道，你看看他的眼睛，就被他攝過去了，這一類很多。但那光是什麼呢？不是正光是邪光，那個光是引導人跟他去學，他學的都是世間的，最高境界超不過天道，何況他根本無明、枝末無明滿滿的在那裏沒有破除，所以那是邪光。這裏講日光揜蔽，佛這光一放出來，就把九十五種外道所放的邪光，都把它壓下去，放不出來了。這「日光揜蔽，地上清涼」，我們任何一個凡夫眾生都有見思惑，見思惑計算那數目，各經裏面講的有些不一樣，在這裏祖師講，見思惑整體來講，惑就是煩惱。煩惱這煩字，就好像火燒到我們人頭上來了，這多恐怖，如果外面火燒到我們頭上來，知道就趕快要救火了。可惜這見思惑的火，在我們自己身上，時時刻刻來燒，我們自己不知道，怎麼這樣說呢？起了煩惱就如同起了火了，這眾生自己不知道。所以有見思惑的人，佛看起來就像火燒起來那樣可怕，那樣苦惱。所以在祖師裏面講「地上清涼」，就是由於佛一說法，把眾生的見思惑就是煩惱，煩惱是熱惱，這煩惱是熱得很燙人，把它壓下去了，心地上就會清涼。這個自己可以體驗，我們在社會上或是家庭裏面，跟人家有什麼事情過不去，起了爭執，一爭的結果，心理就煩悶，這樣一煩的時候不好受，絕對不

是清涼的。在沒有跟人家爭執的時候，在社會上不跟人家爭名奪利，心理在那安安靜靜的就是清涼。就是我們一聽佛在說法的時候，我們心理一心在聽，其他跟人家發生這些煩惱的事情就不會起來，就在這時候，當下就把煩惱壓伏下去，伏得住煩惱惑了，這就清涼。我們念佛的時候，只要雜念不起來，一心在念佛，你心理也是清涼的。為什麼清涼？那見思惑那煩惱熱沒有起現行，這些不起現行，心理就是清涼。果然你能在念佛的時候是清涼的，你不念佛的時候，懂得理的話，時時刻刻心理向著念佛，你平常也是清涼的。日常跟一切人來往不要惱害眾生，當然自己更不會有惱熱了，不會有煩惱，這就我們自己修行時可以體驗出來。在這裏講「地上清涼」，就是佛一說法，聽到佛在說法，那些眾生心理都清涼了。

「地上清涼」是因為聽佛說法，見思惑工夫好就斷除，工夫不好就能伏得住。伏得住要看見思惑有多少？祖師注解有九十八種，是什麼意思呢？從見思惑裏面，分出來有九十八種，我們凡夫眾生成天在煩惱之中，不是這種煩惱起來，就是那種煩惱起來，我們一起心動念就是有煩惱，可見得煩惱這麼多，我們眾生那一天、那

一時候，都被這煩惱把我們困住了，不得清涼。所以一聽佛講這佛法的時候，覺得清涼。可見得我們不研究佛法，在世間怎麼會清涼呢？都沒有清涼，怎麼了生死呢？因此必須要學佛，而學佛重要的是要研究佛法道理，不明瞭道理，這怎麼得清涼呢？我們淨土宗念佛法門三根普被的，不明瞭佛理，只要信願行念佛也行。但是我們有能力研究佛理更好、更可靠。所以這樣說起來，雖然佛不住在世間，我們要研究經典，可見得非常重要。

「鬘鬘垂布，如可承攬」，這比喻佛以應身到世間來。佛的應身跟我們普通凡夫的身也不一樣，雖然是應身，但是他那種莊嚴清淨，令人一見到佛，自然心理就是清涼了。別說佛，你想想看祖師，歷代的大祖師都是叫人一見，心理就能夠清涼了。就拿印光祖師來講，那時候在大陸上，當時民國政府高官大財富的人來見，心裏都很傲慢的，但是一見到祖師，自自然然就肅然起敬。他原來的傲慢心，由祖師道德就把他鎮住了，祖師都如此何況佛。佛應身到世間來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，那種威儀，隨著三界，我們人間見到佛的威儀，天上欲界天、色界天、無色界天，

隨著眾生根機不同，見著佛的應身相好威儀都是不同的，都能得到心理的清淨。所以在這裏講「如可承攬」，是承攬佛的威儀。

佛的威儀可以學，威儀是抽象的，像某個人神氣在那裏？可以看到。比如一個人走在前面，熟人在後面一看就知道某某人，從他舉止動態，從他神氣，你就知道他是某人。就跟佛所現的威儀三有，就是三界——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，三有。三有的眾生都能見到佛的威儀，雖然佛的威儀跟雲一樣的能夠看到，但是抓又抓不到，就憑佛的威儀那種神氣，你就能得到好處，這可重要了。就拿印光祖師來講，那時候不但是政府高官、大財主，還是有學問的人，都是有功名的人，翰林、探花這一類的人，本來自以為了不得了，但是一見到祖師，就被祖師那種威神就把他攝住了。「鬢鬣垂布，無可承攬」，神是抓不住的，可望而不可及，但是在那裏，見到祖師個人心裏就可得到清涼，得到好處。

「其雨普等，四方俱下」，這比喻佛用音聲說法。祖師注解，佛有八種音聲，那都是非常好的音聲，有四無礙的辯才，這個法說出去，可以普應羣機。佛以八音

四無礙說出來，一切根機的人都能夠感，佛就應，都能得到感應，也就是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
「流澍無量」，佛說的法就像那個雨，流澍得非常適當的，適合每一種根機的眾生，都能夠得到利益。佛說法有五時八教，佛的音聲都具備這些教理在當中，因此講流澍無量。

最後這一句「率土充洽」，佛的音聲所到之處，就可度化有緣的眾生，無緣那沒辦法，不是佛，是眾生本身的問題。凡是有緣的眾生，都是有心想要了脫生死。發菩提心的人，要成佛，他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這叫充洽。充洽是適應任何根機的，那一種根機都能得到他所需法的利益。

佛有八音：

- 一、極好音：佛廣大之故，使皆入於好道。
- 二、柔軟音：佛德慈善之故，使之喜悅，皆捨剛強之心而自然入於律行。

三、和適音：佛居中道之理，故音能調和，使皆和融自會於理。

四、尊慧音：佛德尊高，故聞者尊重，智慧開明。

五、不女音：佛住首楞嚴定有世欲之德，其音聲使敬異一切，天魔外道無不歸服。

六、不誤音：佛智圓明照了無謬，使聞者各各得正見，離九十五種之邪非。

七、深遠音：佛智如實窮際，行位極高，其音聲由臍而起，徹至十方，使近聞非

大遠聞非小，皆證甚遠之理。

八、不竭音：如來極果願行無盡，以住於無盡之法，藏故其音聲滔滔無盡，奇響

不竭，使能尋其語義，得無盡常住之果。

第一一〇講

山川、險谷、幽邃所生。卉木藥草。大小諸樹。
百穀苗稼。甘蔗葡萄。雨之所潤。無不豐足。
乾地普洽。藥木並茂。其雲所出。一味之水。
草木叢林。隨分受潤。一切諸樹。上中下等。
稱其大小。各得生長。根、莖、枝、葉。華、果、光、色。
一雨所及。皆得鮮澤。

「山川、險谷」，我們一看就明瞭，山是高山，有河川，還有險谷。有「幽邃所生」的「卉木藥草」，卉是一般的草、樹木，其中可以作藥品用的藥草，還有大樹小樹很多了。農人種的各種五穀叫「百穀」，有很多。還有「苗稼」，「甘蔗葡萄」等等，這都是大地所生的那些東西。「雨之所潤，無不豐足」，這些花草樹木以及農人種的各種稻穀，經過雨水一滋潤都豐足，長得很豐盛，收成的時候也很足。「乾

地普洽」，乾燥的土地經過雨一滋潤，「洽」，讀霞、讀恰都可以，乾地也變成滋潤了。還有「藥木並茂」，有些樹木也可以當藥材，並茂，全部都長得茂盛。

「其雲所出一味之水」，這雲一出來變成雨水，雨水是一味，是平等的一種水。這一味之水，落下之後，「草木叢林，隨分受潤」。所謂隨分受潤是什麼呢？草在地上，它需要多少水，就能得到多少。樹木除了長在外面的樹幹、樹枝、樹葉要水分以外，還有在地下的樹根，這水當然要多一點，它也能得到所需要的水，這叫隨分，各得它所需要的滋潤。「一切諸樹」，各種樹木有「上中下等」，「稱其大小」，稱是與它上中下之樹正好適合，「稱」與度量衡的「秤」是同一個字，那一種物有多少分量，它就得到多少雨水。「各得生長」，這些諸樹無論是上等的、中等的、下等的，大的、小的，這些樹都能稱它所需，合乎它所需的都能生長。「隨分受潤」，各種樹木都能生長。它的「根、莖、枝、葉」，樹木、草等等，它都有根，長在地上的莖，還有枝葉，開花、結果。在山川險谷所生出來的這些植物，「一雨所及」，天上有雲化成雨，這一雨就是一味之雨。一味之水，落在這些草木叢林上面。「皆得鮮澤」，

澤是有光澤，山上花草樹木沒有下雨時，顯不出來鮮澤，經過雨一下之後，不但樹木花草一切的一切，就像經過水把它洗了一樣，非常新鮮而有光澤，這是雨給它們所潤的，得了這樣美好的現象（鮮澤的澤是潤的意思）。

這裏面含的佛法，祖師扼要把它注解出來了。比如說「山川險谷」，在這裏長了那些「卉木藥草，大小諸樹」，另外在平地上有「百穀苗稼」等等。現在看「幽邃」，幽邃是比喻我們這些眾生，各人都有過去那種習氣，這種習氣隱藏在我們的身心，人人都有。比如說學那些不好的習氣，叫惡習氣。學那些好的事情，那是善的習氣。如果過去聞到佛法，那就是無漏法，這也是習氣。凡是過去所習的，習就是學習的，薰染的，學唯識的就知道都含藏在第八識裏面，所以第八識也叫含藏識。我們人到世間來，過去在那一道，我們自己不知道，現在到人間來是人道，我們第八識在那裏呢？就在我們生命裏面有身體、有心理。把我們過去所有的習氣，善善惡惡的、無漏的，全部含藏在心裏面，這叫「幽邃」。

在這裏是說我們凡夫眾生，過去曾經對於佛法學習過的。就是沒有直接學習，

間接也受過佛法的薰染、薰陶的。因為所受的習氣不是一樣的，因此下面講各種所習叫作因。因，我們好懂，一個人有沒有善根？善根就是過去學了佛，他受到佛法的薰陶，在這方面所習的。現在接觸到佛法了，雖是接觸佛法，但是過去所習的不同，有的學習得很多，有的學習得少，下面就是分別的說出來了。

「藥草，大小諸樹」前面都講過了，有人天的、有二乘、有菩薩，這指大小諸樹、藥草等等。再看「百穀苗稼，甘蔗葡萄」，「百穀」就用五穀裏面，把它詳細的說出來。為什麼五穀變成百穀呢？祖師講這是比喻，講得詳細是一百個，簡單講是五穀。百穀表示十善業，十善業每一善，都互相有連帶關係的，所以然後再擴充擴充成為百穀，代表十善，有一百種之多。再說「甘蔗」呢？「葡萄」呢？「甘蔗」它是長的一根甘蔗，這表示學道的人有禪定的工夫，禪定所緣的是一個境界，定於一。「葡萄」，一串葡萄有很多，葡萄形狀很多，這表示學道的人智慧開發出來，可以破除那些煩惱。就像葡萄那麼多的智慧所破除的煩惱就很多，有這些比喻的話。

還有「乾地」，土地上沒有水，可是遇到雨落在乾地上也能普洽。普洽這洽字，

本來是和的意思，乾地遇到雨水一滋潤，也顯出像人一樣，一切都那麼和諧。還有「藥木並茂」，這個表示什麼呢？過去沒有正式聞到佛法，或者聞到佛法他沒有信心，所以比喻一個乾地。雖是乾地，這個人過去他沒有相信佛法，雨一跟他滋潤，他也能夠接受了，所以他能夠得到普洽。

這一段所講，佛就同天上那雲，那雨水是一味之水，它是平等，佛在說法也是平等說法。可是眾生聽到佛的說法，有的只能接受四諦法，有的能接受大乘佛法，各不相同，甚至只能聽到合乎人天五戒十善的法，這是由於過去他們所習的因不同。因此現在聽法，在佛是一味講法，平等法之中，因人所習不同，得的法不同。接著把前面從另外一方面來講，佛是用平等「一味之水」說法，如同一味之水。眾生聽了有差別，下面就是種種差別，眾生所得到的法不同，在佛這方面是無差別。

如其體相、性分大小。所潤是一。而各滋茂。

「如其體相，性分大小」，前面長行文裏面講過。體是眾生各有各的體類，相

也各個不相同的，性分，就前面講體相性等等，一共有四方面來講的。我們簡單回憶一下，各人根性，每一個眾生都是不相同，絕對不會說是兩個人，體、相、性完全相同，不會的。就是同一個家族，一個父母所生的兄弟姊妹，彼此都不完全相同的。雖然是不相同，人人都不知道為什麼，同一家人彼此性情，甚至身體長得有高有矮，體重有重的、有輕的，都不一樣，每個人自己都不知道。舉這個例子，佛法就差別來講，十法界再分成百界千如。講無差別來講，百界千如再分再多，總歸起來無差別，就是佛、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一，歸於一，為什麼有百界千如？有差別的？歸結起來無差別是一真法界。我們那個眾生知道？不知道。就是大菩薩也不知道，必得成了佛才知道。所以這句偈頌，「如其體相，性分大小」，是每一個眾生各不相同的。但是「所潤是一」，佛講這法是一味法，平等的沒有不同，就跟天空下的雨是一樣的。下在乾的土地上，下在山谷、平地、農田裏面，水是一樣的。「而各滋茂」，山上的花草樹木，農田裏的百穀苗稼，甘蔗葡萄各得滋茂。你問問那甘蔗、葡萄，還有百穀、苗稼、藥草等等，它們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只有佛知道。所以佛用一味法，就跟一味之水一樣，能夠滋潤萬物。萬物得了滋潤，而且長得很茂

盛，它們自己也不知道。

這是我們眾生現在學佛就是這個狀況，自己可以想像自己，至於別人，我們現在程度差得很，別人我們不知道。我學到佛法，佛講的法門，我相信到什麼程度？佛講人天法，我能相信，講的出世法，叫我們出世，可不可以相信？再講特別法門，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能不能相信？相信還不算，能不能照所信的來修持，我們學了這章經文，從這比喻裏面落實修持，隨時來想想自己。如果聽到佛講的這個法，我們看看經典，總感覺是這樣嗎？佛講的我現在還用得上嗎？在這個時代，我們照這樣修，能夠修得好嗎？有這些懷疑，那就沒辦法修了。所以我們自己想想，自己真正有善根，一接觸佛法，我們固然要看祖師注解，從祖師注解裏面看明白了，對這理就能深信不疑。你一深信不疑，我們修行工夫就配合，怎麼配合呢？佛法無論是小乘、是大乘，普通法門、特別法門，都是叫我們把世間生滅法放棄掉，不要執著這生滅法。放棄生滅法，才能開發自己的真心，才能得到不生不滅的法，這個在理論上是一致的。如果把理論曉得之後，一遇到社會上現在外面的環境，無論是國

內國外，沒有一個人不是自私自利的，沒有一個人不是爭執自己的權利，在社會人羣之中，從家庭開始到社會上，都是跟人家爭名奪利。遇到這些境界，我們學道的人要把佛法真正學到，而且如法來修行，那就不要考慮，遇到這些與我們利害有關係就放棄，不能跟一般人的知見一樣。如果跟一般人的知見一樣，那我們研究經典是研究經典，甚至在家裏早晚作功課，念佛是念佛，完了以後出來的時候，又跟一般人一樣，還是跟人家爭奪這個東西、爭奪那個東西，跟人家一直爭不肯放棄，這個想想看，我們道怎麼修得好？用這個比喻，就是教我們想想佛是平等說法，我們能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好處，完全在我們肯不肯學，肯不肯這樣實行，佛是慈悲、平等、無私的，成就不成就，完全在乎修道人自己能不能覺悟。

譬喻就是先設立一個譬喻，這一段說到這裏，下面就把譬喻跟佛法合起來對照，讓我們來了解。下面合起來講，還是分成無差別之中又有差別，有差別之中而又無差別。這些道理非常微妙，非常深遠，那只有佛知道。我們任何人都不知道，所以這裏用譬喻、用法合起來，讓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一點點。

佛亦如是。出現於世。譬如大雲、普覆一切。
既出於世。為諸眾生、分別演說 諸法之實。
大聖世尊。於諸天、人、一切眾中、而宣是言。
我為如來。兩足之尊。出於世間。猶如大雲、
充潤一切。枯槁眾生。皆令離苦。得安隱樂、
世間之樂、及涅槃樂。諸天人眾。一心善聽。
皆應到此、覲無上尊。我為世尊。無能及者。
安隱眾生。故現於世。為大眾說 甘露淨法。
其法一味。解脫涅槃。以一妙音、演暢斯義。
常為大乘。而作因緣。

「佛亦如是，出現於世，譬如大雲，普覆一切」。「佛」就是釋迦牟尼佛，自己講也是這樣。「如是」，就如同前面講的大雲有雲有雨，所以在這裏說佛也跟它一樣。

佛「出現於世」，就像天空裏面的雲雨出現。雲雨出現它是來滋潤萬物，佛出現世間「譬如大雲」，就好像跟大雲一樣的。它「普覆一切」，普遍，這覆是覆蓋的意思，就佛法來講庇蔭一切。原來太陽很強烈，曬得人受不了，雲一起來，把陽光遮蓋起來，讓萬物不會熱得受不了。佛也是這樣，就像大雲那樣普覆一切，眾生煩惱在前面講就像火一樣，佛一出現世間，說的佛法，就教我們煩惱之火能夠轉變為清涼。

接著這一段，就用佛的十種名號含在經文裏面，說明佛到世間來，他就像大雲一樣來滋潤、普覆一切。下面我們看：「既出於世，為諸眾生，分別演說諸法之實」。佛出現於世，到世間來為的什麼呢？為的是諸眾生。諸眾生是各類的眾生，為每一類的眾生跟他們講佛法。眾生的種類不同，有的有善根、有的沒有善根，有的善根淺、有的善根深厚不同，所以說法「分別演說諸法之實」，分別跟諸眾生演說諸法。在這裏講，佛在說法的時候，雖然眾生根機不同，佛說法在佛心裏是平等的，所說諸法都是說的真實法。真實法是無差等的，沒有差別的，那就是說的「諸法之實」。

「大聖世尊」，世尊是佛的十號之中一種。「於諸天、人、一切眾中」，在天道

眾生，人間的人道眾生，一切眾生之中，「而宣是言」。對諸天、人、一切眾生中，佛宣是言是演說。宣是宣講，說什麼呢？「我為如來，兩足之尊」，兩足尊，佛的十號之中的一種，如來也是佛的十號，我是如來。兩足之尊，智慧福報都具足了，叫兩足尊。這樣「出於世間」，以這樣的道德出現到世間來，「猶如大雲」，就像天上能夠普覆一切的大雲一樣。由於這個大雲，它的功能所發揮的用處，就是「充潤一切」，能充沛的滋潤一切草木萬物等等。

「枯槁眾生，皆令離苦，得安隱樂」，既是充潤一切，這草木有枯槁的。有情眾生心理有煩惱沒有佛法，也跟草木一樣，有枯槁的時候。對於這些有情眾生無情的草木所有的一切，除了人道以外，還有天道、三途裏面。佛呢？「皆令離苦，得安隱樂」，離苦，離什麼苦？離生死大苦。得安隱樂，得到了脫生死的那種樂。生死了了，那真正是樂了。所以佛法用最簡單一句話，佛到世間來教化眾生為的什麼？為的教眾生離苦得樂。離苦，初步離六道分段生死苦，再進一步三界以外的變易生死苦，都要離開。兩種生死離開了，那就得了佛果，得了安隱樂，安隱就是穩穩當

當平安穩妥了。我們人在世間，別說六道眾生，就是二乘證到羅漢果了，證到辟支佛果了，他還是不安隱的，因為他還有變易生死在那裏。必得兩種生死都把它脫離了，這才真正得到安隱之樂。沒有到這種境界，就我們六道凡夫來講，只有苦沒有樂。這樣只要我們虛心想一想，就想我們自己，從父母把我們生下來以後，對於外面的境界，讀書、出到社會來，所遇到這環境是苦還是樂？大家想想看，那些貧窮的人念不起書的，繳不出學費的。就是有錢的，可以拿錢給他補習，家裏的父母、學校老師，就要他成績拿得最好，然後可以考到明星學校。成績好是好，也考到明星大學裏面，但是壓力受不了，自己感覺書念得很痛苦。就算考到明星大學裏面，再想未來的路長遠得很，自殺算了。沒有錢的人念不起書痛苦，有錢的人受到現在時代的影響，大家都講功利主義，給年輕學生那麼多的壓力，讓他承受不了，自己去自殺了。想想看那有什麼樂？所以真正的樂，出了三界，再把變易生死解脫了，這才得了安樂，安隱樂，安是平安，隱是穩穩當當的，這才是真樂。

「離苦得樂」再分開來講，「世間之樂、及涅槃樂」。什麼是「世間之樂」呢？

比如說佛有五乘說法，有人道、天道。人道眾生學佛，最基本的要受三皈五戒。三皈依才成為佛弟子，我們一般在家人受五戒，果然把五戒守得很清白、沒有犯戒，那是有道之人。五戒是什麼呢？不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。「不殺生」，我們現在不殺生，沒有殺生的緣，過去有殺生的因，現在不結果的，所以就不會有被人殺的災難。「不偷盜」，過去有偷盜的，現在絕不會偷盜人家的東西，甚至非分之財，任何我們都不要。過去偷人家，現在人家來偷我的，這是結果。果然我們在這一生守住五戒，絕不偷盜任何東西，公家也好、私人也好絕不偷盜，這個緣沒有，我們就不會被人詐騙，這就好得多。「不邪淫」，在家戒邪淫，除了夫妻以外，跟一切的男子也好、再美的女子，他也不跟她談戀愛。女的對於外面再好的男子，她也無動於衷，只有夫妻關係守住，戒邪淫。你看現在無論那一界人，愈是有財富的人，愈是有政治地位的人，如果曾經邪淫，他一生在那裏努力的成果，邪淫一被挖出來，他就前功盡棄，前途都毀了。果然能守得住不邪淫的話，這些麻煩苦惱統統沒有。「不妄語」，普通人說的顛倒是非、說人家壞話、破壞人家的感情都是妄語。最嚴重的是學佛的人，自己沒有開悟，說自己開悟了；自己沒有證果，說證果了。什麼叫證果？

把殺盜淫妄就是貪瞋癡慢疑的種子都斷除了，絕對不起現行了，他才是證果。普通人把貪瞋癡慢疑煩惱壓伏下去，不起現行了，這個不算是證果，未證果而說自己證了果，到外面欺騙人家，這叫大妄語，一定要墮地獄的。「不飲酒」，為什麼要戒酒呢？一喝了酒，你看看，往往喝醉了酒，在路上開車子橫衝直撞的，自己危險也把人家撞倒了，有很多藝人自己喝了酒，把人家撞死了，自己還不知道，所以酒要戒。五戒果然守得很清白，你在世間就是有道之人，你在世間一切平安自在，天災人禍都不會到你身上來，這就是世間樂。再講進一步要修十善業，我們在人道眾生修十善業，那道德更提升那更好，那更加平安自在，這是「世間之樂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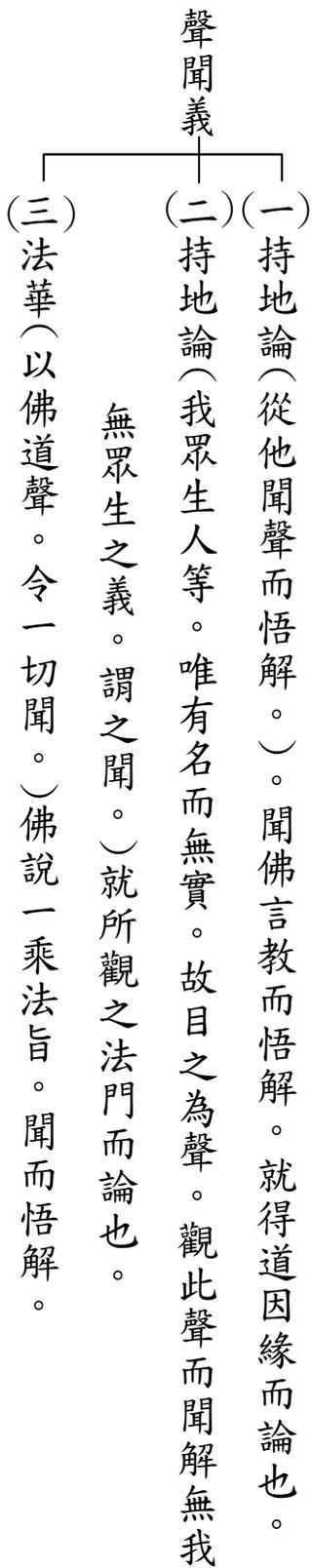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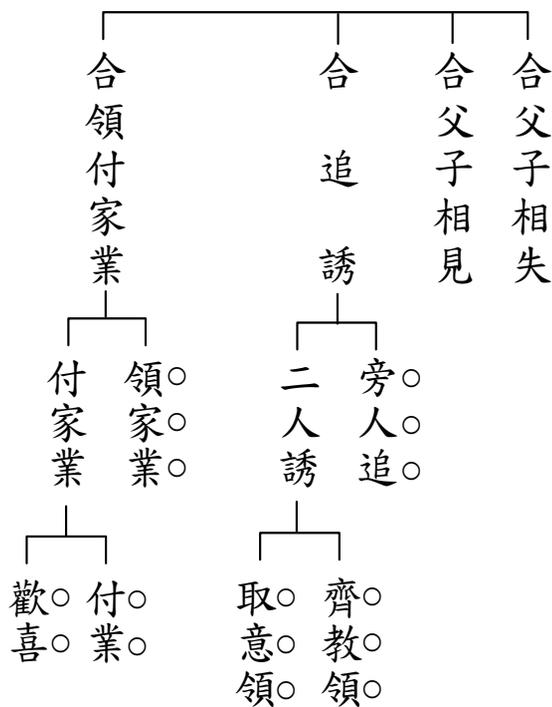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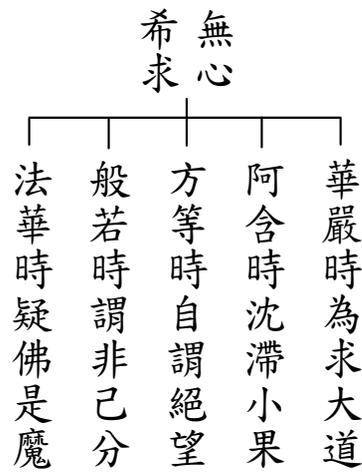
「及涅槃樂」，涅槃樂就是要了生死，是出世間的樂。說到這裏，佛就說「諸天人眾，一心善聽」，諸天上、人間一切眾生，要好好一心來聽。「皆應到此」，大家都應該到佛說法的靈山會上。「覲無上尊」，來覲見我這無上尊就是佛。「我為世尊，無能及者」，我是世間最尊貴的佛，沒有任何人稱得上世尊，無能及者。我這樣的世尊到世間來幹什麼呢？為著「安隱眾生，故現於世」，出現於世。「為大眾說，

甘露淨法」，替大眾說清淨的法，像甘露那麼好。這個甘露淨法，「其法一味」，這個法是一味、平等的。這個一味法都能叫人家「解脫涅槃」，到最後都能叫人家得解脫、得涅槃。「以一妙音」，以一種美妙的音聲，「演暢斯義」，用妙音演暢意義出來。「常為大乘，而作因緣」，永恆為大眾各種根機而作因緣。

這段講佛在靈山會以前，以及在靈山會上，佛講的各種法門，那是差別法，有差別的。但是歸結到後來就是一味法。這個一味法，都能叫人家解脫生死大苦，得到涅槃之樂。最後常為大乘作因緣，無論是那一種根器的，都能夠教他們作為學大乘的因緣。作因緣當然要用種種方便法了，種種方便法就是無差別之中有差別，跟孔夫子教育是一樣的。孔夫子雖是「有教無類」，可是孔子教的學生，那一類根機他教那一種，跟他講那一種學問。無論他的學生聽到那一門學問，真正有智慧的、肯學習的，都能一以貫之，都能貫通。佛在這裏講，用差別的、用因緣、用一個妙音，各人所聞不同，無論是從那一個角落，聞了之後，都能一以貫之而學妙法，這妙法就是一乘法。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七)

妙法蓮華經講表 (十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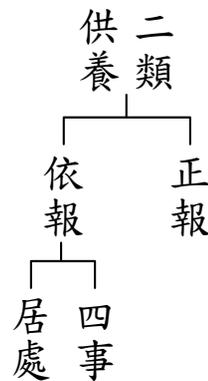


聲聞
四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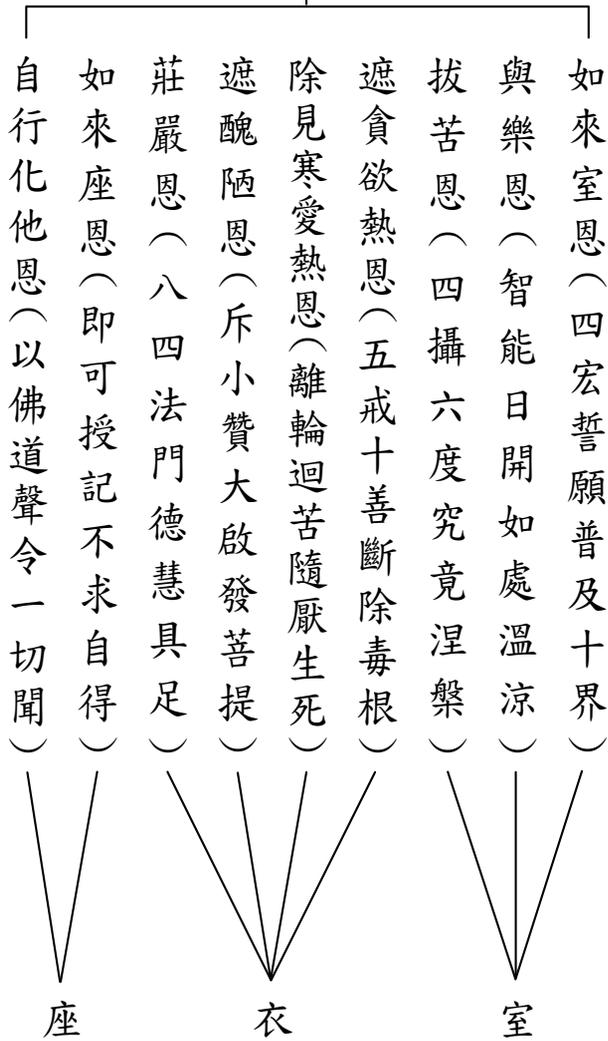
決定聲聞。久習小乘。今世熟而證果。
 上慢聲聞。於小法未得謂得。未證謂證。
 退大聲聞。原是菩薩。於積修中。疲厭生死。退大樂小。
 應化聲聞。內秘菩薩行。外現聲聞相。

三因
果報

淨戒成真實「緣因」故得妙報即解脫德
 梵行成真實「了因」故得妙果即般若德
 所見無非「正因」理性即法身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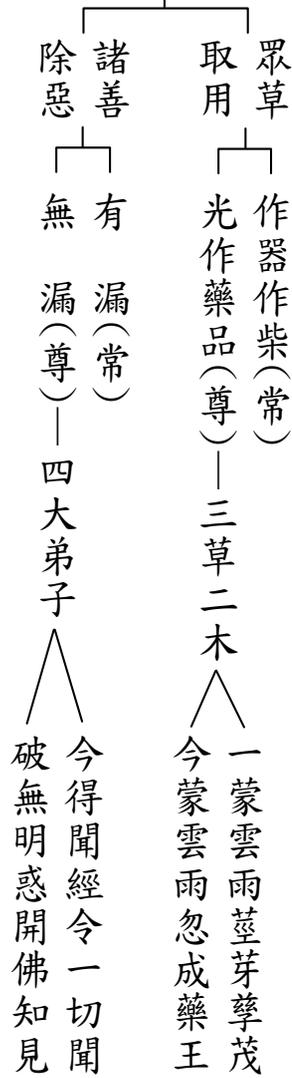
佛十大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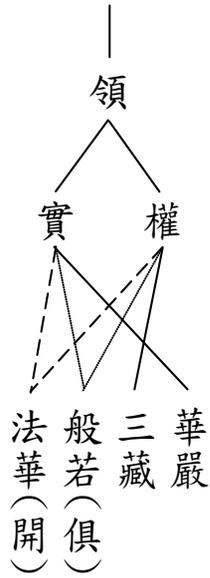
妙法蓮華經講表 (十八)

◎藥草喻品

品題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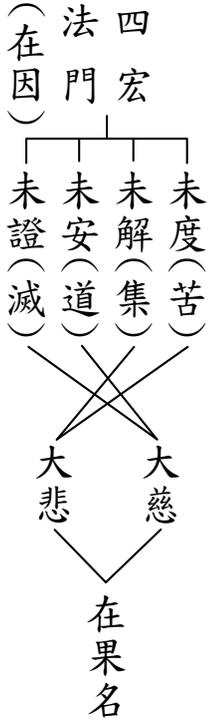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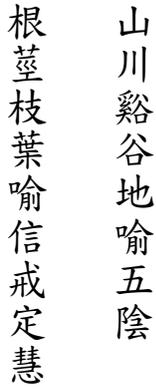
善哉



不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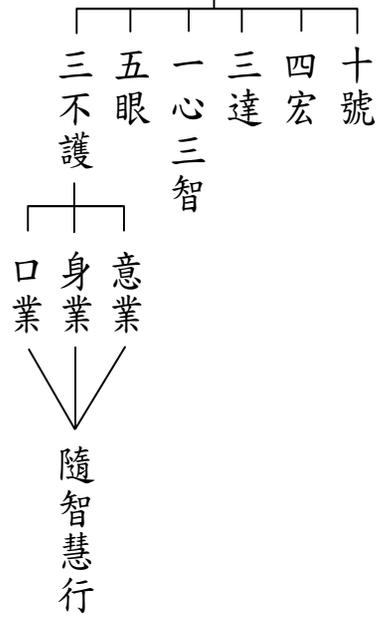


二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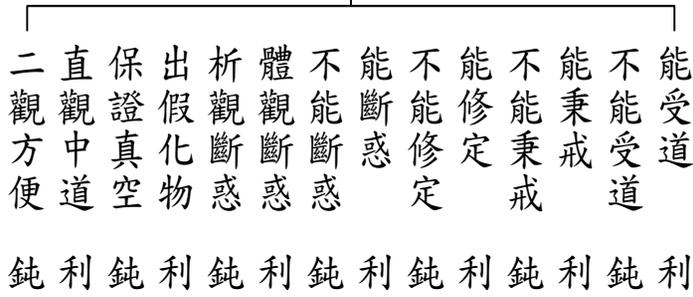


妙法蓮華經講記(七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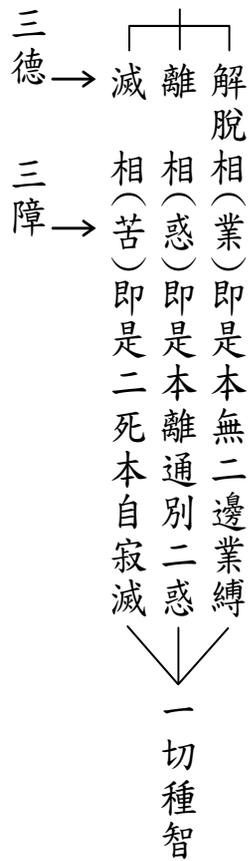
六種法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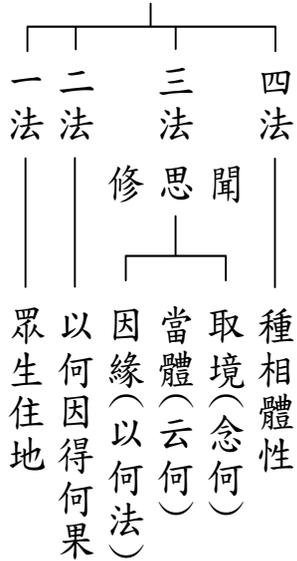
分別利鈍



三相真如



四意

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六年元月二十八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妙法蓮華經講記（七）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〇九三二七〇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妙法蓮華經講記 / 徐醒民講述 . -- 彰化縣花壇鄉
：雪明講習堂，2015.06-

冊；公分

ISBN 978-986-5814-93-9(第6冊：平裝). --

ISBN 978-986-5814-96-0(第7冊：平裝)

1. 法華部

221.51

104009864